
幻象
科
幻
獎
專
輯
季刊・[第六期]
[金獎漫畫]
●李英杉 地獄
●林尙德 喜劇
[金獎小說]
●韓 松 宇宙墓碑
●姜雲生 長平血
●劉慧媛 鸞魚案始末
●樊 聖 地底月亮


幻象
科幻獎專輯
季刊・[第六期]
[金獎漫畫]
●李英杉 地獄
●林尙德 喜劇
[金獎小說]
●韓 松 宇宙墓碑
●姜雲生 長平血
●劉慧媛 鱟魚案始末
●樊 聖 地底月亮
科幻獎專輯
幻象
[第六期]
MOSEL
GIVES YOU MORE THAN MEMORIES
Manufacturers of:
• STATIC RAM 16K to 1MB
• MASK ROM 128K to 8MB
• DYNAMIC RAM 1MB
• SPECIALTY MEMORY FIFO, Dual Port, RAMDAC, etc.
MOSEL
Memories for tomorrow
• SPEECH SYNTHESIZER 2.8 sec to 20 sec
Distributors of:
• 386/486 CHIP SET
• VGA CHIP SET
• FREQUENCY GENERATOR
HEADQUARTERS:
Japan Office Tel:(044)8127430 Fax:(044)8127433
AGENTS:
Taiwan
Amus Tel:(02)7466659 Fax:(02)7681029
Mitronics Tel:(02)7097626 Fax:(02)7553394
Tutex Tel:(02)7317279 Fax:(02)7761940
Ever Plus Tel:(02)7251646 Fax:(02)7252105
Hong Kong
Techno Mind Tel:(852)6560663 Fax:(852)6518993
Tektron Tel:(852)3880629 Fax:(852)7805871
Singapore:
Electec-Singapore Tal:(65)2862004 Fax:(65)2852022
Korea:
Patech Tel:(822)5634147 Fax:(822)5634149
KST Tel:(822)5683921

編・者・的・話

《幻象》架構華人新世界

◉呂應鐘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在台灣揭幕，意義相當重大。

這個獎代表三個里程碑：

第一，它是華人世界中積三十年心血孜孜提倡科幻寫作的張系國先生創設的，代表他對華人科幻界的期許，也更是華人科幻界邁向廿一世紀的一個起點。

第二，藉由這個獎，更密切聯繫台灣與大陸科幻寫作界的關係，統一了兩岸科幻世界，這是文化上的突破，也是科幻發展的新境界。

第三，《幻象》雜誌從創刊迄今，每期都有台灣、香港、大陸以及來自美國、日本的科幻作品，不僅代表一個華人新園地的茁壯，也呈現全球性的華人結合。

由此可見，《幻象》正在寫歷史，正在架構華人新世界，它是承先啓後的重要文化結晶，我相信，到了下個世紀來回顧《幻象》，必將引領文化界沈思。

本期爲「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作品集，小說類首獎爲目前任職於北京新華社的韓松先生的作品，二獎之一爲在上海電視大學擔任講師的姜雲生先生的作品，其餘爲台灣作家的作品。由前二篇得獎作品，可以體會出大陸與台灣作者雖然相隔四十年，但在悠久的歷史承傳中仍存在永恆相似的脈絡。

大陸的二位得獎人，我在成都參加世界科幻協會一九九一年會時，都有相當密切的接觸，而且，直接感受他們散發出的對科幻創作的執著感情。

我相信經由《幻象》和大陸科幻寫作界搭起的橋樑，將更凸顯其存在的重要。去年是華人科幻新世界的開始，說不定今年就會有更傑出的創舉在兩岸科幻文學界展現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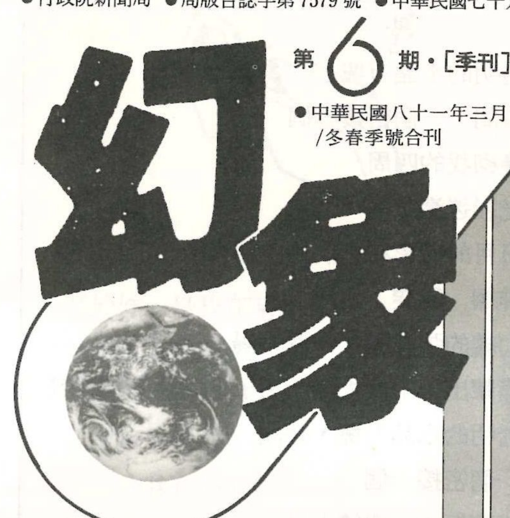
而隨著「大中華經濟圈」的被提出，我更相信「世界華人科幻圈」將在兩岸科幻雜誌《幻象》和《科幻世界》（四川成都出版）聯合之下，締造出嶄新的花朵。 *

〔第六期●目錄〕

封面圖／李林

科幻獎專輯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第6期・[季刊]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冬春季號合刊

●出版者：幻象雜誌社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之1號2樓
●電話：(02)365-7577(02)368-6790
●傳真：(02)368-3001
●郵撥：1289064-6張敏敏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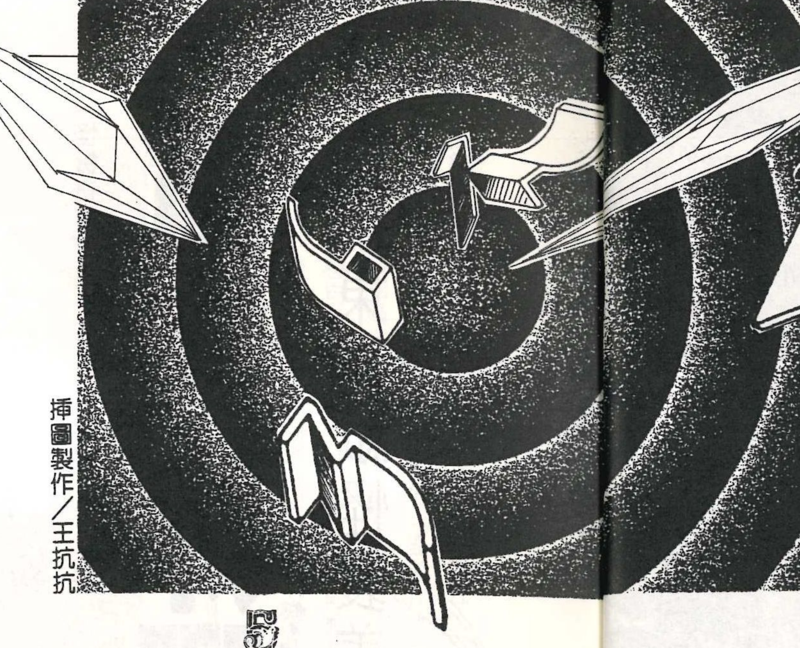
●印刷所：長虹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3-1159
●全省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F
●電話：(02)642-2629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期)500元
●零售：每冊150元

〔詩作〕

時間

◉林燿德



揷圖製作／王抗抗

1

透明的水晶方塊
時間，一個密接一個
疊砌我的四周
光彩迷濛
日月的殘影在它們的內部
徘徊　衝突　扭攪　。
勾纏的弦月間，一個太陽
撞擊出一千個太陽，黑子逸散陰闇的光柱
透明的水晶方塊，時間
一個密接一個
不可扼止，繼續上升
一道道透明的牆，它們膨脹
或者縮小
封錮不住便尾隨我的足跡
輕盈飄移，如同
遺失質量的保麗龍片



往前走去，我曉得
人類的身高將不斷矮去
像退卻的潮
遠遠背對千孔萬穴
離開瘖瘂悲泣的陸地

3

都市焦茶色的天空流貫著
浮懸的巨川
透明的牆在朽葉色的雲層之外
遠方，視線所不及之處
宇宙中某個赤橙的斷層
靜靜釋放出成熟的石榴
往前走去，我再度看見曾經被山岳
阻隔的海，倒映著新生的星體

4

時間晶石，分裂生殖又互相吞噬
劃開彼此的空間，歲月激盪如液體
古代紫的柔幻光澤緩緩渦轉
一縷縷冰綠，金屬元素掙脫如浮升
的白沫，一枚枚閃爍的瞳孔睜亮
望回逆行的歷史，如同
瞻望倒置的未來。

5

往前走去，鋪滿銹桔梗的曠野中
玄秘的雕塑種植在鴿羽灰的天光間
變幻的雲展開了草莓的甜味
那是一尊無動於衷的女體
巨樹般的電纜連貫她的下肢
精緻得幾近殘酷的金屬廻路
盤繞在高聳的乳房上
沒有表情，她的手勢指向
半空中的一扇銅扉
門啓處，人類的前身蹲踞在
冰河深處的凍色中

6

至於妳，是我在某一個
時間水晶相遇的路人
，那時　在人群中
我孤獨地往前走去
周圍的臉孔被他們的主人
漂白成僵滯的面具。
一切的色彩滙聚在我的行動裏
穿越整街人整街櫥窗整街的空白
因爲喧鬧我解讀寧靜
因爲人類零亂蒸發的腳印
我懂得荒凉以及冷漠的快感
並且　和妳擦身而過。



石墨墜落爲金剛鑽
日與夜的意義消失於晶石核心
沒有失落也沒有希望
我靜靜地向前走去
返回古代，在古代毀敗的前夕
同時又目睹了未來
在謊言更趨近眞相的時刻
我爲這個世界
貼上時間的封條
。

〔怪機奇談〕

氣球炸彈

——東洋紙怪襲美記

◉葉言都

如果您在二次大戰末期的美國西部上空看到一個圖1中的東西，就得當心了。這個怪異的不明飛行物來自遙遠的天涯，擁有毀滅別人的設備。被它毀滅掉的話當然不用說了，假如逃過此刼，那您還得面對美國政府的警告：這是一項軍事機密，任何人不得洩露。也正因爲如此，這椿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場的秘密，直到如今仍鮮爲人知。

怪物當然是氣球，但球體是紙糊的！日本製造，用來攻打美國。日本人究竟怎樣想到靠這樣脆弱難料的空中武器，對美國發動攻擊？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溯到一九三三年的東京。

一九三三年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大規模擴建軍備，以供侵略戰爭之需。日本陸軍科技研究部門在多田中將主持下，進行新型空中武器的開發，意圖找到一些飛機以外的空中殺手，從多方面爲皇軍立威。

多田將軍的人馬一陣研究後，在一九三五年得

出結論：要進行非傳統的空中奇襲，「風五」可能就是答案。「風五」也者，全名是「風船五號」，「風船」這兩個漢字，在日文裡就是氣球的意思。

在那個長程自動控制還很原始的時代，「風五」固然是種不錯的構想，卻因爲控制技術不夠成熟而不得不暫時擱置，以待相關條件的配合。歲月不居，不久日軍侵華、侵美，二次大戰全面爆發，日本先勝後敗，到一九四二年時，戰局已經轉變爲不利。日本參謀本部不得不絞盡腦汁，希冀突破困局，而多田將軍的第五型風船，也終於重見天日，成爲無奈中的一線希望。

原來太平洋戰爭開戰以來，證明了空中攻擊可以獲得可觀而有效的戰果；但是日本因爲海、空軍力比不上美國，只能在太平洋的海面和島嶼上

圖一◉東洋紙怪——日本的氣球炸彈。

與美軍爭雄，無力橫渡重洋，直搗美國本土。所以正規部隊以外，能攻擊到美洲大陸的武器，便成爲日軍希望之所繫，氣球因之正式在戰爭中登場。

一九四三年三月時，日本已經試驗成功一種直徑20呎，能在空中飄浮10小時以上的氣球，且可攜帶炸彈。當時的計畫，是要派一批潛艇攜帶這種氣球，摸到大約距離美國西海岸620哩的地方，趁黑夜浮出水面施放，轟老美一個措手不及。誰知不久瓜達康納爾（日人稱爲「卡拉路卡拿路」）之戰爆發，日本大軍被困在許多孤島上，不得不動用潛艇爲他們運補，於是日本的水下艦隊幾乎全部移往西南太平洋，氣球炸彈的計畫隨之胎死腹中，又告無法執行。

既然沒有了潛艇，如果還要搞氣球炸彈的話，這些氣球就得自己憑本事飄過6,200哩的太平洋了。不肯死心的日本人更深入研究北太平洋的氣象，並努力改良已有的20呎氣球，終於獲得這樣的認識：

日本和美國同屬北溫帶，但位在美國以西，這一緯度的高空，全年吹盛行西風。換句話說，只要使氣球升高到盛行西風的氣流裡，它就眞的成爲一艘「風船」，自動往美國飄去。問題在於，盛行西風的速度，冬季約每小時120至185哩，夏季約每小時50至60哩，氣球也至少必須在太平洋上空度過三十多小時。三十多小時必然有白天、有黑夜，高空白天太陽照耀，溫度上升，夜晚空氣稀薄，散熱很快，溫度劇降，而灌在氣球裡的氫氣卻是熱脹冷縮的。何況高度也會使氫氣膨脹，而高空空氣稀薄，浮力減少，再加上不論氣球縫合得怎樣嚴密，總有一些氫氣會慢慢漏出來……種種因素都得考慮，氣球炸彈的原理固然簡單，實踐起來卻並不容易。

日本設計師的解決之道是把氣球設計成直徑33呎，容量19,000立方呎，灌入氫氣後，在海平面時能有1,000磅的浮升力，到30,000呎的高空中，仍能保有300磅的浮力。球體中部伸出一片腰帶，接連19條繩子，再歸爲二大股，兩條大繩下面繫著一個方形的鋁質框架，下接兩個同心圓框架，圓周上各有一排小洞，洞中穿上繩子，掛上一批炸彈和32個沙袋，每袋內裝沙7磅，此外還加裝了無液氣壓計一具、電池一個、引信16個在

氣球上。圖2、3、4便是氣球炸彈的基本構造。

依照估算，氣球炸彈從日本升空後，將會浮升到約38,000呎的高空，進入盛行西風的氣流中，向東飄去。如果碰上夜晚或球體有小洞，氫氣緩慢外洩的狀況，氣球將緩緩下降，跌到大約30,000呎時，氣壓計的指標因移動而接通電流，點燃一組引信，拋落兩個沙袋。減少負重後氣球再度上升，以後只要一落到預設的最低高度，自動減重的措施即重覆實施，使氣球始終保持在西風中飛向美國。

氣球的材料是另一個問題，它必須很便宜易得，又能確實把氫氣包容在裡面。在那個沒有廉價人造絲和塑膠製品的時代，日本人發揮求之於己的精神，竟找出遍生日本各地的楮樹，其纖維製成的粗紙，可以擔此重任；他們又發現蒟蒻製成的糊，適合做爲紙面的塗料，以隔絕接縫線或紙質瑕疵造成的小縫、小洞。爲了找出可能漏氣的地方，蒟蒻糊中調入顏料，紙張塗糊後，必須通過對光檢查；只要發現某一部分顏色較淡，就另外加刷，以保證球皮的品質。

最後的結合工作是另一項麻煩，要把吊掛的東西接上去，又不能傷到球體。日本軍方爲此一聲令下，徵用了諸如東京市內日劇音樂廳、東寶戲院、國技館等大型建築物，又調來數以千計的中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二◉充滿氫氣的「風船」。

圖三◉氣球炸彈的吊物架。

圖四◉氣球炸彈的炸彈、沙袋，圖中一個沙袋正由於引信的點燃而脫離。

學女生擔任這項工作，大概是認爲女性比較細心的關係。雖然如此，這些女孩子仍奉命必須剪短指甲，不得戴任何髮夾，工作時必須穿襪子、戴手套。當時日本軍方對製造氣球的人從不告訴做這些事的目的，倒是那時日本的糧食已經很缺乏，有人餓火中燒之下，會去偷取調糊的蒟蒻粉裹腹，不用說只要被抓到，處罰極爲嚴酷。

拚命趕工之下，一九四四年初冬，第一批氣球終於完成，送到預先選好的三處施放場：福島、茨城縣的大津和千葉縣的一宮町，這三個地方都位於本州東南部的太平洋岸上。那年十一月三日清晨五時正，一批氣球冉冉升空，「風船」襲美的作戰正式開始，這天也是明治天皇的生日，「尊王攘夷」的意味，不言而喻。

計畫主持人草場將軍此時總算鬆了一口氣，不過他知道他的前途仍不樂觀。上級給他五個月時間，要他放10,000個氣球，而且必須在無風的晴天才能放，以免被雨雪打濕而浪費。在冬、春之際，他估計五個月中僅有50天可用，平均一天得放200個，根本就是他手下人馬一天時間最高的工作負荷量。更糟的是，放出去的氣球炸彈戰果究竟如何？有什麼缺點需要改進？都極難得知。所以日本人只能看見一個個白色或淡藍色的氣球，被描述成像「巨型水母」般地游入藍天，漸漸剩下一個個反光的亮點，如同白晝的星辰，飛向它們看來永遠無法得知的命運。圖5正是大津施放場的景色，山後就是太平洋。

太平洋的另外一邊，這時開始有怪事出現。美國太平洋時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一艘美國海軍巡邏艇在加州聖皮得羅(San Pedro)市西南方66哩的海面上，發現一堆白色的漂浮物。艇上人員把它打撈上船，檢查後認爲是一個載有重物的氣球殘骸。他們的推測一點不錯，這正是草場將軍於兩天前在太平洋彼岸放出的第一批氣球之一，它只差66哩而出師未捷身先死，沒有能把炸彈丟上美國陸地！

數週之內，美國西岸外海和懷俄明、蒙大拿兩州，都有發現不明氣球的報告，美國政府開始大爲緊張。這東西帶有炸彈，必然是敵人發展出來的新武器，不要說炸到哪個大城市了，即使是在西部廣大的森林裡放上幾把火，就已教人吃不消，何況日本人擁有化學、生物武器的惡名昭彰，

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在氣球上裝些毒瓦斯或者傳染病菌？尤其事情一旦被人知道，傳出去後將造成民衆恐慌，對民心士氣的打擊無可估量。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反應十分迅速，他們首先做的，不是警告人民注意防範，而是儘可能封鎖消息，把事情淡化。

要說美國政府如此做法太不應該，剝奪了人民知的權利，倒也是見仁見智的事。因爲氣球炸彈在美國出現得並不普遍，西北部各州荒野廣大，人口集中地區很小，被命中的機率不大；而美國政府在檢查過這種新武器後認爲，爲避免日本得知氣球炸彈襲美的實際狀況和結果，而改進其缺點，最好就是封殺一切消息，對外裝作根本沒有這回事，暗中教日本人因爲看不到戰果自動灰心，停止這種奇特煩人的攻勢。圖6顯示三個美國海軍人員正在檢查一枚日本氣球，



《圖五》



《圖六》

圖五◉位於日本茨城縣的大津氣球施放場。

圖六◉美軍正在檢查氣球炸彈。

這批介入的人起初是奉命不得聲張的。

美國政府的如意算盤打了幾個月，悲劇終於發生。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奧勒岡州湖景市(Lakeview, Oregon)郊外的一處樹林中，一批野餐的遊客驚奇地發現樹上掛著一個怪氣球，他們好奇心起，把氣球扯下來想一觀究竟，卻使附掛的炸彈爆炸，有一名婦女和五名兒童當場炸死，成爲日本氣球炸彈第一次，也是僅有一次的人員殺傷戰果。這次事件還是整個二次大戰中，敵國唯一在美國大陸領土上造成的傷亡。

另外一個日本氣球炸彈無巧不巧地降落到華盛頓州，炸毀了一條輸電線路，這條輸電線所供應的，竟是華盛頓州內的一處原子彈研究中心的電力。結果因爲反應爐及時自動跳機關閉，並未造成核子災害，反而證明了原先設計的防護系統有效，只是研究計畫被迫順延了一段時間。這枚日本氣球誤打誤撞，居然使日本受到原子彈攻擊的日子，拖延了一段時間。

這兩次事件後，美國政府的態度做了180°的大轉變。政府公布了日本氣球炸彈的資料，籲請民衆不必驚慌，一旦發現這種紙做的怪物時，報告處理方式也有了詳盡的說明。另外一方面，美國西海岸的防衛部隊也做了不少因應的措施，其中包括：

[螢火蟲計畫]：以防備氣球攻擊造成的森林火災爲主。準備了救火用的飛機一批和大約2,700名部隊待命。

[閃電計畫]：以防備氣球攜帶的化學、生物戰劑爲主。悄悄通知農業和醫學研究機構，注意農作物、牲畜和人民的不明疾病，並預備消毒劑待命。

[日落計畫]：用雷達搜索來襲的氣球，一旦發現，就由P-38閃電式和P-61黑寡婦式戰鬥機升空攔截，將其擊毀。

防禦西海岸的美國軍機在氣球襲擊期間，曾起飛過幾百架次，執行攔截氣球的任務。他們曾在美國本土上空擊落一枚氣球，也曾跟蹤另一枚飛了很久，越過內華達州的雷諾市，目睹它落地後有炸彈爆炸，才開槍把它擊毀。不過美軍成功攔截到日本氣球最多的地方，是阿留申群島。這裡是氣球的必經之路，僅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這天，美軍飛機便在阿圖(Attu)島上空擊落九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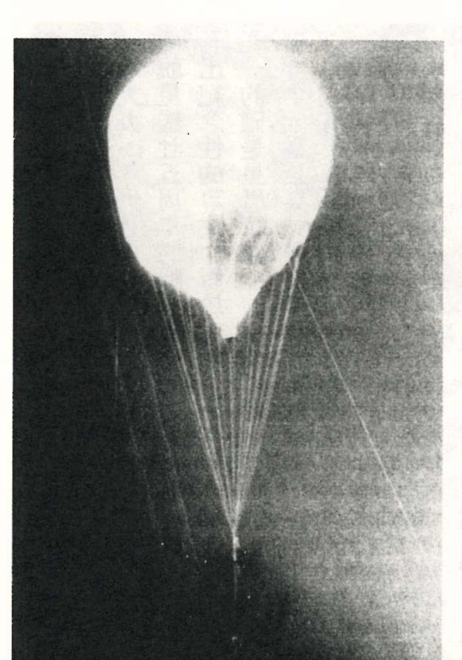
氣球。當然，有更多的美軍飛行員爲了執行擊毀氣球的任務，不知在飛機場甚至駕駛艙中待命，虛耗了多少時光。圖7是一枚氣球被美機射擊時的情形，由飛機機槍上的同步照相機拍攝，日本飛行紙怪的眞面目，於此畢現。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正當美國軍民全面布署，準備迎擊不斷來襲的日本氣球時，氣球卻不再來了。白忙一陣的美國人鬆了一口氣，卻難以正確得知日本人爲什麼就此放棄。在太平洋的另一頭，幾個月來日本人也有他們的難題：氣球炸彈的戰果無從得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日本人曾經從一份中文報紙上，間接知道有不明氣球飄到美國，這個計畫才大受鼓勵而得以繼續下去。然而從那以後，日本人再也無法獲得氣球炸彈的任何消息。

那是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日本羅掘將窮，戰爭資源日趨枯涸，任何一點物質，都得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氣球炸彈這玩意一放上天，就如同脫線的風箏，永無消息，自然使日本軍方失去興趣。等到第一批製造的一萬個氣球放完之後，日本人想想可能不划算，就把這計畫從此打住，改弦更張弄別的東西去了。

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祭出的「風船」怪招，在日本境內固然搞得轟轟烈烈，但是因爲遙控科技的不夠發達，使得戰果極爲有限，最後無疾而終，空留人類空戰史上奇特的一頁，供後人回憶而已。讓人不解的是，以日本軍閥的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瞀不畏死，爲什麼他們當年沒有眞的放些毒瓦斯、細菌，甚至神風隊員到氣球上去。

*



圖七◉從飛機上看到的氣球炸彈。

〔艦長日誌〕星曆1991・9・8
今天是企業號艦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廿五年前的今天，企業號首度升空，勇敢地航向人類前所未至的宇宙洪荒……

〔科幻影話〕

星艦25年

──一九九一，企業號歡笑與淚水交織的一年

◉李新隆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晚上八點卅分，《星艦奇航記》(Star Trek)影集在美國NBC電視網上播出第一集，自此展開了企業號跨越四分之一世紀的奇航記，「勇敢地航向電視史上人類前所未至的領域」。

一九九一年九月中，美國各地電視台都播出了慶祝星艦廿五周年的特別節目，報刊雜誌也紛紛刊出紀念性的專文；對於千萬星艦迷而言，一九九一的確是星曆紀元上值得歡欣慶賀的一個里程碑──因爲企業號是歷經了種種磨難和考驗，才能在充滿不可測危險的太空中巡航廿五年，不斷前進。

◉第二代企業號模型。

回顧廿五年來的星艦之旅，企業號最初的航行極不順利，因全國性收視率欠佳，《星》劇甫播出一季即險遭腰斬，到了第二季時又岌岌可危，兩次都是靠了大批影迷的投書求情才暫逃一死，但仍被調離黃金時段，而三季後終究在劫難逃，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宣告停播。然而，企業號停航後，靠著忠實影迷堅定不移的支持，人氣反而更旺，不但舊影集藉由不斷的重播而「重生」，更在廿五年中衍生出六部電影、一部卡通影集，和新的第二代電視影集（此段歷史詳見本刊創刊號〈星艦奇航記──過去、現在及未來〉一文）。在這樣一個一切快速變遷的時代裡，一個通俗的電視影集竟能歷經四分之一世紀而「生生不息」，的確開創了「電視史上人類前所未至的領域」。

〔艦長日誌〕星曆1991・10・24
今天是企業號艦史上最悲痛的一天；我們的總舵手羅丹貝利在今天告別了地球……

就在星迷們熱烈慶祝星艦廿五周年的當兒，企業號的「總舵手」，《星艦奇航記》製作人羅丹貝利，卻不幸因心臟病痼疾於十月廿四日病逝加州聖塔蒙尼卡，享年七十歲。

金・羅丹貝利(Gene Roddenberry)一九二一



慶祝星艦 25 周年所發售的紀念銀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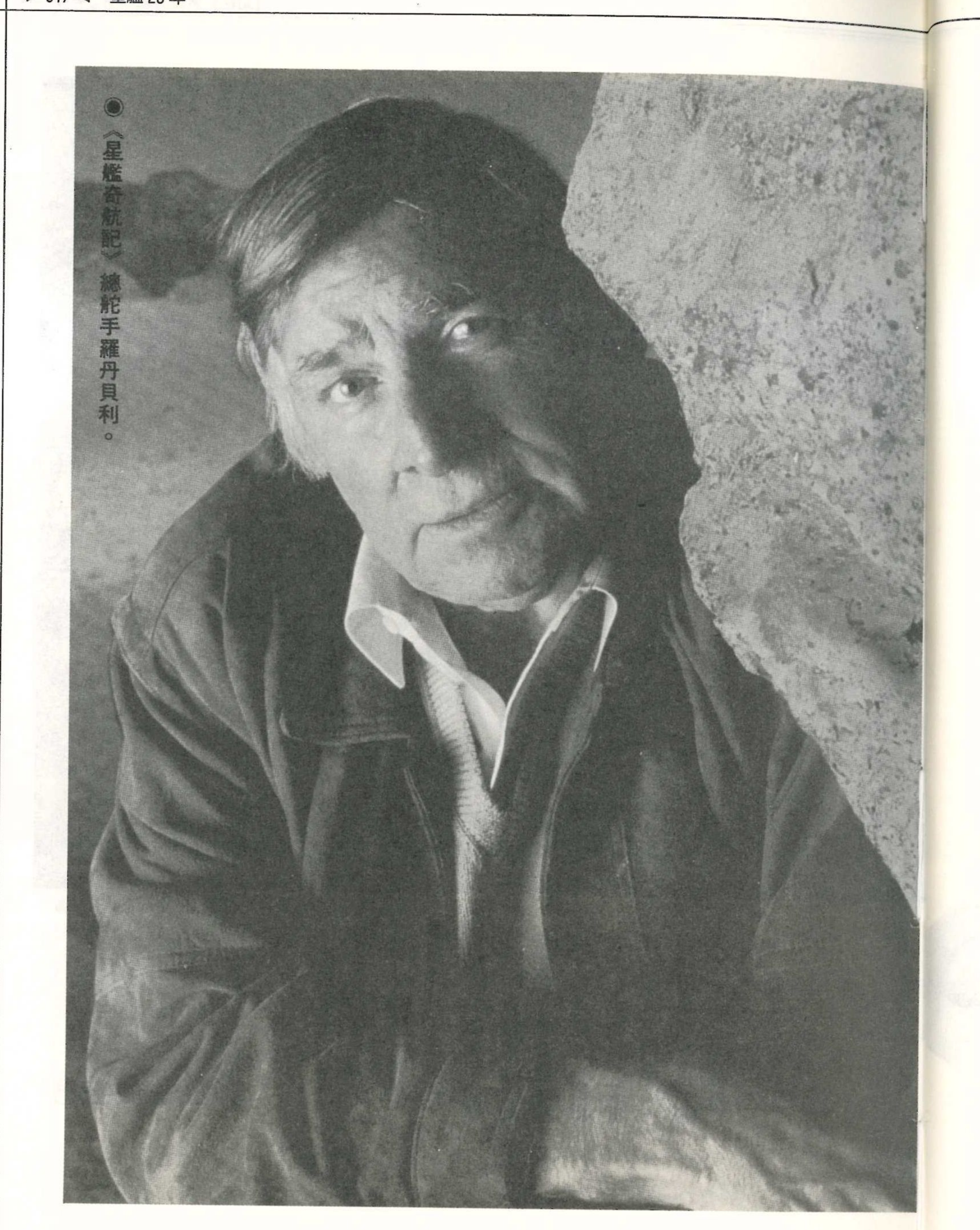


年出生於德州，在洛杉磯長大。二次大戰伊始，他輟學加入陸軍航空隊，成為一名飛行員。戰時他駕駛B-17空中堡壘在太平洋戰區出了89趟任務，曾獲得飛行十字勳章等褒獎。戰後他轉入民航界，為泛美航空公司開飛機，定居於紐約。早年這段飛行生涯無疑是羅丹貝利日後締造出《星》劇的一個「源頭」——他自己也說過，企業號第一代艦長寇克這個角色，便是他心目中頂尖飛行員的投影。

一九四九年羅丹貝利從紐約市搬回洛杉磯，決心改行當名電視編劇。為了維持生計和增廣社會見聞，他進入警界服務，一方面利用閒暇時間撰稿。他總共做了五年警察，直至在編劇這行站穩腳步後才辭職專心寫作。

其後十年，他編了不少電視劇，也製作了一些節目。一九六四年，正當美國如火如荼推展太空計畫之際，羅丹貝利向電視公司提出了製作一部「科幻動作冒險劇」的構想。他的靈感來自於極受歡迎的影集《篷車英雄傳》(Wagon Train)，只不過把西部邊疆拓荒英雄的篷車改成了太空船。不過，所謂的「太空西部片」只是外表的包裝罷了，羅丹貝利真正的理想是像《格列佛遊記》一樣，假借冒險劇的形式來探討社會、政治、甚至哲學問題。

電視公司接受了羅丹貝利的構想，《星艦奇航記》於焉誕生。不過，《星》劇最初的攝製過程波折重重。羅丹貝利原先提交的試映片〈籠〉(The Cage)是由派克艦長領軍，艦上的大副是位女性(由羅丹貝利的演員妻子飾演)，還有一位長了副尖耳朵的外星人軍官史波克。保守的NBC主管否決了〈籠〉，嫌它內容「太深奧」、缺乏打鬥場面，他們更無法接受由一名女性擔任副艦長和史波克「可笑的」尖耳朵。羅丹貝利被迫重新拍攝了一部〈宇宙洪荒〉(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把艦長換成年輕勇猛的寇克，而且讓寇克在片尾來了場武打戲，大副也換成史波克先生，不過他堅持保留了史波克的尖耳朵(NBC仍心存疑慮，在早期的宣傳照中，他們甚至叫美工修掉了史波克的耳朵)。羅丹貝利的太太後來則改飾護士克莉斯汀一角。NBC接受了新攝製的片子，《星艦奇航記》終於從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起開始播出，其餘的，套句老話，便是歷史



◉《星艦奇航記》總舵手羅丹貝利。



◉'67年時英姿煥發的星艦第一代成員：（前排左起）麥考伊、寇克、史波克，（後排左起）史考特、契可夫、護士克莉斯汀（由羅丹貝利的妻子飾演）、烏乎拉、蘇魯。

了。

《星》劇停播後，羅丹貝利也做過一些其他的影劇節目，但成就都及不上《星》劇。一九七九年，繼《星際大戰》(Star Wars)掀起科幻片熱潮後，他趁勢推出星艦的電影版本《星艦迷航記》(Star Trek——The Motion Picture)，這部影片十分賣座，因此後來接連拍攝了五部系列電影。一九八七年，原始的《星》劇停拍十八年之後，羅丹貝利又推出了第二代《星》劇電視影集，這部影集目前仍在播映中。

自始至終，羅丹貝利一直是企業號的總舵手。他是第一代及第二代《星》劇的監製，其中許多集且是由他提供故事或親自編劇（包括最初的《籠》及《宇宙洪荒》）。星艦電影系列，他除了擔任第一集的製片外，也是其他五集的製作顧問。在他生前最後兩年，羅丹貝利除了讀讀劇本外，已不再插手製作事務，因爲實際負責的導演和編劇已能牢牢掌握住《星》劇的精神。從電視到電影，從第一代到第二代，企業號始終遵循著羅丹貝利的一貫理念遨遊於無盡的太空中。終其一生，羅丹貝利可說一手創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無限廣邈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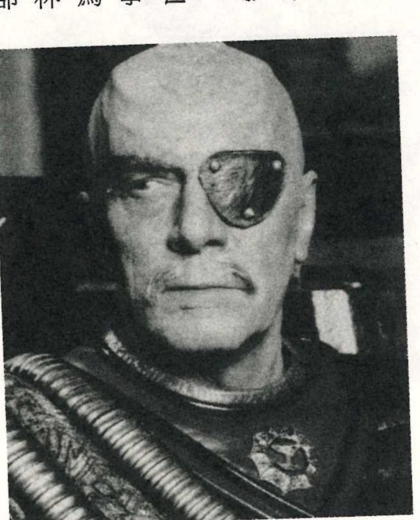
〔艦長日誌〕星曆1991・12・6

今天，在地球上的美國，企業號第六度在大銀幕上展開一段旅程；不過，這次恐怕是我們這些第一代船員的最後旅程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星艦電影系列的第六集在全美開始上映，由於今年適逢星艦廿五周年，原創者羅丹貝利又剛於月前逝世，加上本集號稱是企業號第一代船員的告別之作，再加上影片本身也拍得不錯，上映以來，賣座鼎盛。

第六集《邁入未來》(The Undiscovered Country)台灣將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初上映，故事內容主要是敘述星際聯邦的大敵克林貢帝國因爲連年爭戰，經濟及生態環境破壞殆盡，一位克林貢領袖遂在企業號護送下前往地球議和，中途卻遭到陰謀份子暗殺，並且嫁禍企業號；寇克艦長和麥考伊醫官因此被克林貢人流放到一個冰天雪地的星球，而史波克必須盡快查明眞兇以拯救二人、防止和議瓦解……

先前星艦第五集《終極先鋒》('89)便已反映了全球和解的趨勢，第六集則更進一步，讓代表蘇聯集團的克林貢帝國與代表美國陣營的星聯正式議和，這自然也反映了蘇聯帝國瓦解後後冷戰時代的來臨。不過，片中有個叫張將軍的歹角，這點頗耐人尋味。(在第二代《星》劇電視影集中，克林貢人與星聯早已化干戈爲玉帛，但第二代的時代背景是廿四世紀，自然比電影中上一代所處身的廿三世紀超前好幾步。)


◉《邁入未來》中的張將軍。

《邁入未來》一如前五集，仍由第一代《星》劇原班人馬擔綱演出，而幕後也是一些老面孔：導演兼共同編劇梅耶曾執導過第二集《星戰大怒吼》；在劇中飾演史波克的尼莫是本片的監製及故事提供人之一，他曾執導過第三集《石破天驚》及第四集《搶救未來》。事實上，經過廿五年漫長歲月，星艦的船員無論戲裡戲外早已和這個劇集牢不可分，像第五集《終極先鋒》就是由另一名演員，飾演寇克艦長的塞特納所執導。


◉星艦電影系列第六集《邁入未來》。

廿五年來，從電視演到電影，企業號第一代船員隨著一次又一次、無窮無盡的星際之旅，逐漸老去。到了《神秘的國度》，寇克等六名老班底演員平均年齡已高達六十一歲（請見附表）。雖然影評人一般認爲他們在這部片子中「老得蠻優雅」，但也禁不住呼籲派拉蒙電影公司遵守諾言，讓他們就此光榮退休，否則下一次寇克等人恐怕得坐著輪椅登上企業號的艦橋了。

但，老兵不死，何況他們早已有了下一代接棒人，薪火相傳，企業號未來的旅程還長得很呢！

企業號第一代成員

角色	演員	現年
寇克	William Shatner	60
史波克	Leonard Nimoy	60
麥考伊	DeForest Kelley	71
史考特	James Doohan	71
烏乎拉	Nichelle Nichols	58
蘇魯	George Takei	53
契可夫	Walter Koenig	55

〔艦長日誌〕星曆1991・12・28

今天，在地球上的台灣，企業號的第二代終於在螢光幕上展開了新的旅程……

一九九一年歲末，台灣的星艦迷苦候多年後，台視終於由十二月廿八日開始播出星艦第二代電

視影集"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當年第一代《星》劇也是由台視播出，那時用的片名是《星際爭霸戰》；這次台視爲第二代取了個《銀河飛龍》的名字（本刊先前依照坊間錄影帶的片名譯作《巡弋大奇航》），播出時段是每週六晚間九點至十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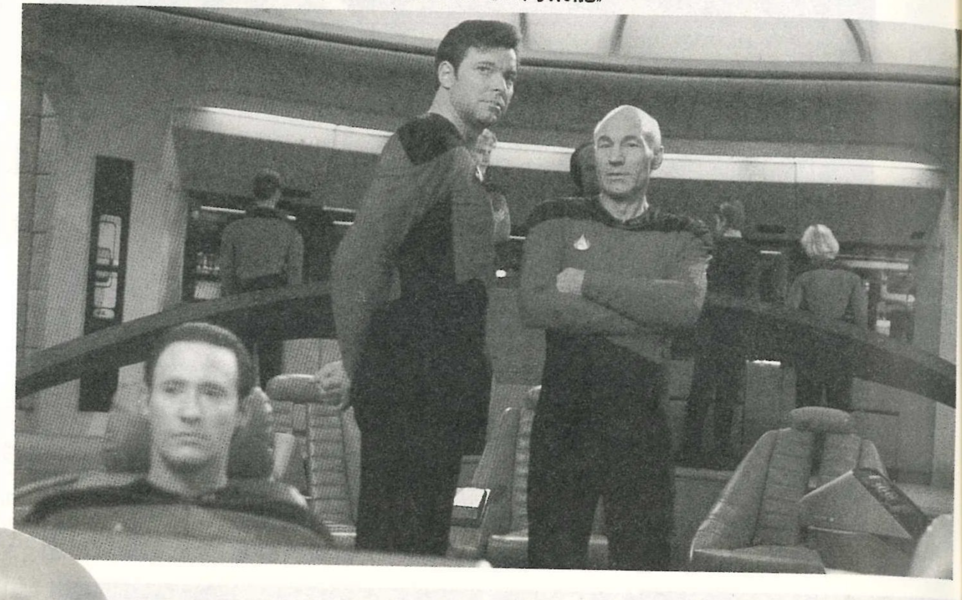
《幻象》第三期對星艦第二代曾做過詳盡的介紹，在台視首週及次週分兩次播出的序集'Encounter at Farpoint'中，皮卡艦長（片中譯作畢凱）、萊卡大副（瑞克）、心理輔導員戴安娜（星異）、生化人DATA（百科）、輪機長喬迪（鷹眼）、女醫官柯洛夏（貝芙莉）、天才兒童衛斯理、克林貢人渥夫（武夫）等要角均已一一登場，連宇宙邪靈Q（「貴」族）也迫不及待跑出來作怪了。上一代的麥考伊醫官也驚鴻一瞥地露了個面，以示薪火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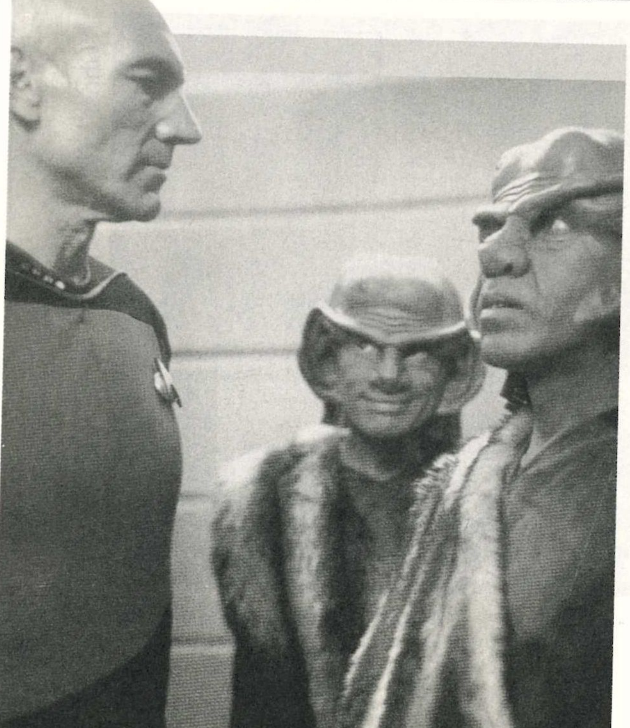
接下來的幾集中，影射小日本的福郎磯人、戴安娜三八兮兮的母親盧珊娜等，也將逐一出場。值得一提的是，飾演盧珊娜的正是羅丹貝利的遺孀Majel Barrett，她以前曾在第一代被否決的序集《籠》中出任大副一角，後來改爲飾演艦上



◉在《邁入未來》中，寇克終於與克林貢人談和了；達成了這項和平使命，寇克等人應該可以光榮退休了!?

◉目前在台灣播出的星艦第二代電視影集《銀河飛龍》。





的護士克莉斯汀，在第一代許多集和電影第一集《星艦迷航記》中，都可見到她的演出。

《銀河飛龍》目前在美國已播映了五季，台視播出的還是一九八七年首季的影片；在頭一季中，渥夫尚未升任安全官（他是在女安全官娜塔莎罹難後才接任此職），《幻象》曾介紹過的女酒保甘寧也尚未加入企業號（飾演甘寧的是電影

◉皮卡艦長與福郎磯人。



◉《銀河飛龍》中的女酒保甘寧（左）與安全官娜塔莎；甘寧要到第二季影集才會出場。

“Ghost”《第六感生死戀》黑人女明星琥碧·戈德柏）。

> **[艦長日誌] 星曆1991·12·31**
> 今天，我們在淚水和歡笑中告別了'91年；回顧過去的廿五年，展望未來，我們仍會不斷在宇宙中努力前進，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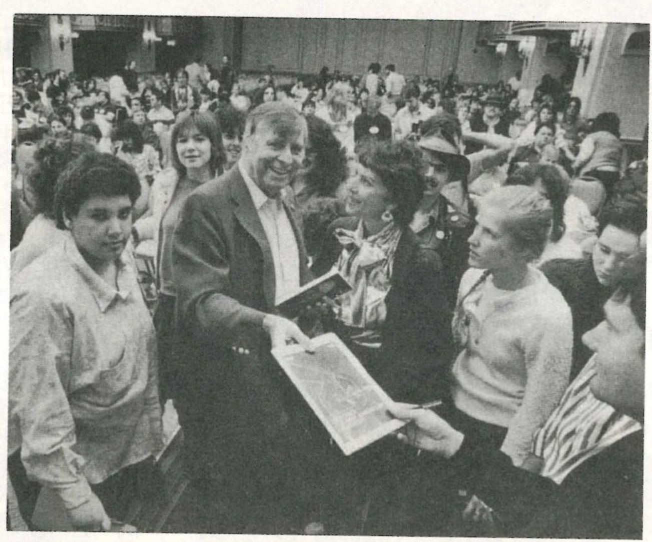
歷經四分之一世紀，《星艦奇航記》早已成爲科幻史上的一則傳奇，也早已成爲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星》劇的成績：

■第一代《星》劇電視影集於'69年結束後，次年又開始重播，目前全美仍有122個地方電視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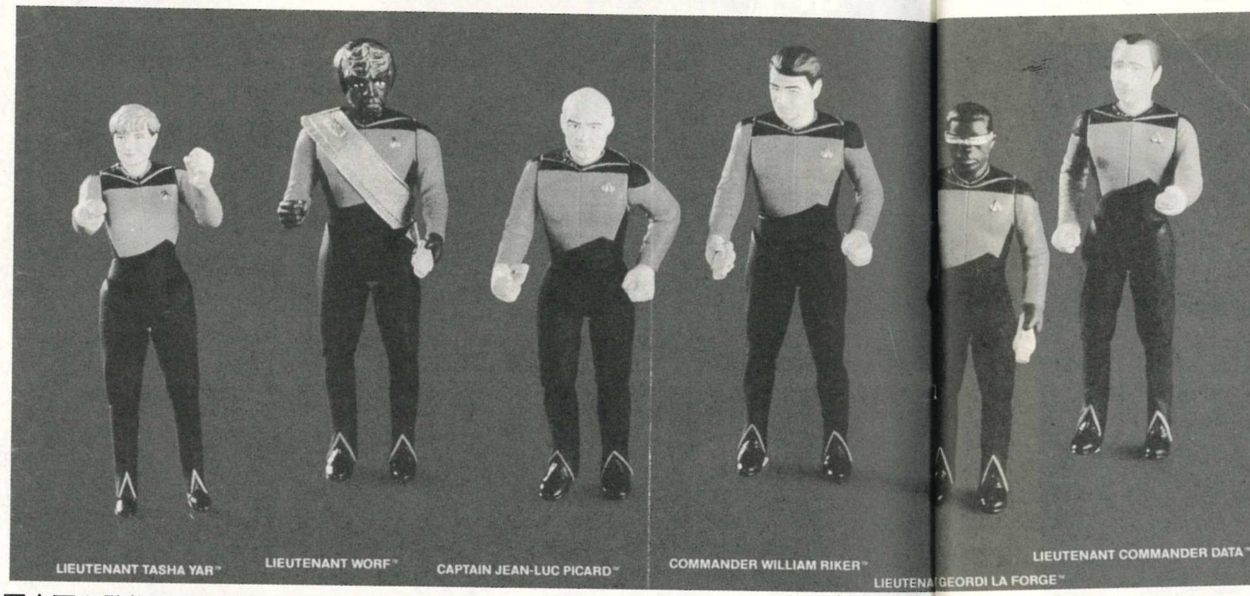
重播中。全球約有100個國家播映過這部影集。

■第二代《星》劇在美國播出五年來，收視率極佳，目前全美有223個電視台播映這部影集。

■星艦電影系列，前五部票房總收入已逾四億美元，再加上第六部，收入必將更爲可觀。此外，



◉羅丹貝利（中）1986年在星艦迷大會上留影。



◉美國市面上發售的星艦第二代玩偶。



I～V集總共售出了一千萬支以上錄影帶。

■《星》劇相關書籍，迄今已出版一百多種，印行數量合計達三千萬册以上，其中包括根據《星》劇寫成的小說、星艦操作手册、企業號烹飪大全等等，甚至還有一本克林貢語辭典。

■廿五年來，總共約售出了價值五億美元的《星》劇相關產品，從運動衫、模型玩具、電玩程式，到售價九百美元的鍍金西洋棋（寇克是國王、史波克是主教，對手則是克林貢人、羅姆蘭人，以及可汗），五花八門，什麼都有。

■全球目前有將近兩百個星艦俱樂部，會員總數約十萬人，每年舉行九十多場星艦迷大會。

■'76年時，美國太空總署循衆所請（據說他們收到了近四十萬封信），把新出廠的第一艘太空梭重新命名爲企業號．羅丹貝利和寇克等一夥人都應邀參加了啓用典禮。

■爲了紀念星艦廿五周年，美國許多博物館，包括國家航空及太空博物館、斯密生美國歷史博物館，均將在'92年中推出企業號特展，有的展期長達半年，並且將在各大城市巡迴展出……

這些都是《星艦奇航記》表現於外的成績。《星》劇的魅力究竟何在呢？羅丹貝利本人的看法是：「《星艦奇航記》回應了人類某種最基本的渴求，那就是，人類擁有明天，明天世界並不會在轟然巨響中毀於一顆炸彈，人類會不斷地進步。建造金字塔的並不是什麼外星來的太空人，而是人類自己，因爲人類具有智慧……《星艦奇航記》說的就是這些。」第二代《星》劇現任監製柏曼進一步指出：「羅丹貝利相信人類本質的良善；他知道人類有醜惡的一面，但他仍願意相信未來是美好的，人類必能增進他整體生命的品質。」羅丹貝利樂觀進取的未來觀廿五年來始終是《星》劇一貫秉持的信條，而這種「明天會更好」的信念或許正是吸引千萬觀衆，推動企業號不斷在宇宙中從事「明日之旅」的根本原因。

史波克有句慣用的瓦肯人祝福語：「生生不息，繁榮昌盛」，而企業號的旅程也的確「生生不息，繁榮昌盛」；一九九二年新歲伊始，讓我們也用這句話來祝福大家，祝福全人類——

Live Long and Prosper!

＊

〈星空漫步〉

時間旅行的奇思幻想

◉黃海

時間旅行眞有可能嗎？現代科幻小說或電影中常有回到過去或未來的情節，到底是怎麼回事？汗牛充棟的作品借用它來鋪陳故事，它有沒有根據呢？說來就得歸功於英國的威爾斯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時光機器》所作的「發明」，他不僅利用文學的想像編織故事，也提出了新的科學概念：時間是長、寬、高以外的第四個量度，但科學界直到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發表了《特殊相對論》才做了嚴肅的討論。其後，科學家利用原子鐘做了實驗，證明時間膨脹的現象，理論是說，在高速運動下的物體所經歷的時間比保持不動的要慢，到達光速，時間可以停止，以此推論，若是超越光速時，時間會倒流，就可以從今天出發，而在昨天抵達目的地。這似乎是而非的「矛盾」現象，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是擅長於愛因斯坦理論的思想家和辯論家，他認爲這是「合乎邏輯的矛盾」。實際上卻是荒謬難以成立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人在墳墓裡出生，回到母親的子宮死亡是怎樣荒謬的世界。

最近轟動的電影《魔鬼終結者》片集，它的主要邏輯架構就建立在回到過去，企圖改變歷史，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矛盾」。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時光倒流是可能的嗎？一個人如果能夠回到過去阻止他的父母相遇，那麼他就不會被生下來，可他偏偏又存在著，不是太不可思議了？比較合理的方式、不破壞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的時間旅行是：利用接近光速的太空船從事旅行，只要太空船連續以一個重力加速度（每秒增加秒速十公尺，即地球的引力）前進，一年就接近光速了。若以太空船上的鐘來計算，到三萬光年遠的銀河系中央，只要二十一年，地球上卻已過了三萬年。更驚人的計算指出，人類可以在有生之年——「五十六個太空船年」——之內，環繞已知的宇宙一週，在幾百億年後，當我們回到地球時，太陽早已熄滅，地球已成灰燼。這就是航向未來的時間旅行所可能的傷心遭遇。但是，美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沙根說，要達到光速的旅行，人類的努力目標，不是一百年，而是一千年、一萬年後才能辦到的，原則上是極可能的。

更早以前，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寫的《亞瑟宮廷的美國人》，是屬於文學的科幻，可說是時間旅行式的科幻小說的先驅，寫一個康乃狄克州的人與人打架被打暈，從十九世紀的美國進入六世紀的英國亞瑟王朝發生的一段趣事，後來又被巫師施了魔法，一睡一千三百年，又回到現實。

回到從前去旅行，只是一種戲劇性的幻想，物理學家都相信它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解釋超心理部門的預知現象時，有頂尖的物理學家認爲，過去、現在與未來是一體的，有些人能預先收到已經存在的畫面或訊息。尤其像大災難發生，就有不少人預先有了感應，像有名的鐵達尼號(Titanic)豪華郵輪的處女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撞上冰山沈沒，但早在它十四年前便有一本羅伯生(Morgan Roberson)的小說出版，對於事件的發生作了驚人神似的描述，小說中有著類似的船名(Titan)，同樣是四月間的處女航，由英國的南安普頓航向紐約，號稱是永不沈沒、世界上最大最安全的豪華郵輪，同樣具有三具推進器，最高時速二十五節，少得可憐的救生艇（小說中是二十四艘，比眞實的少了四艘），同樣有數以千計的乘客遇難，它被形容爲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最令人驚異的預言例證。

*

〔星空漫步〕

科幻與性

◉黃海

科幻小說（尤其是硬調的科幻）對於一般女性讀者來說，可能一聽到它就會讓她皺眉頭，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它與科學的關係，我的小說〈航向未來〉參加中華兒童文學獎，評審時女作家李雀美就坦白的做了上述表示。女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曾說：「科學並非沒有性別，它是男人，一個父親，而且有感染性。」意思是指，科學的本質具有男性的特質(masculine)，當然它也有例外的情況，像有名的居禮夫人，她的女兒——《居禮夫人傳》的作者——就說她母親「具有男子的性格與稟賦」。

提出這個事例，是要驗證最近的科學新發現，男女的性向區別，除了外在的差異之外，腦部的構造不同，是最大的原因，講得淺白一點，男女腦部的不同，就像生殖器官的不同。男性的睪丸大小，以數月爲周期變化著，兩個睪丸一上一下，避免相碰，也是在腦部控制的，左腦發信號托抬右睪丸的肌肉較多，所以右睪丸位置較高。左腦是理性的，右腦是感性的，男人左腦較發達，女人右腦較發達。我在一九八〇年前後在照明出版社推動科幻小說的出版，也發現這種情況，科幻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男性，而這些男性可以分成社會人士及在學學生，這樣它的閱讀人口是大受限制的。

科幻應該把它分成畫面的、文字的兩種型態來看，畫面是熱媒體，當然與文字的冷媒體不可同日而語，畫面可以達到老少咸宜的地步，文字就沒有這樣的魅力。再說，我也寫過不少的文學性的小說，也跟文學界有交往，當初我的科幻小說能夠發表（一九六九開始出版科幻小說，那一年也是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登陸月球的那一年），大概也是因爲我本身在文學界已有一些小小的立足點的關係。當時寫作時還沒有「科幻小說」這個名詞，但是等我想要拿去出版單行本時卻遇到了困難，原因是文學界對於科幻這東西是相當陌生的，他們不了解、沒興趣，只有排斥它；直到最近我看到了科學的新發現報告，才有這樣的領悟：喜歡文學的人，可能是右腦比較發達的，喜歡科學的人可能是左腦比較發達，以陰陽的道理來說，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像我可能是兩種都較平均，但還是偏向科學，不忘情於科學，所以在寫過了文學性的小說，就寫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也有軟調硬調之分，有的偏重人文，有的偏重科學，文學作者寫作科幻小說如張大春、平路等可能比較偏重文學的（軟調的）科幻，學理工出身者，如許順鏜、葉李華、范盛泓、鄭文豪等則傾向科學的（硬調的）科幻，而像張系國則遊走於兩界，他的左右腦的情況可能相當的平均，以至於在兩者之間矛盾的掙扎。

公認爲現代科幻小說鼻祖的《科學怪人》作者，卻是英國大詩人雪萊的夫人瑪莉，當時她才十九歲，文君新寡，跟著一群文友晚上在山上比賽講鬼故事，創造出這個恐怖故事，一百多年以來，已被戲劇和電影改編上演過不知多少次。她可以說是個異數。

＊

〔大陸科幻圈〕

杭州大學外語系科幻小說研究中心

⊙呂應鐘

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明日世界》雜誌上，我曾發表〈大學應開授科幻文學課程〉一文，首度在台灣呼籲此觀念。但我知道，在台灣僵化的教育體制，以及泛政治的意識形態下，這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然而，大陸的科幻表現，卻令我無限感慨，他們將我十二年前的夢想實現了——

1.杭州大學外語系設立科幻小說研究中心。

2.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開授科幻文學選修課程。

今年（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前往成都參加世界科幻協會年會時，曾專程到杭州大學會晤科幻小說研究中心主任郭建中教授及副主任許高渝教授。

郭建中教授一九八三年夏應美國科幻小說研究會主席，也是肯薩斯大學英語系教授的 James Gunn 之邀，赴美參加科幻年會，並在會中宣讀〈中國科幻小說簡史〉。同年冬，又應美國華盛頓大學之邀，參與編寫《漢英辭典》，到八四年夏回大陸，擔任杭州大學外語系翻譯教研室主任。

由於在美國接觸科幻小說界，給了郭教授相當大的啓發，認爲中國文學界也必將會重視科幻小說，因此，購買大批科幻小說作品，勤加研究。

到了八九年，由於帶回之大批科幻小說書籍受到系上老師及學生的喜愛，再加上大陸名科幻作家葉永烈贈送一些日文科幻書籍，郭教授深深覺得科幻資料齊全，感興趣人多，人力條件充足，便向學校申請設立「科幻研究中心」。由於系主任和校長的支持，當年六月宣告成立，成爲全大陸第一個科幻小說推動的具體重鎭。

郭教授表示，該中心宗旨爲：通過譯介外國科幻小說和科幻理論著作，推動大陸科幻小說的翻譯、創作和研究，促進大陸科幻小說界與國外科幻小說界的聯繫、交流和友誼。

該中心擁有英、德、法、俄、日等語言的翻譯和研究人員，和國外十多個國家及科幻作家保持密切關係，並聘請著名科幻小說家、評論家葉永烈先生爲顧問。

中心成立以來，參與葉永烈主編的《科幻小說賞析辭典》，編譯出版十冊《外國科幻小說譯叢》，在大陸科幻小說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並且使科幻文學衝破傳統的偏見——不登大雅之堂——成爲學術研究項目。

因爲美國科幻名家 Fred Paul 說美國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大學開有科幻課程，因此，杭州大學外語系也計畫開授，沒想到給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捷足先登，在上個學期就已經開授科幻文學課程，成爲選修課之一。

目前中心收藏英日文科幻書籍達一千五百册以上，儼然成爲大陸最齊全的科幻資料庫。不過，郭教授表示，仍然不夠，相當歡迎國內外科幻作家、編輯、出版社、科幻小說愛好者及有關組織，向中心捐贈科幻小說、雜誌和學術著作。

許教授也表示，該中心將聯合該省外文學會、翻譯工作者協會，將浙江省外文外語人才做結合，培養年輕人對科幻的了解與認識，進一步訓練創作人才，推進青年的創造精神。

由於此次藉世界科幻年會在成都召開之機會，杭州大學科幻小說研究中心能和台灣科幻界取得聯繫，更希望日後雙方能建立密切關係，共同爲中國科幻小說的前景做出貢獻。

*

〔書話①〕

從《銀河帝國》到《黃禍》

◉李逆熵

四十多年前，一名只有二十來歲的美國小伙子著手撰寫一部發生在數萬年後的未來史。在這遙遠的未來，人類已經遍布整個銀河系，並且建立了一個極爲強大而穩定的銀河帝國。然而，這個小伙子要寫的，並非這個帝國的光輝，而是這個帝國的沒落。這部未來史最初在雜誌連載發表，在五十年代初則以三卷本的形式面世。熱愛科幻的朋友當然知道我所指的是什麼。不錯，它便是著名的《基所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又稱爲《銀河帝國三部曲》。而那個年輕的作家不是別人，正是後來鼎鼎大名的科幻大師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就在艾西莫夫著手描述銀河帝國的政權如何沒落之時，在地球的另一面，一個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正在崛起。這個政權所統治的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個帝國——包括亞歷山大帝國和蒙古帝國——所統治的更多。事實上，地球上平均每五個



人便有一個受這個政權所統治。不用說大家也必然知道，這個政權便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如《銀河帝國三部曲》開場時所描述的銀河帝國一樣，中共政權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堅如磐石、固若金湯。自「六・四」屠殺以來，一些研究中國封建皇朝的「超穩定結構」的學者，更開始將「超穩定結構理論」應用到中共政權身上。然而，也正如艾西莫夫筆下的主角敢於揭示銀河帝國將如何步向滅亡一樣，四十年後的今天，一個以「保密」爲筆名，而現時仍然在匿藏的中國作家，也大膽地透過同樣是三卷本的一部巨著，描述這個超穩定的中共政權將如何解體。蘇共瓦解這一震撼世界的戲劇性發展，使這本「政治預言小說」加倍地發人深思。這本小說的名字是《黃禍》。

可是我們已經跑在故事的前頭。讓我們先回到艾西莫夫的《銀河帝國三部曲》之上。

有人曾經批評《銀河帝國三部曲》，說它只是將羅馬帝國的歷史，抄襲到一個未來的星際背景而已。而事實上，艾西莫夫亦毫不諱言，謂他之所以動筆撰寫這部銀河帝國衰亡史，完全是受到了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啓發。

如果《三部曲》眞的只是一項這麼簡單的抄襲的話，那麼它的價值自然不大。這就有如不少時下的電視片集、電影、連環圖甚至小說一般，雖然打著「科幻」的旗號，但事實上只是將男主角的手槍換上了死光槍，把他的坐騎或跑車換上了太空船的變相西部片或占士邦007式電影，是「僞科幻」而不是「眞科幻」。

使《銀河帝國三部曲》不單成爲眞科幻而且是優秀科幻的，是貫穿全書的一個極出色的科幻意念：「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

什麼是心理史學呢？按照艾西莫夫的構思，心理史學的中心命題，正是千百年來不少哲學家和史學家都想追問的一個問題。那便是：歷史的發展有沒有規律呢？如果有的話，那是否表示我們可以預測歷史未來的發展呢？

艾西莫夫深深明白人類行爲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可預測的性質，一方面因爲影響人類行爲的因素過多和過於複雜，另一方面也因爲人類的

自由意志所致。可是在小說中，艾氏作出了一項大膽的推論。他指出在微觀的尺度下，一顆氣體分子的運動是隨機的(random)，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準確無誤地預測這顆分子在未來某一刻的位置和速度。然而，如果我們考慮的不是單個的氣體分子，而是成億上兆的分子集合，我們將會發覺，微觀的隨機性和不可決定性，將會被宏觀的決定性規律所替代。這些規律，當然便是我們所熟知的氣體定律($PV=nRT$)和麥克斯維定律(Maxwell's equations)。

艾氏的大膽推論正是：這種發生在氣體分子身上的「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否也會發生在人類身上呢？我們知道，個人的行爲是極難預測的，因爲我們無法詳細得悉影響某人行爲的心理狀況和有關的心理規律。可是我們也知道，當衆多的個體走在一起而成爲群衆，便有所謂「群衆心理學」的出現。這種心理學跟個體心理學有不少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些作爲個體時不會出現的反應和行爲，在作爲群衆一分子時卻會一一出現，這顯然已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更爲重要的是，群衆行爲的可預測性，一般比個人行爲的可預測性爲高。正是這一事實，啓發艾氏建立起「心理史學」的概念。

我們現時所能研究的最大的「群衆」是五十億(在艾氏寫作時則只是三十億左右！)，這個數目比起一立方厘米內的空氣分子數目，仍是遠遠的瞠乎其後。但艾氏提出的問題是：假設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已經遍布整個銀河系，而人類的數目已接近兆兆之數，那麼人類的集體行爲，是否也會像物理和化學的現象一樣，出現一些決定性的規律，從而使我們可以預測歷史的發展呢？

《銀河帝國三部曲》的主線，正基於對上述問題的肯定答案。在小說中，最先掌握到這些歷史規律的分析方法的，是一個名叫哈里・薛爾頓(Hari Seldon)的數學家。正如牛頓爲了研究天體力學而創立了一整套新的數學分析方法—微積分—一樣，薛爾頓爲了研究「群衆力學」而創立了一套嶄新的數學分析方法。透過這一方法的演算，薛氏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國勢如日中天的銀河帝國，正無可避免地一步一步走向滅亡。雖然滅亡的徵兆在未來數百年甚至一千年內仍難以察覺，但結果則已是確鑿無疑的一項定論，正是

「不爲人的意志所轉移」。而帝國滅亡之後，將會出現一個爲期達三萬年的「黑暗時代」，人類會從最高超的文明回復到愚昧和野蠻的狀態。

假若上述的發展眞的絲毫無法改變，《三部曲》這本小說的懸疑性自然大打折扣。這部巨著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爲作者運用他的想像力，安排薛爾頓作出了進一步的發現，顯示黑暗時代的來臨雖然無法避免，但這一時代的長短，卻有可能透過一些對歷史的精確調整，由三萬年縮減爲一千年。不用說，這將大大地減低人類要蒙受的苦難，促使文明的復甦早日來臨。(各位可能已留意到，這一觀點十分接近馬列主義者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社會主義階段的來臨是歷史上的必然，而共產黨的領導，只是令這一「必然」可以早日實現罷了！)

不過，有關人類行爲的任何預測，都會出現「自我實現」和「自我否定」的弔詭。因此，要令上述的「歷史微調」(historical fine-tuning)奏效，它們便必須以極秘密的方式進行。正因爲這樣，薛爾頓建立了一個由一班心理史學家組成的地下組織：基所(Foundation)。可是，他的計算亦顯示，這一基所有可能被帝國所發現和摧毀，爲了萬無一失，他又建立了一個更爲隱蔽的第二基所(Second Foundation)。這隻「白手」背後的「白手」(對帝國政府來說當然是「黑手」)，正是人類文明寄託之所在。

而三卷本的小說，正是描述帝國、第一基所和第二基所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凡是讀過波普爾的《歷史主義的貧乏》的朋友，對上述有關「歷史的規律」或「歷史發展的可預測性」的臆想，自是大不以爲然。筆者不打算支持或是否定艾氏的構想，因爲小說畢竟是小說。我感到興趣的，是艾氏這篇作品對身處今天的我們的啓示。

首先，讓我們回到《黃禍》這本小說之上。

存在了七十四年的蘇共政權終於解體，什麼時候會輪到存在至今只有四十二年的中共政權呢？筆者相信，這是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心底裡的一個共同疑問。對於擁護民主的人，中共的解體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有看過《黃禍》這本小說的話，對這種發展的可能性，

在慶賀之外還必會抱著憂慼甚至驚懼的心情。《黃禍》所描繪的景象實在太可怕了。在介紹《銀河帝國三部曲》之時,筆者的心情是興奮的,因為我終於有機會向讀者介紹這本我最心愛的科幻小說。然而,一下子轉到介紹《黃禍》這本書時,我的心情變得異常沈重,就是連提筆也感到困難。

筆者不打算在這裡詳細介紹《黃禍》的情節,而是極力推薦你往書店或圖書館找這本書親自看看。扼要地說,書中描述了中共元老派逝世後的激烈權力鬥爭、黃河大決口引致的大災難(華東水災的預言?)、東南沿海諸省宣布獨立所導致的南北戰爭、台灣軍隊直搗北京的國共內戰、台北被核彈夷為瓦礫、美蘇核戰所導致的「核冬」災難、美蘇聯手對中國進行核懲罰、中國的生態體系和社會秩序全面崩潰、接近十億的中國饑民鋪天蓋地般湧向世界各處……

表面看來,上述不少情節可謂匪夷所思。但作者透過了極其淵博的學識和抽絲剝繭的描述,使這些情節變得駭人地可信。這正是《黃禍》之所以震撼人心的地方。

歷史是否真的會按照作者的描述般發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發展的潛在可能性,而這也正是所有災難小說和反烏托邦科幻小說的最大使命:為世人敲響危機的警鐘。《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等小說的最大價值,不在於它們預測了未來,而在於使我們認識到,如果我們聽任事態發展而不及早作出努力,未來便可能出現好像小說中的可怕景象。

同理,在閱讀《黃禍》之時,我們固然可以認同有關的評介,同意這「是中華民族的命運交響曲。它以壯美的情操、雄渾的筆觸、悲憫的反思,與嫻熟的技巧,為全體當代中國人完成了一次心靈的焚煉、淨化與昇華。」可是,我們如果就只是停留在這一階段的話,我相信是有負作者一番嘔心瀝血的苦心。這就正如去年筆者極力推薦朋友看《山坳上的中國》,而朋友看完後的評語是「資料很詳盡」般令人哭笑不得。如果我們認為《黃禍》中的情節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話,那麼這些情節(例如「人陣」和「民陣」的鬥爭)便應該成為我們行動的指引——一些負面的指引。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努力地研究,我們要怎樣做才可避免這些情節成為現實呢?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中共的政權可能會穩定下來而成為另一個清朝,亦即壽命會以世紀為單位,而平反「六・四」將會跟平反「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般漸漸喪失現實的政治意義,至於「民陣」也會像紅花會一般在歷史中煙消雲散。我們不是薛爾頓,因此無法得知這是否會成為事實。但假設這是事實而又無法改變的話,我們的使命將會是怎樣促使「康熙盛世」和「乾隆盛世」早日來臨。

然而,中共政權也可能步上元朝或最近的蘇共政權的後塵,亦即壽命在百歲以下。如是者我們便須認真地考慮《銀河帝國三部曲》和《黃禍》中描述的情節,亦即政權崩潰後可能出現的大混亂和黑暗時代。這是任何關心祖國前途的中國人所要面對的一個大題目。

筆者有一個妙想天開的想法,那就是我們是否也可以為中國建立一個「基所」呢?正如銀河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代,可由秘密組織的「基所」透過心理史學的調整來縮短,中共政權瓦解後的黑暗時代,是否也可透過一套防患於未然的全盤大計來縮短呢?有識之士可能會認為這是癡人說夢。但既然這關係到國族存亡,難道不值得我們試試嗎?

作者簡介:李逆熵先生,香港大學物理系畢業,現從事氣象工作,多年來致力於推廣自然科學,因其在科普上的卓越貢獻,一九八五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之一。李氏更熱愛科幻,曾與杜漸等友好在港創辦《科學與科幻叢刊》,在科普與科幻方面的著作、譯作甚豐,包括《星戰迷宮》、《超人的孤寂》、《夜空之戀》等。

〔書話②〕

致李逆熵書

◉葉言都

逆熵吾兄惠鑒：

因幻象編輯部之助，得於雜誌出版前拜讀大作《從銀河帝國到黃禍》，痛快之至。夫《黃禍》一出，中國震動，註釋《黃禍》者，接踵而起，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不論對《黃禍》或捧或批，如何解釋，《黃禍》之文體，實開吾國小說創作之新境界；吾兄以艾西莫夫《銀河帝國三部曲》比對詮釋之，其認定《黃禍》屬科幻小說之意，不言可喻，亦爲註釋《黃禍》之新猷，實獲我心。

凡科幻小說必有科學因素，以《黃禍》言，其中所述之中國人口問題、軍事科技，新品種農作物等，固皆屬科學範疇；即如逐級遞選制及其效果，亦與政治、社會、心理等社會科學有關，故弟敢爲吾兄大作再進一言曰：《黃禍》作爲寓言小說、政治小說、戰爭小說外，亦爲一科幻小說，吾輩科幻小說之愛好者，實有必要以科幻眼光，研討《黃禍》。

弟不敏，又深受大學主修歷史之影響，每有論列，則先思過去之事例與現況之由來。《黃禍》一書，誠如兄見，歷史主義意味濃厚，其中明言中國民族之災難、滅絕與重生，雖爲推論，但絕非無根據，弟請以中國歷史之自然與科技因素論之。

中國歷史數千年，人口十餘億，其孳生演變之舞台，即爲亞洲東部之此一片土地。當農業萌芽於斯土之時，中國本部之自然環境，應爲森林、草原、湖泊遍布，犀象虎豹、長蛇大鳥悠遊四方。然農業一至，地貌隨之改變：森林斫伐，湖水排放，糧產增加，人口蝟集，生齒日繁，已闢之地不足，乃不得不將此種變革向外推廣，形成循環，最後並於思想層面加以肯定，蔚爲道德，深入中國靈魂之底層。觀《孟子》中歌頌「焚榛莽、驅猛獸」者爲古聖先賢，即可知矣。

是以中國農業文化之發展，可視爲不斷將森林、湖泊、天然草原改造爲人工疏草原（旱田）與人工淺沼澤（水田）之過程，且不斷向外擴散。中國人古代之移殖長江、珠江流域，壓迫馬來民族南徙，以及近代之移殖東北、台灣，對當地自然景觀與自然環境之影響，皆可作如是觀。

然凡事皆有極限，此種發展過程，殆有遭遇無法克服之阻力之時。中國農業文化之擴散，西北以蒙古戈壁之南緣、西南以青康藏高原東緣、東南以海岸爲其極限。吾兄精研氣象，若以中國本部年雨量400公釐等雨線與長城線比較，當可發現除東北外，二者若合符節，而400公釐年雨量，固爲小麥生長之最低需求也。故長城之修築，實有「全取能農耕之地，築城防守」之意義，城外土地，非中國文化之所能利用，僅視爲甌脫耳，此即爲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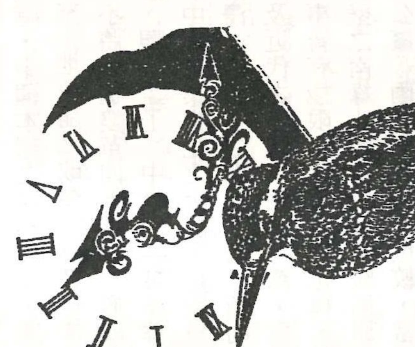
然以此有限之天然資源，容納爲數極衆之人口，苟相對條件改變，生活品質乃至人口數字、政治、社會狀況，亦將隨之改變。清初人口激增，除承明末大屠殺之後，且政治清明，有「永不加賦」之政策外，新大陸農產品如玉米等之引進，亦爲要因；四五、四九以後，外患內戰驟減，引進近代醫療與公共衛生之效果遂彰，加以毛澤東「人多好辦事」之決策，中國人口乃於二十世紀中葉暴增。相對而言，中國自然資源之遭榨取，同時抵一新高潮，若不預爲疏導防範，《黃禍》之歷史舞台鋪陳既畢，戲目正式上演，隨時可能。書中後續情節，既屬邏輯推理產物，由此襲序而下，朝此大方向發展，恐亦非杞憂。

然則此即我中華民族之宿命乎？歷史哲學非弟之所能言，唯歷史之自然與科技因素，以及中國人

口之增減、流動，則向爲弟所注意，〈我愛溫諾娜〉一文，曾爲此有感而發。竊思此種題材科幻小說之創作與引介解讀，可爲衆人於趣味盎然中，提供一了解反省之機會，爲當前中國人所不可或缺者，願與吾兄共勉之。

今秋至冬，台灣乾旱，晴夜較多，仰觀銀河，西望神州、香港，帝國、黃禍依稀隱約。書不盡懷，後當面敍。

弟
言都拜上
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北



《科幻接力小說》

第五章 龍

◎林燿德

■《左傳》魯昭公二十九年（513B.C.）
蔡墨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插圖製作／王抗抗

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張系國定律》第九條這麼說：

不該出現的人總是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

伊凡・羅斯柯尼可夫少校逆光的身影緩緩步入「九段咖啡」迷濛的空間。

看到那個老毛子，錢沛德全身的汗毛都豎直了起來。

同時，店鋪深處的那道木門中，也走出一男一女。

古仁的視線從羅斯柯尼可夫移回那對男女身上。他感到體內一陰一陽兩股電流纏繞盤升，拎著杯耳的手掌急遽顫抖，咖啡杯磕在碟子上發出規律的敲擊聲。

他還聽見了低沈的呻吟聲，彷彿自岩層中雷龍

《前情提要》

公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編按：那天是本章作者四十七歲生日），在前四章中出現的幾個主要人物，除了超感應者玉娘仍然在高加索之外，芝城博物館天文考古學家古仁、藝術史研究者方健、CIA特派員錢沛德、俄羅斯「ИЯ」計畫要角超心理學家伊凡・羅斯柯尼可夫以及神秘女郎盧飛鸞（筆名「平路」），他們因緣際會，終於在台北市信義路和仁愛路之間的一家小咖啡店「九段咖啡」大會師了。

《第五向度》

化石的顱骨發出的哭泣。

直到錢沛德的手掌按住了古仁抽搐的肩膀，古仁才意識到那低沈的呻吟聲竟然來自他自己的喉管。

古仁試圖要發出的聲音哽在胸腔，那個聲音就是「玉娘」。

古仁面前出現的一對男女，在氤氳的燈光中淡出面容，那個女人果然就是古仁夢迴不已的玉娘；如果不是錢沛德那隻充滿勁道的左掌，古仁早已彈跳了起來。

整整一個月以前，古仁還在芝加哥博物館望著雪潮奔流的窗景，遙遙追思生死未卜，離散多年的髮妻玉娘。一個月以後，想不到自己會坐在這張椅子上，想不到會遇見這些人、這些事。

剎那間，被衆人暫時忽略了的羅斯柯尼可夫已經悄悄挑好了靠近門口的位置坐下，他用紙巾擦了手，才掏出葉爾辛牌的不銹鋼打火機，轟一聲點亮一支RITMEESTER，一眼瞥見了那東方女子的側影，立刻嗆到了，雙手抓緊茜紅色的桌布，差一點又弄翻了桌上的燭台。

他用俄文罵了一句和台語「幹伊娘」斤兩相當、銀貨兩訖的粗話。

羅斯柯尼可夫壓根不相信玉娘會出現在這家咖啡店裡，就像是馬雅可夫斯基(B.Маяковский)在十月革命時無法預測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是他的祭日一般。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羅斯柯尼可夫心中絕望地吶喊。玉娘仍然在高加索。除非……

金髮的俄國人眼睛一亮，從風衣的內袋掏出了一個六十四開書版大小的塑鋼盒子。

●

盧飛鸞和方健一同走進了賣場之刻，她就發現了那兩個奇異的顧客。根據《張系國定律》第八條：「**該來的就會來的。**」她的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惆悵感。

人類的記憶就像一顆顆神異的晶石，埋藏在深海巨壑中便黝暗無色、如同根本不存在一般；但是一旦浮出海面，便瞬間暴漲，在不同的光影下重新播映出生命中難以回顧的經歷。

霎時，盧飛鸞想到十八年前的那篇文章。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幻象》季刊第四期上，被視爲台灣新世代希望的小說作者盧飛鸞用「平路」（編按：此「平路」爲盧飛鸞當時信手拈來的筆名，如與其他作家名諱雷同，概屬巧合）的筆名，寫了一篇科幻接力小說：《第五向度》中的第三章，想不到因此斷送了大好前程的寫作生涯，成爲不可知的宿命所禁錮的一枚棋子。

根據《第五向度》第三章中第一人稱敍述，在寫作那篇稿子的前一年，她已經在華盛頓DC初識方健；雖然不願承認，但是，她自己的確愛上了方健；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她愈來愈相信自己正是玉娘的分身，一個楬渴的分身。

一九九一年的盧飛鸞／平路不斷反覆自問：「那麼，我到底是誰？故事裏的玉娘又是誰？發生在我身上的，是肇因於玉娘的奇特經歷？還是我所接續的，本來是玉娘未了的情緣？」

一九九〇年方健和盧飛鸞相約二十年後再見，但是一九九一年的盧飛鸞已經難耐煎熬，她和丈夫分床，夜夜春夢方健。

然後，她買了一張單程機票，回到被日本汽車攻佔的美利堅合衆國。

十八年前那一夜，在公路旁一輛違規停車的愛快羅密歐中，她狠狠和方健交合了三次，她雙手勾住後車窗，將頭顱伸出，把赤裸的胴體留給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國男人。迷閃著燈光的北美夜晚，一輛輛時速一百多公里的房車拖曳著炫麗的光痕，一輛輛龐碩無比的貨櫃車轟轟地在盧飛鸞進出車窗的顏面前擦掠一塊塊短暫的黑闇。

那一夜，飛鸞的呻吟被無數的車輛壓軋在冰冷的路面上。

彷彿壓抑了一生的方健，汗珠一滴滴地滴落飛鸞滑膩的脊柱。

一絃一柱思華年，即使過了十八年，飛鸞閉上眼睛就可以瞥見那輛半身裸裎著烤漆光澤、半身埋藏黑闇中的血紅色愛快羅密歐，一個女人的頭顱在後窗口機械化地伸進伸出，那是玉娘，是突變爲玉娘的盧飛鸞，是陌生的自我，是自我的放逐，是放逐的記憶，是記憶也鎖不住的生命黑闇，在沍寒的空氣中呼吸、喘息，對著茫然的公路嘶吼……

那一夜，玉娘在盧飛鸞身上復活，方健也推開天安門事件的墓碑，汗涔涔地甦醒過來。

方健去馬里蘭大學攻讀比較藝術史的那三年半，盧飛鸞也沒有浪費時間。火速返台，她花費三天才辦妥離婚手續，在第三天中午最後一次用肉體酬謝了大腹便便、淚眼汪汪的前夫，十八分零九秒，她扮演了最後的盧飛鸞。

然後她隻身飛到芝加哥，在美國知識系統學院唸了三年的未來學和理論物理課程，並且在《張系國定律》的作者張系國教授那裡擔任了半年的秘書，快意恩仇地把張系國的《城》三部曲讀了二十七遍……。

今夜，她挽著方健鬆弛的左臂，靜靜地步入賣場的這一刻，她知道，宿命就連繫在那張咖啡桌後的某個男人身上。

那「某個男人」就是古仁。

十四年前她終於鼓起勇氣問了張系國一個看似單純的問題，張系國思索了一個星期，在她登機返台前的一刻給了她一張電腦報表。

即使過了那麼多年，她仍然記得恩師臉上那股凝重的表情，張老師拍拍她纖弱的肩膀，圓睜著眼說：

「飛鸞，目前這個問題，俄羅斯那邊可能領先了美國，日本、哈薩克—維吾兒聯邦和歐市的科學家也正急起直追，不過我也敢保證：這張報表上所列的方程式連俄羅斯那邊一時也破解不了。」

「老師，如果這份資料這麼重要，為什麼您要託付給我？」飛鸞感動得用報表拭淚。

張系國深鎖雙眉，重重咳了一聲：

「我現在也陷入了險境，上個月我家的游泳池被不明人士丟進了至少六打食人魚，結果我連吃了七天才把它們解決，現在只要一看到魚，我就會不自主地打起飽嗝；三天前客廳的空調竟然排放出笑氣……不過，君山九型一再強調我的命很長。相信我，妳，就是你，可能負載了拯救人類存亡的宿命。」

飛鸞睜大神經質的眼睛，凝視著老師額間刀刻斧鑿的懸針紋。

「我的創作強調文以載道，做人更重視實踐的勇氣和不可撼動的使命感：」張系國看見飛鸞還在拭淚，又輕咳一聲：「嗯，沒關係，這報表紙是特殊纖維，不怕眼淚。言歸正傳，妳一定要和方健堅持下去，根據我的君山九型——妳認識的那架光纖電腦牆——推算結果，『六』與『九』的

最後對決，可能在二〇〇九年爆發。＊ㄆ卍◉⊙▲△☆★ ……」

十四年前的往事歷歷如繪。盧飛鸞的眼眶突然濕潤起來，不是因為懷念恩師，而是因為眼前的中年人古仁，古仁癡迷的眼神將她意識裡所有玉娘的青春回憶都溶釋了出來。

……在那偏僻的陝北鄉下，一望無際的高粱地，荒涼的雪，長著鬍碴子的青年古仁，……村裡頭唯一的公共倉庫上還殘留著刻上毛主席題字的那塊殘匾：「人民的……」殘匾上僅存的三個大字，刀鋒般的朱砂褪成了銹桔梗色，在上一個世紀的五〇年代就懸上高大的紅磚樓門。就在那個荒蕪得如同太古化石的記憶裡，青年古仁是玉娘生命中唯一洋溢著彩虹的影子。那對生滿厚繭的手掌比胚布手套還粗糙，在初夜時刻靜靜褪下玉娘凍縮的自尊。

古仁，那年冬天還只是一個樸拙的小學教師，八十塊人民幣月薪，一個月可以配給一盒上海廠的火柴，但那是玉娘無可替代的一切。一切。一切的一切。……

一顆淚晶晶滾過飛鸞中年的面頰，滾過她一生中所有倏然浮現的皺紋。

●

羅斯柯尼可夫看到飛鸞的時候，受到震驚的程度絕對超過一九九一年蘇聯七十二小時政變帶給他的衝擊，也和前幾年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被刺的黑色喜劇效果不相上下。

羅斯柯尼可夫畢竟是羅斯柯尼可夫，他把三十三個俄文字母覆誦一次，迅速鎮定下來，打開他的塑鋼盒子。

盒子跳開，一個體態婀娜、一絲不掛的妙齡少女全息影像旋舞而起，雙手正撫弄著自己光潔滑膩的乳房……。

羅斯柯尼夫慌忙壓下盒蓋，一頭冷汗爆出毛孔。

「拿錯了。」他暗自怨怒。

羅斯柯尼夫火速把《花花公子》全息版塞回懷中，又掏出一個塑鋼盒子。

這回沒失手。

他再度打開盒子。

這是一個叫做 Шкловский 的超小型終

端機，它的任務只有一個，它可以測度一百碼內活動的任何人體，任何人體只要被 ШКЛО ВСКЧЙ 的掃描光束鎖定，在〇・五秒內就可以顯示出被掃描者的腦波形態、體重、血型以及心跳頻率，然後在另外的〇・五秒內又可以透過大氣外與掃描者距離最近的一架 Б Ч 型衛星傳回身分確認資訊。

譬如說，這台小魔鬼正連續顯示出以下資料：

……………………

腦波形態：ГИЯ，確認。

警告：以上腦波型態和 П Л И 號完全相同。

警告：資訊混淆，無法確認。

警告：以下二個女人皆有可能是掃描目標

——

第一個可能是中華邦聯・台灣的盧飛鸞，第二個是……羅斯柯尼可夫咬斷了雪茄，第二個竟是十六年來一直身在高加索的玉娘，也就是極機密檔案中的 П Л Й 28號。這兩個女人不僅容貌相同，而且腦波形態和生物輻射參數都完全一致。

金髮俄國人吐出了一口辛辣的煙絲，望向那張坐著古仁、錢沛德的桌子，方健和盧飛鸞移動的背影在古仁身旁坐下。

羅斯柯尼可夫樂得看見四個老中聚首的尷尬相，苦的卻是聽不見他們究竟在討論些什麼。如果一個人在十分鐘內連續被嚇到兩次，那麼今夜就再也不會擔心被嚇到第三次。對於羅斯柯尼可夫而言，他該擔心的是頭髮被嚇黑了，然而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十七分鐘後…………

二十七分鐘足以完成很多種事情，吃一客快餐、辛予晝寢、到超級市場偷一隻冷凍火鷄，或者來一床速食性愛。但是在這二十七分鐘裡什麼都沒做的四個老中個個面容凄慘，交談草草結束，方健首先站起來，帶領其他三個人走進咖啡廳深處那扇毫無神秘感的木門。

光亮劃出一個詭異的平行四邊形，隨著門扉又緩緩閤成一道金黃色的細線，如同另一個次元的裂縫。

羅斯柯尼可夫一生中最後一次犯錯的經驗終於發生了，因爲他離開了自己的座位，走了一小段路，跟著推開了那扇門。

一個人在車禍的瞬間，會將周圍的景物記憶得如同一幅「照像寫實主義」繪畫一般的細膩，細膩得近乎殘酷，每一根倒懸的路燈，每一個路人的驚叫，每一棟歪斜的建築，每一片碎散飛濺的前窗玻璃……。

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藝評家們非常喜愛戲稱上個世紀的「照像寫實主義」畫家都是一些腦震盪的傢伙。

羅斯柯尼可夫，如果他推開門以後還能活得下去，那麼他的瀕死經驗就可以大書特書了，甚至「必有後福」，難說有朝一日會不會幹上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

人在東方，突然就會宿命起來。誰也警告不了羅斯柯尼可夫，他已經推開了那扇門。那扇木門的後面是另一道門，另一道門後面的甬道盡頭是一個明亮寬敞的電梯間。

電梯顯然是隨著燈號的上升而上升，但是那具高速電梯中只有飛鸞、方健和古仁三個不久前才顚躓地跨越了兩個世紀的中國人。第四個人——滿肚子可口可樂和古柯鹼的華裔美國仔——默默站在羅斯柯尼可夫的背後。

錢沛德雙手的鋼絲在金頭髮的老俄脖子上繞了一圈，急速地沒入肌膚中，羅斯柯尼可夫靈活的手指硬是將鋼絲挖出了血痕隱沒的喉頭，但是八根指頭即刻齊齊地切斷、跌落在白色大理石地面上。

羅斯柯尼可夫的喉管已經被鋼絲切開，頭顱歪曲得像個廢棄的布偶，他沉重地仰面癱倒在自己的血漿中，睜大眼珠，氣管中呼出瘖瘂的、洞簫一般的籟聲。只剩下拇指的一對殘掌，像是雀躍著聖誕禮物的孤兒院童般不斷揮舞，一圈圈擴大的黑色尿漬在他奔放的胯間擴散。

「三十公分，二十五公分，十公分，嗯哼，不噴了？」

興奮得猛烈喘氣，錢沛德丟下鋼絲，計算著羅斯柯尼可夫頸動脈噴出的血液高度。他摸摸鼻子，開始抱怨腳下那個不斷抽搐的屍體一定有好幾天沒有洗頭了。●

電梯門到了第一○一層無聲地滑開，三人步上甬道的階梯，左轉九階、右轉九階，通往樓頂的扶欄沒有半點塵埃，古仁和方健伉儷旋即抵達大廈的天台。

想不到這一家小咖啡店竟然可以通到街面另一棟百層大廈，古仁十分詫異。

大廈天台的正中央是一架閃亮著橙色金屬光澤的TOYOTA民用直升機。

「我有駕照，可是只有她才會駕駛。」方健指著飛鸞的側影，對古仁無奈地聳聳肩。

三人進入狹窄的機身，坐上駕駛座的飛鸞看起來果然像是駕駛直升機的老手。

「不等老錢了？」古仁綁上安全帶。

「我不信任他。」飛鸞淡淡地說。

●

錢沛德痛快地踹了正用破裂的喉管吹出幽遠簫聲的羅斯柯尼可夫一腳。

他從內袋裡掏出一對透明如蟬翼的手套，在羅斯柯尼可夫撕裂的喉管間掬起一把熱血，揉搓了幾下，兩隻紅通通的手掌在明亮的電梯間中按下了幾隻大剌剌的血手印。

錢沛德冷哼一聲，這些血手印上的指紋，正是這幾天他悄悄在古仁用過的器皿上翻模下來的指紋。

錢沛德非常滿意自己的效率，卻沒有注意地面上羅斯柯尼可夫那對凸出眼眶的眼珠子正用最後的餘光詛咒著整個世界……，玉娘的名字是俄羅斯人最後的牽掛，但是，他只能將她輕輕地含在微微吐出舌尖的口腔裡！

喉管間發出的洞簫聲籟，像恐龍世紀的退潮般往遠方飄逸。

●

直升機運轉的聲音雖然震耳，卻有一種令人沉睡的寂寥感。

方健注視著逐漸縮小的頂樓停機坪，錢沛德玩具般的身影衝到大樓邊緣，憤怒地揮舞雙臂，顯得非常滑稽可笑。

「老錢這回一定氣瘋了。」古仁的語氣有些不

忍。

方健沒吭氣，而飛鸞正全神貫注在眼前儀表板上的3D都市畫面。

方健慣性地抹了抹灰白的鬢角，掏了一支雲煙叼在嘴角，一說話就抖動得像亢奮的男根。

「我說，」方健的聲音依舊沙啞得像是用電鋸鋸開的犀牛角：「古兄，你馬上就會相信剛才我在咖啡店裡告訴你的話。」

這回古仁沒有回答，在迅速升高的機身中他鳥瞰了一座絢燦無比的城市。

飛鸞握著駕駛盤，繞過了一座龐碩的空中懸浮廣告，機身在巨大的廣告標語前緩緩減速，像是一隻紅蜻蜓般穿越知識系統光纖電腦牆這九個大字。

「中國人真的是從馬雅移民來的？」古仁轉頭注視方健鬆弛的眼袋：「這個發現完全顛覆了歷史學界和人類學界的觀點。」

言下之意，古仁要說的是：如果可以證實這個看法，那麼方健也不會是今天的方健了。

「我的博士論文沒有通過，馬里蘭大學受到美國政府強大的壓力，據說是白宮方面直接下令，」談到這個，方健非常慘淡：「我的兩個論文指導教授都被解聘了——紀格在三年前死於馬尼拉的瘋人院，庫伯利克流落牙買加，在街頭賣漢堡、兼差拉皮條。」

「這是你回到台灣發展的原因？」古仁試圖轉移話題。

方健乾笑兩聲，駕駛座上的飛鸞回頭白了他一眼。方健點火，幽幽吐出兩道灰藍色的煙霧，沙啞地回答：

「發展？我們的民族已經瀕臨死亡了。」

古仁望向窗外，發現直升機仍在上升。

「在中國古老的典籍中記載著養龍和鬥龍的故事，十幾年前我從《左傳》中的記載入手，初步發現了夏代龍文化和馬雅文明之間的關係；」方健接著說：

「上個世紀末沒有辦法突破的幾個關鍵，結合了張系國當年搞出來的一套預言方程式，以及這幾年大陸新出土的資料，一一被我和飛鸞破解了，只是我一直無法申請到使用WDC（編按：世界資訊中樞系統）的權利。」

「龍？龍和中國的確有非常深遠的因緣，只不

過……」古仁仍然徘徊在龍的話題上。

「不久你就會了解九曲陣和龍之間的關係了。」方健周圍瀰漫著煙霧。

古仁聽到「九曲陣」一辭，心中一凜，他從未和眼前的兩個人提到九曲陣。

「我可以讀你的心。」方健說，但是他的嘴唇沒有動。

「現在你可以往下看了。」方健沙啞的聲音在古仁的意識中穿梭。

古仁看見整個台北都會區，一片銀光璀璨、五彩散射。

「仔細看，發現了什麼?」飛鸞的聲音也傳達到古仁的意識內。

「這是違法的高度，我們會被空軍擊落的。」古仁喃喃唸道。

接著，他被光燦燈火所迷眩的視覺即將發現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

方健的聲音：「對於天文星相學有專攻的你，大約知道下面是什麼吧?」

整個盆地的燈光乍看之下四處凝結，八面漫溢，但是似乎真有古怪之處，古仁眨了眨眼，定睛一看，他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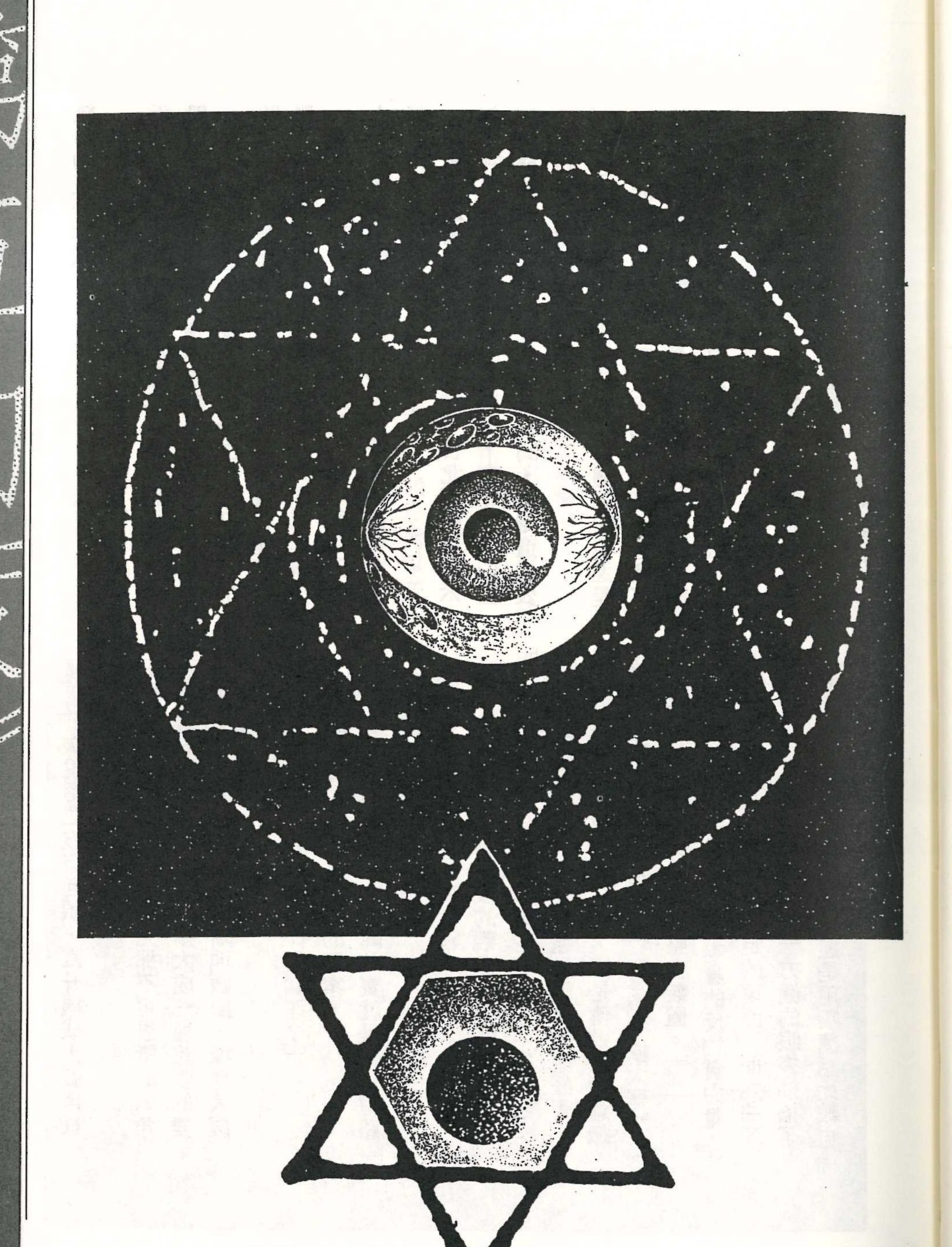
他看到了整個盆地出現了一圈黑亮的圓周線，在圓周線的內部出現了兩個正三角形交錯的六角形，六角形的六個頂點銜接在圓周上。除了東北角有段缺口，圖形非常完整。

「不可思議!」古仁大吼：「任何一個瘋狂的台北市長都不會想到搞出這種點子來招攬外星觀光客!」

「這跟市長、交通部長、邦聯總督或者隨便那一任的總統都沒有關係。」方健說：「目前全世界共有六個地點出現了這種圖案。上一次這六個六角星同時出現是三千六百年前。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記憶中，這種六角星被賦與了不同的名字，你可以稱它爲『所羅門印璽』或者其他一千種名字，但是它的意義只有一個。」

飛鸞接口：「六角星結界出現在貫穿地心的六根角度對等的軸線上，換句話說，六個六角星以特定的相對位置出現在地表上的時候，『龍』就會甦醒。」

「那麼，」古仁感覺自己的臉上凍結了一層劣質漿糊：「上一次的大洪水，……龍?中國的龍



統治的正是水域。」

方健的聲音：「那次洪水是人與『龍』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戰，中國人的祖先也是因爲那次末日毀滅才和馬雅文明分道揚鑣的。」

古仁茫然問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又能做些什麼？邦聯政府和聯合國難道都沒有任何警覺？」

方健的聲音：「簡單地說，『龍』是一種今天的人類難以理解的東西，但是古代的人類最後卻征服了它們，爲什麼？」

飛鸞轉過頭，對古仁說：「大台北都會上的六角星已經快要連成一線了，只剩下東北角的位置仍然有缺口。這表示我們還有時間，同時這也表示我們的時間可能不多了。」

古仁拎著下巴，斜視方健：「方健兄，我還是不懂我能夠做些什麼，而且下頭那個圓周合攏了以後，又會發生什麼事？這些玩意兒都脫離了我的知識領域，不，甚至已經脫離了我最大限度的幻想能力。」

「長則十年，短則下一分鐘，那個圈圈就會合攏。我也不知道合攏了那個圈圈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更不願意目睹任何事情的發生。」

飛鸞這次說話並沒有回頭，直升機成大弧度緩緩盤旋滑落。

古仁在廻旋的視野中，看見那不可思議的六角星從鳥瞰的全景逐漸躺平、擴大成一種誇張的變形視域，漸漸地古仁又能清晰地數出一棟棟大廈的樓頂。

「這些異象和九曲陣又有什麼關連？」

古仁的腦海中浮出九曲陣的圖案。

方健微笑：「達陣！九曲陣其實就是一種電路板，古代的電路板。」

古仁十分驚訝：「這完全沒有根據。」

「不要用這個文明階段的觀念來說明上一個文明的現實，」方健說了又有些懊悔：「對不起，我沒有說教的意思。那麼，還是簡單的說好了，這塊電路板不是傳遞電流的，而是傳遞人類意識的一種廻路，你也可以稱它爲『意識的擴大器』，或者是，某一種觀念動力的整合裝置。」

「那些『龍』來自一種地球本身的反物質力量，是地理位置和宇宙磁場所決定的東西；而九曲陣則是人類意志的積體電路；」方健的眼袋抽搐了幾下，他笑著說：「我覺得還是用嘴講話比較自然。」

古仁漸漸懂了，莫非方健的意思是要組合一群

……

巨大的爆裂聲突然自機身下方的氣流湧起，整架直升機被亂流衝激。

飛鸞驚叫一聲，但是同時她也迅速將機身垂直拔高。

排山倒海的撞擊聲在都市底層波波傳出。

一排仁愛路上的百層大廈悠然崩潰。

從搖晃的機艙向下鳥瞰，水泥的煙塵像爆發的山洪，急速流溢到連通震央的街道上。

幾座大型的懸浮廣告裝置不自主地旋轉起來，有的往地面跌墜，有的在半空中猛然撞擊在一起，火燄彈一般炸亮了整座天幕，金屬殘片嚎嘯貫空。

飛鸞駕駛的直升機差一點被一塊熾熱的鋼筋揷入尾翼，古仁感覺自己的心臟就要從喉頭彈射而出了。

「『龍』開始動了。」一個遙遠又熟悉的、令人魂縈夢斷的聲音帶著光爆刺入古仁昏迷前殘存的意識。

【第五章完】

科幻獎專輯

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在台北舉行頒獎典禮，獲獎優秀作品共計小說五篇及漫畫六篇。本刊上期已首先刊出漫畫類評審紀錄及獲得第三獎的兩篇作品，本期刊出漫畫首獎、二獎作品，以及小說類首獎、二獎和佳作，敬請細細欣賞。

喜劇

「科幻漫畫獎二獎」

◉林尚德

國家劇場

P1

P2

1

3

本片開始

P4

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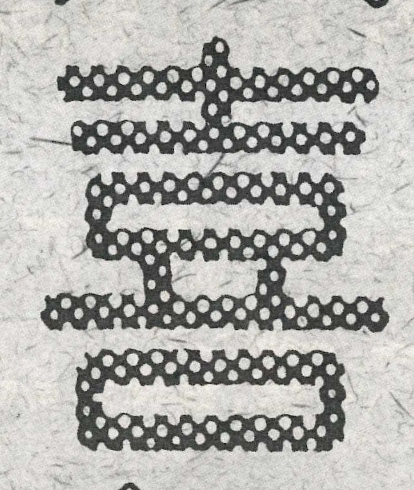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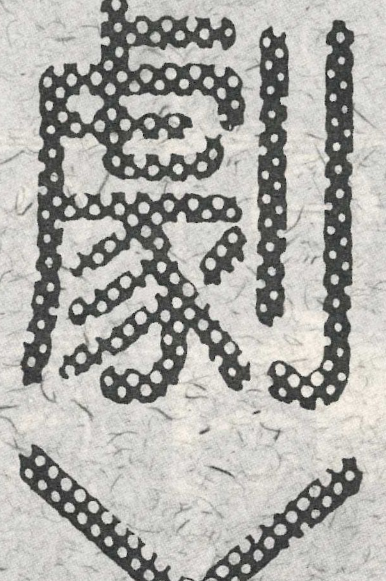
P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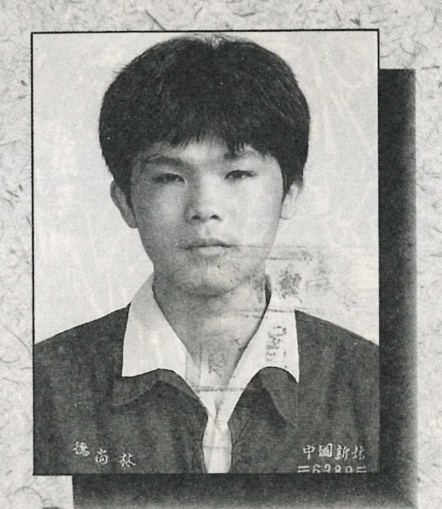
完

完

91.4~5.

P8.



[作者簡介]

林 尚 德 生於民國六十四年，現就讀於台中商專商設科。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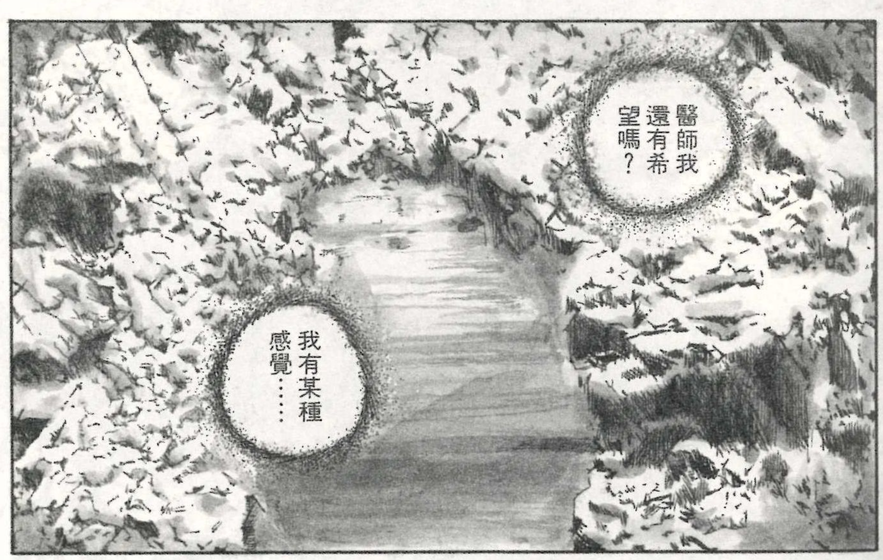
我在學校裡參加了童軍團及漫畫社，以前對漫畫就有些興趣（主要是看漫畫，不是自己創作），參加漫畫社以後，學長常硬逼我們畫，而〈喜劇〉的構想是學長給我的，他叫我嘗試以版畫的方法畫出來，所以我能得獎，是這位學長的功勞。我也常請其他的學長爲我捉刀，所以我說，這件作品不是我一個人的，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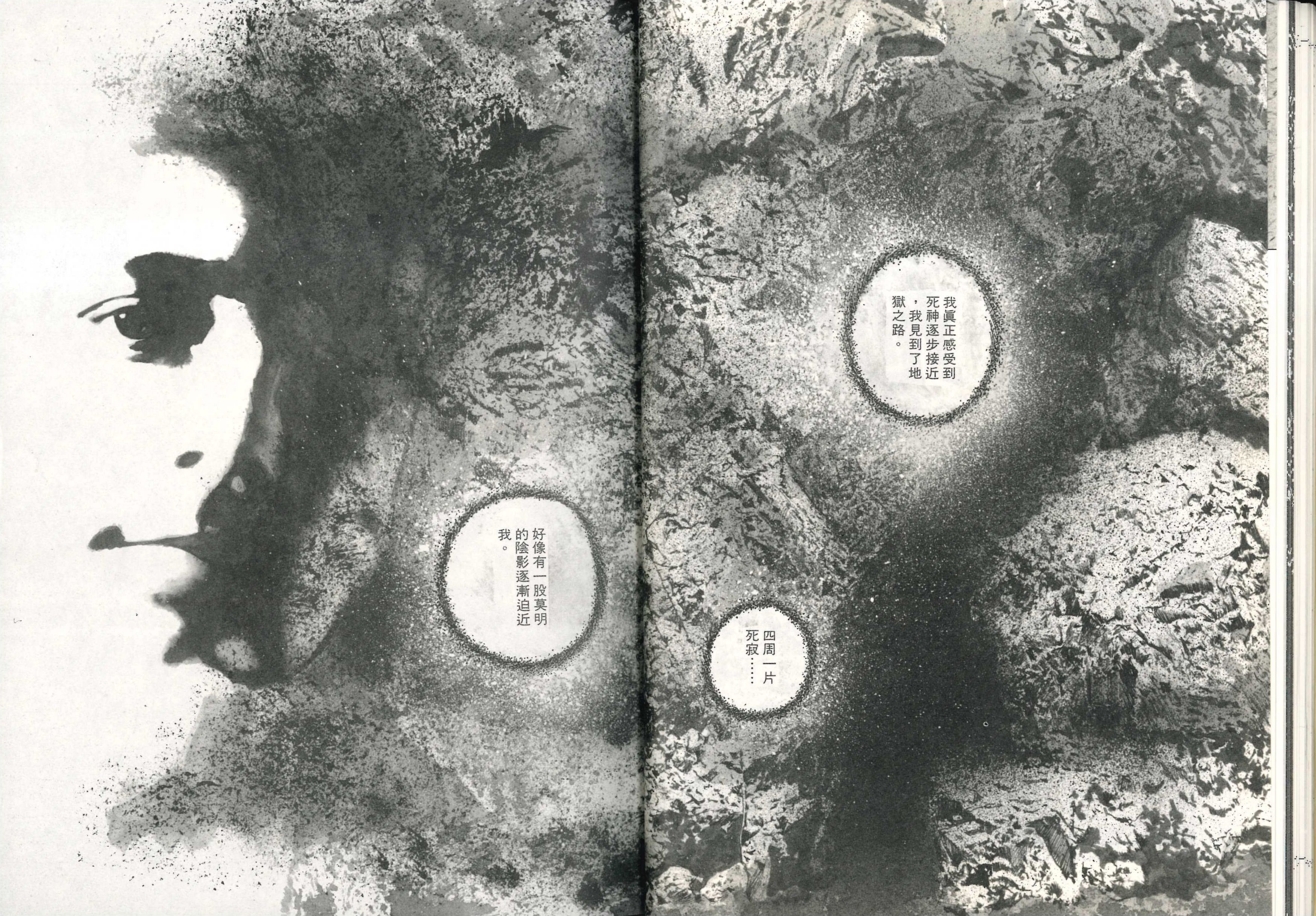


[科幻漫畫獎首獎]

地獄

編劇／陳秋玲
繪圖／李英杉




我眞正感受到死神逐步接近，我見到了地獄之路。
四周一片死寂……
好像有一股莫明的陰影逐漸迫近我。

這只是你的幻覺，你的病正逐漸康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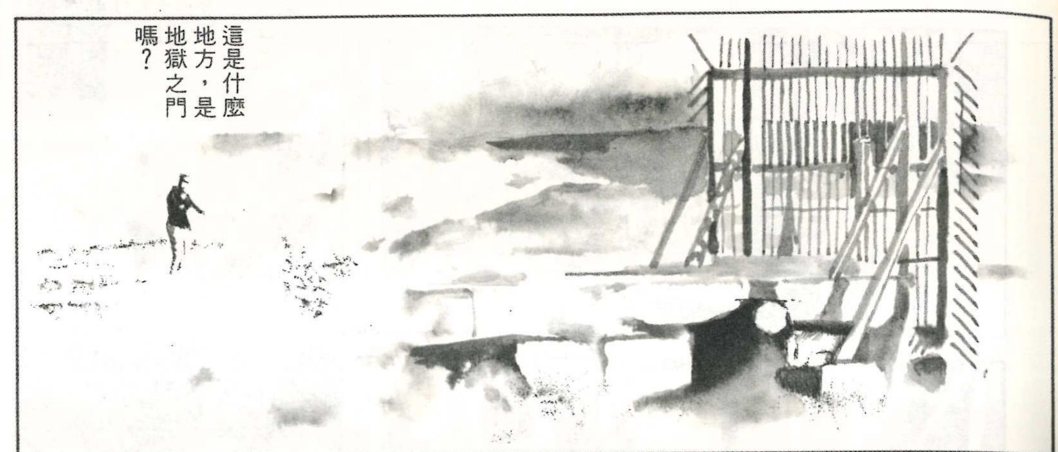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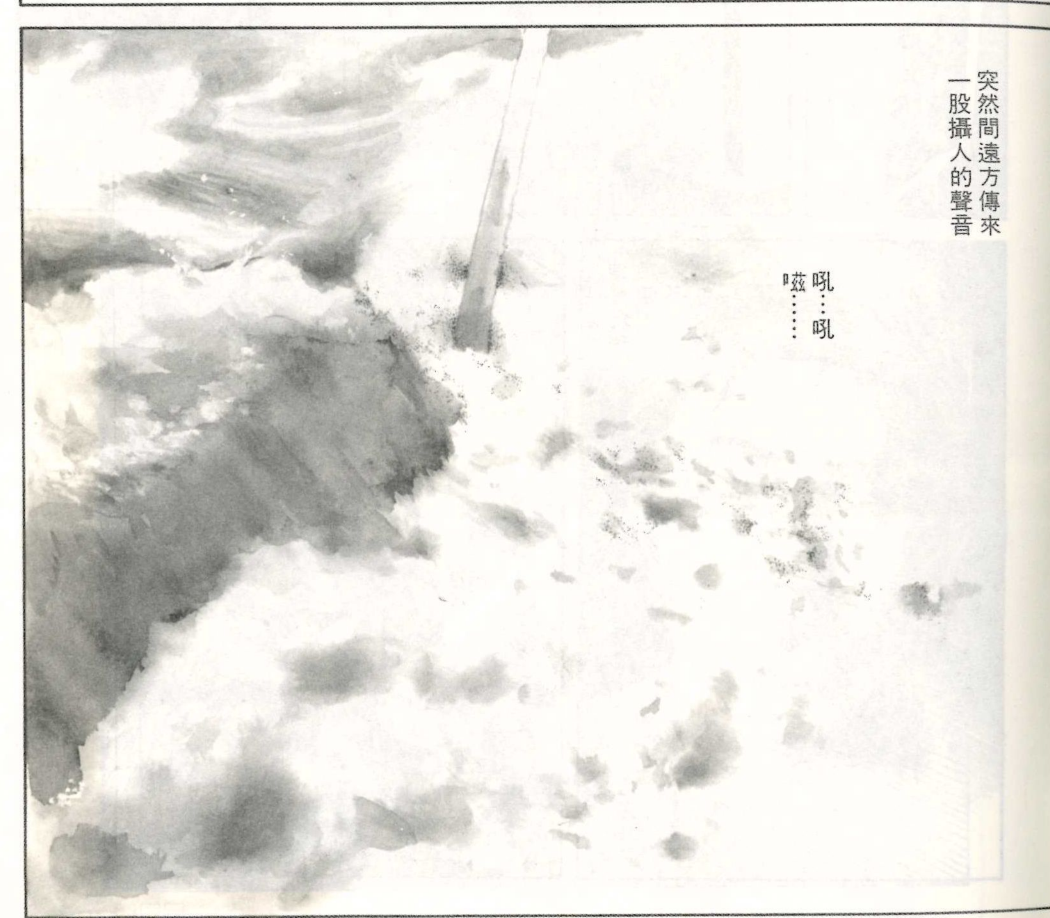



我給你打個鎮靜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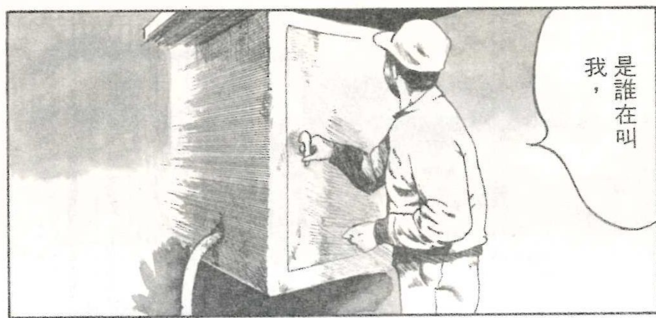

你休息吧，不要亂想，


一切都在控制中……
此時汪雄逐漸進入昏迷狀態……


這是什麼地方，是地獄之門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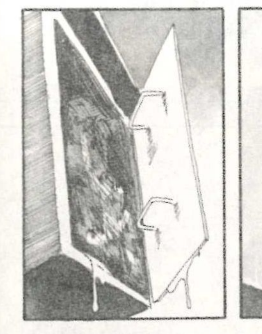

突然間遠方傳來一股攝人的聲音
吼…吼
嗞……


汪雄滿臉狐疑，亦步亦趨地朝前走去……
那個聲音好像是從這邊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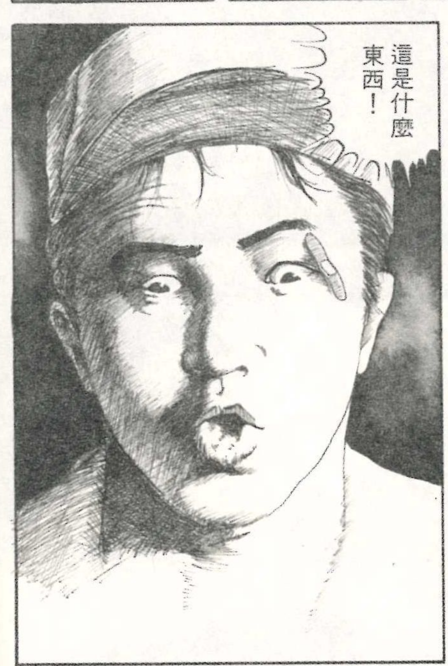

是誰在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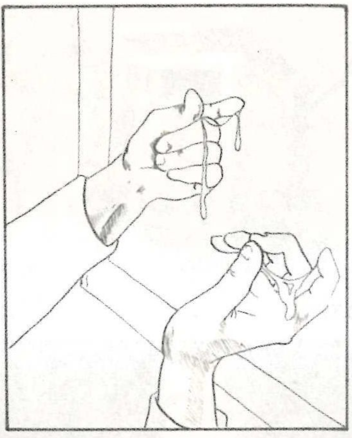

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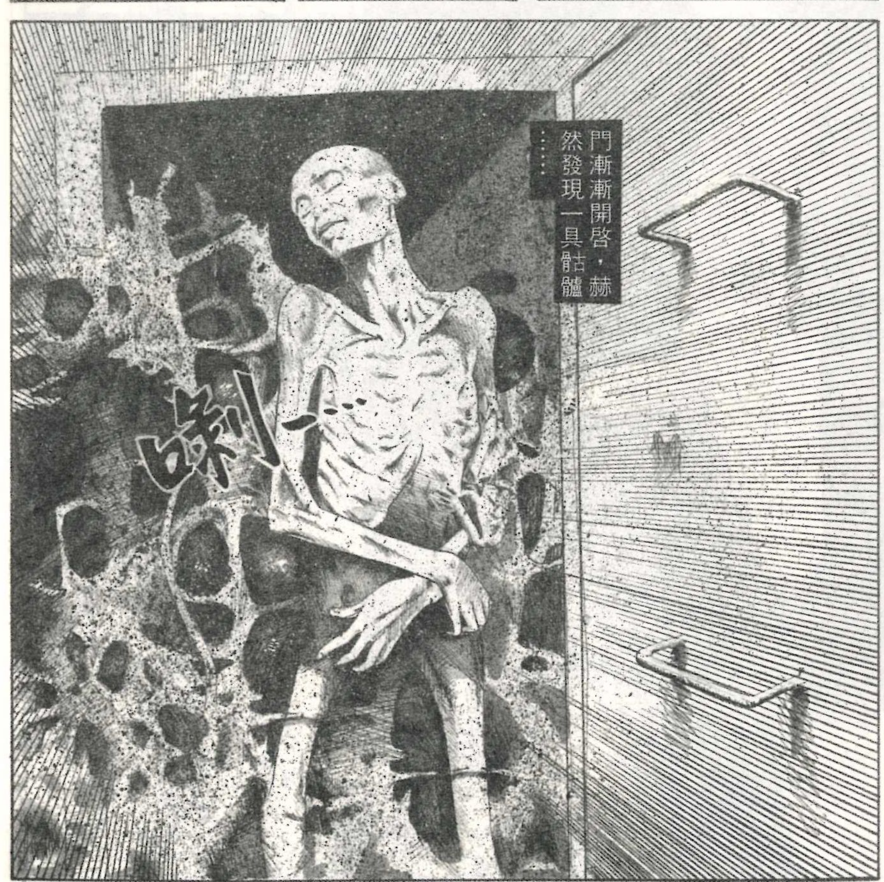

咱


這是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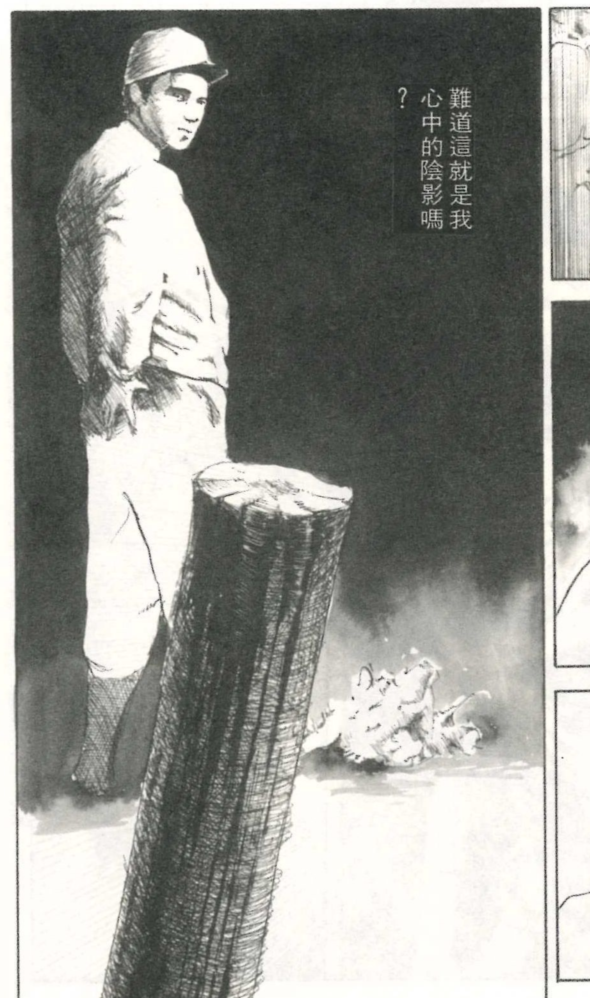

怎麼都是黏液？


咱


門漸漸開啓，赫然發現一具骷髏……
唰—…


………


啊


難道這就是我心中的陰影嗎？


嗞


汪雄驚悸不已，


不，這不是真的！


我一定要去除我心中的障礙。


呵
汪雄拿起棍棒朝著骷髏奮力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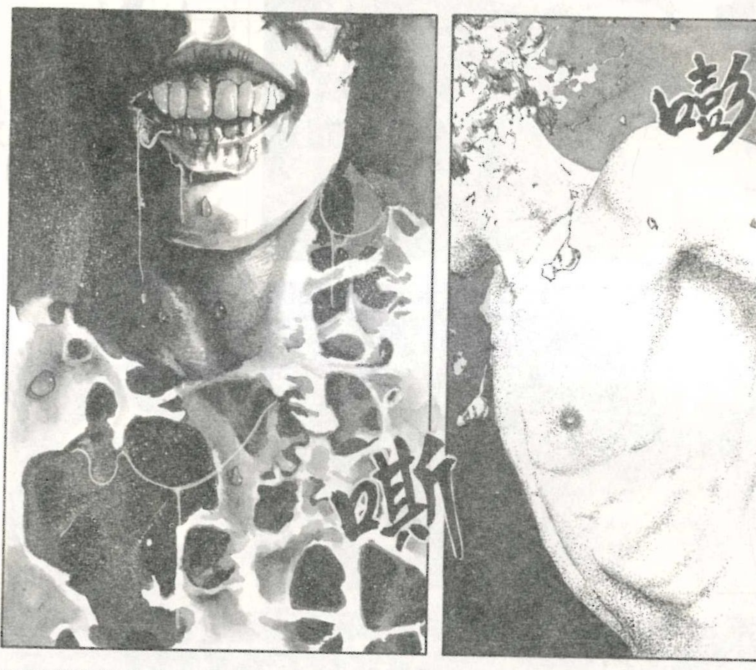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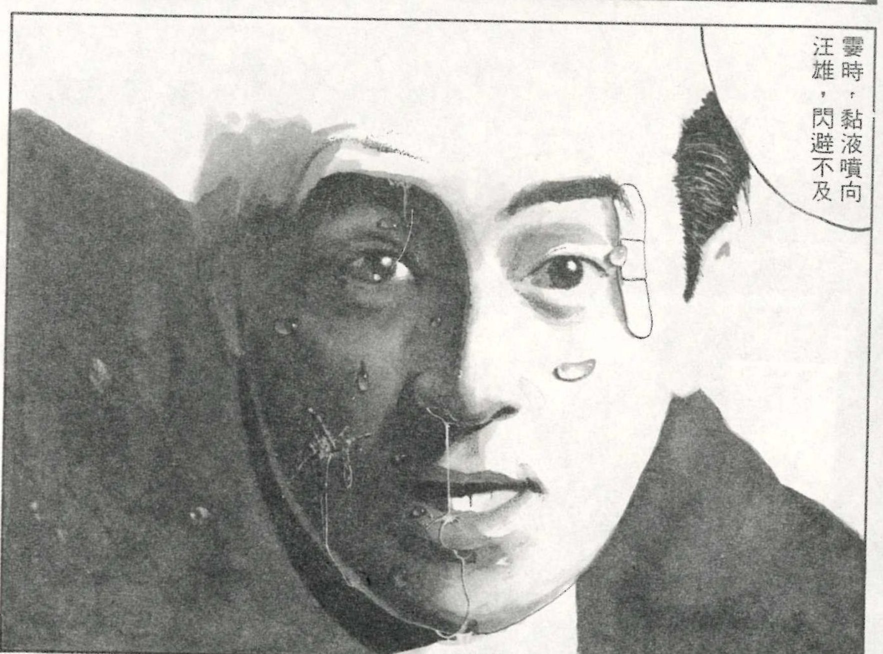



噗
棒觸骷髏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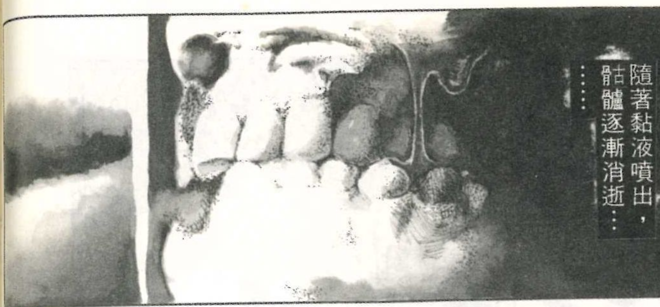
骷髏頭爆裂而開，黏液飛濺而出……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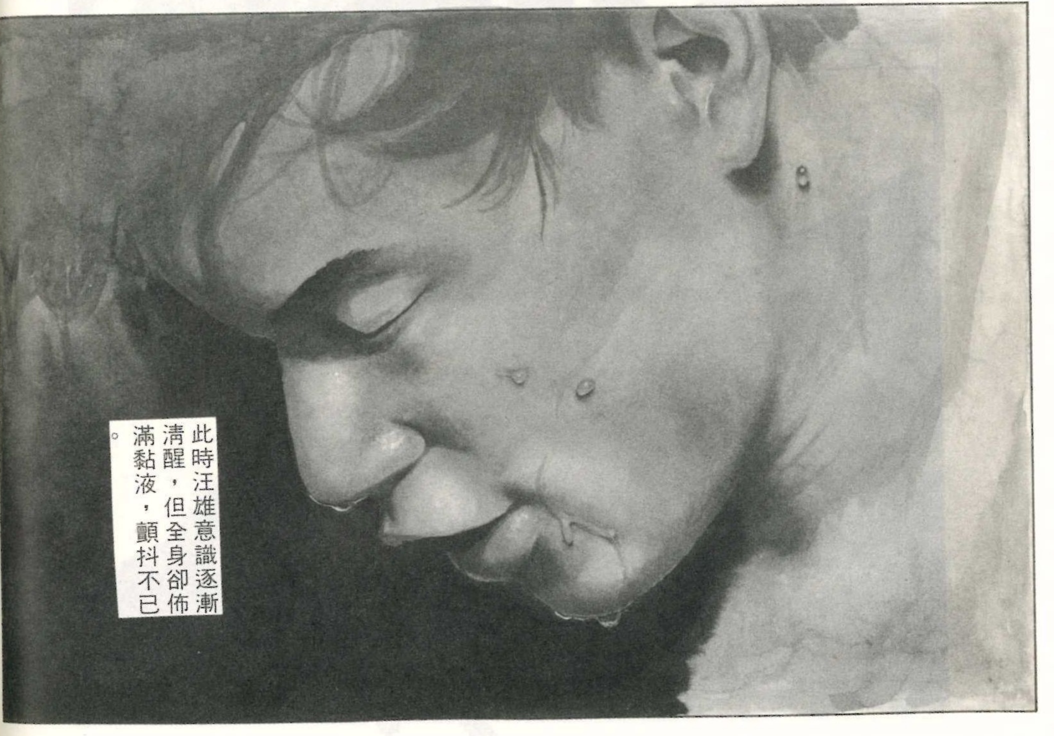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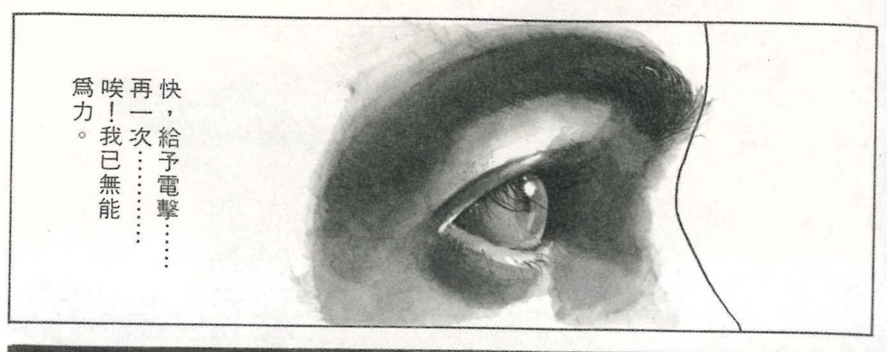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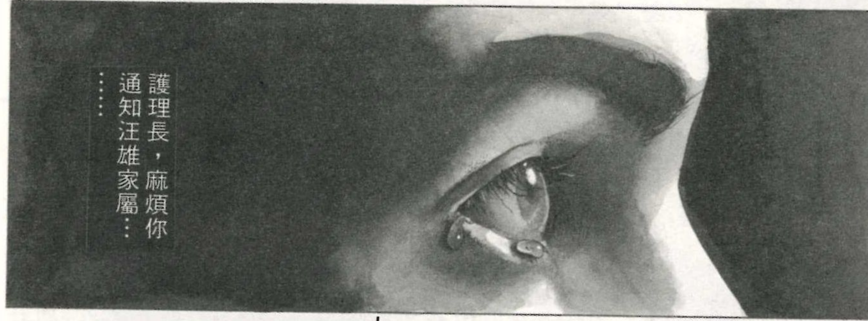

隨著黏液噴出，
骷髏逐漸消逝……


霎時烟消雲散……


此時汪雄意識逐漸清醒，但全身卻佈滿黏液，顫抖不已。


快，給予電擊……
再一次………
唉！我已無能爲力。


我怎麼全身無法動彈…
怎麼說不出話來……


護理長，麻煩你通知汪雄家屬……


不，我不想死！

[作者簡介]





李英杉 生於民國五十六年，協和工商美工科畢業，現專心從事漫畫創作。

陳秋玲 生於民國五十七年，現從事服飾業，興趣為寫作及服飾設計。

[得獎感言]

自協和工商美工科畢業後，對於漫畫逐漸產生興趣，尤其看過鄭問及一些有名漫畫家的作品後，深深感覺到「有為者亦若是」，他們目前的成就，也就是我要奮鬥的目標。

在入伍前，因一時疏忽，發生車禍；住院期間，曾失意頹喪了好一陣子，但是在家人朋友的悉心照顧下，對人生我又重拾起信心。入伍後，在一次例行訓練中，舊創復發，又被送進醫院。這一進一出，看透人生痛苦的另一面，病床上躺著的，輕則骨折，重則變成植物人，在他們心裡似乎都在吶喊著「為什麼是我！」我的朋友就是其中之一，他年僅25歲，出車禍前活蹦亂跳，如今生命雖持續，但對周遭事物卻已毫無感覺。我常自忖，他的人生應該是美好的，但在這裡，卻猶如人間地獄一般，我似乎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在他的腦海裡好像有一股潛意識在呼喚著：「我不想，死！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將……」。於是我決定以漫畫來表達我心中的感覺，這也是我創作〈地獄〉的主要原因。在此要感謝陳秋玲小姐給予我的協助。

本來這次比賽我並沒有抱著得獎的念頭，只是希望自己的創作意念能夠得到某種肯定。在此要感謝諸位評審給予我的鼓勵與支持，更要感謝幻象雜誌能夠提供一個自由發揮的園地，讓喜歡漫畫的新生代畫家們有個彼此切磋的機會。

「漫畫」這一條路雖然很艱辛，但亦有其樂趣，路途雖遙遠，但是我始終抱持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再接再勵，愈挫愈奮」。誠如洪德麟先生在時報副刊所言：「漫畫創作是件痛快的挑戰，參與比賽更能感受競技的興奮；漫畫需要勤加練習才能駕輕就熟，而且必須有瘋狂的投入和毅力與耐心」讓我們共勉之。

——李英杉

四月15日汪雄入院
五月1日　死亡
死亡原因　不明
診斷結果　嚴重精神妄想症

評審的話

《科幻漫畫獎講評》

◉張系國

《地獄》獲得一九九一年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漫畫類首獎，《喜劇》獲得二獎，兩者都因爲創意而得獎，又各有千秋。

《地獄》的創意在於技巧。作者揉合水墨畫及寫眞畫，生動鮮活的勾描出人間地獄的情景。

《喜劇》的創意不僅是主題。他有機的結合了版畫的技法，使用黑白色調，完整敘述出一個駭人的故事。內容和形式完全統一，是《喜劇》最大的長處。可惜某些部分稍嫌粗糙，如果作者畫得再用心些，《喜劇》就十全十美了。



◉科幻漫畫獎決審委員張系國

◉科幻漫畫獎決審委員張國立

《地獄》和《喜劇》都有原創性，不模倣不抄襲，這是它們分獲首獎和二獎的主要原因。我們的青年漫畫家初試啼聲，就能畫出這樣成熟的作品，實在令人高興！

◉張國立

《地獄》的動人之處在細膩，但失敗之處在草率。此話怎講呢？

在繪圖方面，作者很有心的運用了各種噴、灑、滴、流的手法，使畫面更趨於豐富，這是細膩之處，可是在人物的刻畫上，顯然不夠生動，不免草率。

我一直認爲人物是漫畫的重心，漫畫的氣勢是以人物爲主而形成的，鄭問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精心營造場景，最重要的還是人物的刻工。

雖然如此挑剔，《地獄》有一個值得許多年輕漫畫家學習的特點：畫面上不該留白之處絕不留白，這也是作者運用許多技巧的原因。

儘量不留白的原因也在求畫面的豐富，使讀者有滿足感，感覺到畫面的生動。

乍看《地獄》，彷彿見到另一個鄭問的激動，相信李英杉將來若繼續執著於漫畫，必有所成。

■

在此次的參選漫畫作品之中，《喜劇》可以說最符合短篇的要求，故事簡單卻深刻，尤其沒有對白，加上版畫的手法，強調出黑色幽默的冷感。

機器人在未來主宰人類的科幻小說、漫畫、電影，都有過不少，可以說是人類對現代科技文明的一種省思。《喜劇》是以人類製造戰爭、戰爭消滅人類爲主題，在故事的架構上，透過兩段方式，加深作品與讀者間的隔離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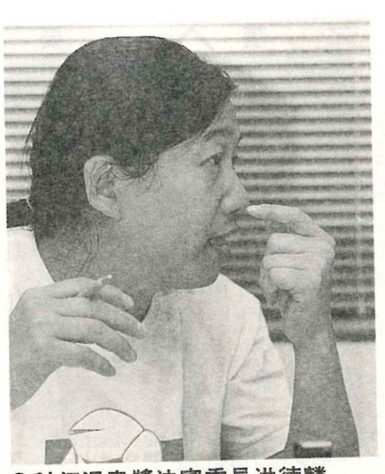
一、欣賞人類與戰爭的是機器人。

二、呈現人類與戰爭的方式是漫畫裡的電影。這種刻意製造隔離的手法，應來自「史詩」劇場，透過各種阻撓讀者、觀衆感情介入戲劇的辦法，使讀者能冷靜的居於第三者的地位，對戲劇提出的問題自我省思。

〈喜劇〉在這一方面相當成功，而採用版畫的表現方式，在當前台灣的漫畫界，也是令人激賞的嘗試。

◉洪德麟

〈地獄〉的創作，是以作者自我剖白的心路歷程作爲題材，是頗爲貼切的「心得」之作。



◉科幻漫畫獎決審委員洪德麟

在得獎感言中，李英杉以他自己車禍後住院的見聞，感受到生命的無奈，以及當兵時舊傷復發，看到病友們掙扎，輕則骨折、重則植物人的病況，令人莫不爲之心酸。「爲什麼是我？」是李英杉爲不幸遭遇所做的註解。

以繪技而言，李英杉並非高手，以漫畫創作而言，〈地獄〉線條部分繪技並不流暢，反而成爲全篇的敗筆。但在寫實的技巧上，卻看得出他的寫實功力，由於看得出是參考的痕跡，醫師一角是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的相片所改造的，欠缺獨創性。

由於是以冥想的方式敍述其病患的心思，所以作者以意識流的寫意傳達腦海中所「妄想」的情景。敍述的手法堪稱新穎，而且，可謂是種前衛的創舉。但是，在「漫畫文化」的大衆化性格上，過於實驗的技法，並不能在市場上起共鳴。實驗是漫畫標新立異所必然的趨勢，但其通俗性的親和力必須建構在淺顯易懂，在〈地獄〉的演出上仍嫌生澀、不夠流暢。

在線條的歷練上，李英杉得再下一番工夫，目前而言，在線條的應用上，顯得生疏、凌亂，甚至在第十一頁的幾個場景，均出現素描基礎不穩的短路現象，如右上格，人的肢體根本上是個大敗筆，第三格的動作也是一種不該出現的錯誤，敍述也欠缺銜接的順暢。如果要在漫畫創作上有所作爲，李英杉必須在線條上痛下功夫苦練一番。

故事的鋪陳亦然。故事的內容太過於單調。編劇手法雖有革命性的變革，但是，得在通俗化方面多研究，使得畫面的交待有共鳴的感受及聯想的創意。

不過，以一個漫畫新人而言，李英杉倒是值得期待的。個人的建議也是一份奢求。創作是不斷求新求變，求大衆化的普及，演出、繪技、故事都得以繪畫符號之誇張取得一目了然的通俗。但是，這些技巧的層面是要時間及耐心去經營的。期望李英杉有這份能耐。■

獲第二名的〈喜劇〉，作者是六十四年次的年輕人。林尚德，以十六歲的少年人而言，作品〈喜劇〉看起來是太成熟了，一比較之下，才讓人感受到後生之可畏。就讀商業美術科系的小伙子，用毛筆勾勒出版畫高反差的特殊效果，予人一種未曾有的視覺震撼。在中國，魯迅曾大力提倡版畫藝術下，版畫技法也在「連環圖」上大放異彩，但是以現代感的方式敍述一個令人驚喜的奇想，在台灣還是第一回。〈喜劇〉全篇有它極完整的整體風貌。

事件是以揶揄人類你爭我奪的劣根性爲主，諷刺人類自取滅亡的經由。以機器人的未來世界爲故事的骨幹是科幻題材常見的，創意並沒有很大的突破；然而，在諷諭效果上卻顯而易見。以年紀輕輕的林尚德而言，創新是須歷經一次再一次的實踐、實驗方能摸索出定型的目標來。假以時日，林尚德是可以寄望的大將之材。

〈喜劇〉據林尚德的說法是，構想由他們漫畫社的學長給的，而且是被逼出來的。創作是種無限可能的挑戰，也是一神秘未知而充滿驚異傳奇的「思考探險」。在故事上、在繪技方面，或在演技方面（包括編劇），都能在無中生有、創造出不可思議的世界來。〈喜劇〉故事雖平淡無奇，「人物」造型卻已有相當不錯的概念，取材也是小有創意（由於要在世界趨勢中創新類型是不容易的，能在別人的作品中獲得啓示是必要的）。尤其是新人的摸索期，林尚德能集思廣益是值得鼓勵的模式。

■

綜觀此次的「科幻」漫畫新人，台灣漫畫的新紀元已然形成。但在商品化的趨勢中，新人或中堅輩畫家少有人有此認知。使漫畫人見人愛，這是非常重要的，漫畫是大衆化後方能譁衆取寵，引起更多人的興趣，才有「錢途」可言。有了「錢途」才能持續創作的動力。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二至五時
地點：台北市大理街132號時報周刊會議室
決審評審委員：
張系國（幻象雜誌創辦人）
葉言都（小說家）
張大春（小說家）
列席：
楊人凱（時報周刊副總編輯）
張敏敏（幻象雜誌發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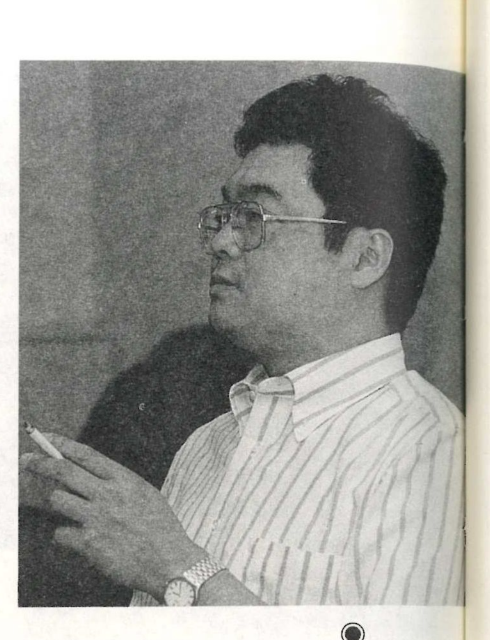
小說獎決審會議紀要

〔一九九一年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攝影／張震嘉
◎整理紀錄／高靜芬

一九九一年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小說類決審會議於六月十四日假時報周刊會議室召開。

這項由幻象雜誌主辦，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時報周刊以及四川科學文藝、香港



◉科幻小說獎決審委員張系國

科學與科幻叢刊、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新加坡聯合早、晚報協辦的獎項，小說類部分共收到六十三件參選作品，其中台灣四十二件、中國大陸八件、香港六件、馬來西亞六件、美國一件。評審工作分初審、決審兩個階段。

參選的六十三件作品在經過初審評審委員周浩正、阿盛、黃海、林燿德等四位作家評審之後，共選出下列十四件進入決審：

大國民、借龍行動、廣告世界、鸞魚案始末、國殤、娃娃坊、哈雷彗星、宇宙墓碑、開天闢地者、黃沙、長平血、地底月亮、藍色的夢、玄祕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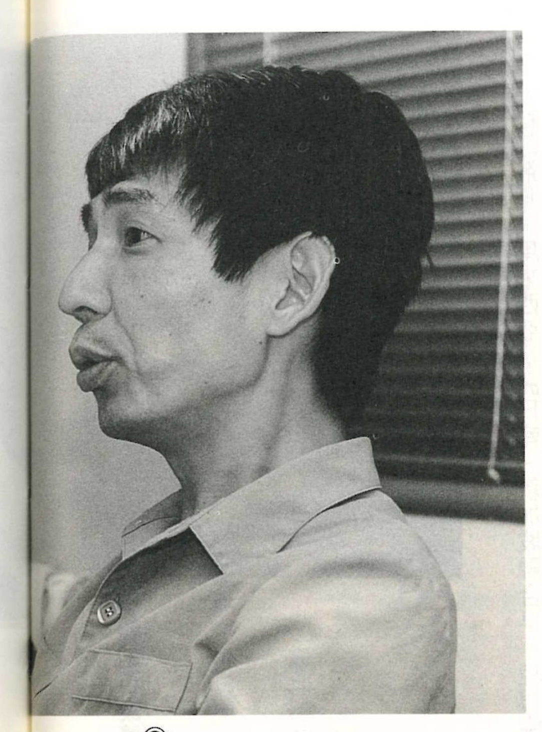
這十四件作品，在決審評審委員張系國、葉言都、張大春的第一次討論下，共入圍了八篇，它們是：

大國民、長平血、哈雷彗星、宇宙墓碑、藍色的夢
地底月亮、開天闢地者、鸞魚案始末

由於獎額有四個（首獎一名、二獎一名、三獎兩名），因此三位決審委員每人再以記名方式選出四篇如下：

●**宇宙墓碑**（張系國、葉言都、張大春）
●**長平血**（張系國、葉言都、張大春）
●**鸞魚案始末**（張系國、葉言都、張大春）
●**地底月亮**（葉言都、張大春）
●**藍色的夢**（張系國）

〈藍色的夢〉只得一票，在張系國並不堅持下被淘汰，不過，葉言都認爲：「如果是給青少年看的話，那麼〈藍色的夢〉是一篇不錯的文章，我建議這篇可以考慮推薦給《幼獅少年》發表。」這項建議，獲得張系國和張大春的附議。



◉科幻小說獎決審委員 葉言都

於是只剩〈長平血〉、〈宇宙墓碑〉、〈地底月亮〉、〈鸞魚案始末〉四篇，決審委員重新以給點方式投票（第一名給4點、第二名給3點、第三名給2點、第四名給1點），以決定名次，結果如下：

●**宇宙墓碑**：張系國4點、葉言都3點、張大春4點，共計11點。
●**長平血**：張系國2點、葉言都4點、張大春3點，共計9點。
●**鸞魚案始末**：張系國3點、葉言都2點、張大春2點，共計7點。
●**地底月亮**：張系國1點、葉言都1點、張大春1點，共計3點。

但由於張系國對於〈長平血〉的名次比〈鸞魚案始末〉高，並不心服口服，於是彼此又起了一番「攻防戰」：

張系國：就小說本質來講，〈長平血〉是篇很好的小說，但是就科幻的精神來講則未必，尤其在讀到一半的時候就已差不多知道結局。

葉言都：〈長平血〉和〈鸞魚案始末〉這兩篇所寫的，都是人類在某種情況下會產生什麼樣的心理或行爲的探討，在這一點上，兩篇並無軒輊。但是老實說，我不太喜歡〈鸞魚案始末〉刻意加上去的科幻包裝。

張大春：〈鸞魚案始末〉作者似乎要去堆砌出人性裡面非常多的內在因素，可是問題也在作者處理他所要分析的這些內在因素，仍然止於一個非常陳舊的語言概念，其實我也在想作者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作者是故意的。

張系國：我就是不服氣，爲何〈長平血〉的名次會在〈鸞魚案始末〉之上。

葉言都：我頂多同意這兩篇一樣。

張大春：我最大的極限是可以把這兩篇並列。

「攻防」之後，三位決審委員的結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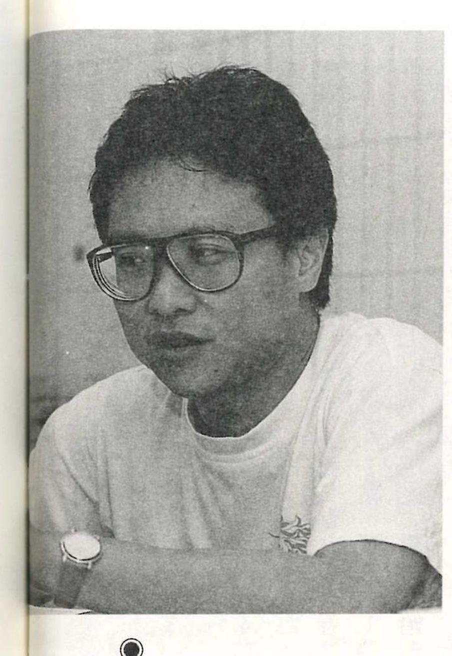
第一名〈宇宙墓碑〉獎金十萬，〈長平血〉和〈鬻魚案始末〉並列第二，獎金各三萬（第二名原獎金五萬，加上第三名兩名原獎金各一萬，合起來七萬除以二，剩下一萬給佳作），佳作爲〈地底月亮〉，獎金一萬。

這樣的結果終獲一致同意，於是開始討論首獎〈宇宙墓碑〉：

葉言都：〈宇宙墓碑〉首尾相貫、主題明確、文字不差，寫作方式嚴謹，小說的技巧也沒問題。這是一篇「後設小說」，但後設得很自然，沒有把幾個東西硬拼湊在一起的情況。

在這篇小說中，無論上篇、下篇，都提出「宇宙大開發」時代、「技術決定論」時代，最後還有一個正在成形的新時代。在上篇，它的時空是「技術決定論」時代的末期到新時代的開始，下篇的時空是「宇宙大開發」時代的末期到「技術決定論」時代開始，這讓人聯想到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經歷的歷史過程。

張大春：〈宇宙墓碑〉的優點，第一，結構非常完整，這是小說最重要的，而且



◉科幻小說獎決審委員張大春

其上、下篇之間的呼應都很明確；最有趣的是，它是以一個非常非常有理性的安排與架構來揭出一個浪漫的情感，而且完全不濫情，這是很難得的。第二點是，它其實是一個預知的歷史小說，鋪陳整個人類的內在特質。

最後要提的是，它是有備而來的，是衝著獎而來的。這一點，我倒有個看法，就是說，如果像〈藍色的夢〉這種小品夠精緻的話，對那些衝著獎而來的「偉大」作品也可能會造成威脅，而我也希望這種精緻小品不要太灰心喪志，因爲，其實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情形已經發生了，我認爲去年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獎首獎〈速度的故事〉就是完整、可愛的精緻小品，我認爲這個趨勢在成形之中。

張系國：我同意大春的看法，將來這種「四兩撥千斤」的作品大有可爲。另外，我覺得〈宇宙墓碑〉就遠勝於目前坊間熱門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同樣的主題與企圖，〈宇宙墓碑〉只用了約二萬字，而《黃禍》花了六、七十萬字也不過就講這些。

決審過程至此圓滿結束，各得獎作品及作者名單如下：

首獎：（獎金台幣十萬元，獎牌一座）

〈宇宙墓碑〉 **韓 松**（大陸）

二獎：（獎金各台幣三萬元，獎牌一座）

〈長平血〉 **姜雲生**（大陸）

〈鬻魚案始末〉 **劉慧媛**（台灣）

佳作：（獎金台幣一萬元，獎牌一座）

〈地底月亮〉 **樊 聖**（台灣）

推薦發表：（刊出時依稿費計，獎狀一紙）

〈藍色的夢〉 **顏 楓**（台灣）

✲

[科幻獎外一章]

科幻大對決

張大春指控張系國「謀殺」科幻；
台灣的科幻小說被「謀殺」了嗎？
張系國眞的是「兇手」嗎？
兩造對簿公堂，各有說詞，各有助拳

◉張國立　攝影／張震嘉

編按：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頒獎典禮，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台北市來來大飯店金鳳廳舉行。頒獎典禮原訂於時報廣場舉行，之後並舉行一場「科幻大對決」公開座談會，後因會場改至來來飯店，座談會亦移師清香齋茶坊。以下是張國立對這場「科幻大對決」的精彩實況報導。

十月十二日，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才於歡樂的氣氛中頒獎結束，一股騰騰的殺氣又在兩個小時後，於忠孝東路的清香齋茶坊內，爆發出一場「科幻大對決」。

對決的原因出自張系國身上，對喜愛科幻小說的讀者來說，張系國這個名字當然不陌生，因爲他正是在台灣文壇放了一把科幻火的人。對於這把火，有些人很有意見，理由是，放火雖無罪，張系國卻拿把扇子搧，只讓火頭向一個方向走，這就有罪。

這天，按鈴控告張系國的是同宗的張大春，張大春說：

「我非把張系國繩之以法不可。」

下午五點十五分，原告、被告及一干辯護者，包括張系國、張大春、葉言都、黃海、呂應鐘、林崇漢、洪德麟、林燿德、孟絕子、陳弘等，以及座談會主持人楊人凱，先後抵達淸香齋，《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首先點出兩造對簿公堂的根本原因：

「我引用本屆時報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姚一葦先生的話，現在社會上，許多事情的界限不清；科幻文體也是如此，於台灣仍是弱勢的次文類，近年來在張系國的努力之下，科幻小說固然已自成一派，但仍列在八大門派之外，希望藉此次辯論，使科幻也成爲文學界的名門正派。」

張大春「原告」

科幻小說無法較爲通俗

這番話表面上肯定了張系國的努力，實際上卻揭示出：

1.科幻小說之不被列入名門正派，是因爲不爲人重視，而爲何不受人重視？簡單的說，讀者層面不夠廣。張系國既爲宗師，似難辭其咎，由此加以衍伸，可得到下一個辯證焦點：

2.誰謀殺了台灣的科幻小說？

誰是兇手呢？張大春首先發言，話鋒出鞘，直逼張系國額頭。

張大春：張系國在台灣科幻小說的發展上是功臣也是罪人，從他創設的科幻小說獎成立以來，爲台灣的科幻小說加上沈重的意識負擔，例如小說得對社會或對政治有一定的反應，於是始終無法較爲通俗；幸好還有一個倪匡——我不是說倪匡比張系國高明，而是由此可比較出，張派較缺乏號召力，吸引不到看熱鬧的讀者，使他的「文以載道」限制了台灣科幻小說的發展面，自絕於衆，因此萬惡皆歸於張系國。

張系國：科幻小說的確是弱勢文體，也就是非主流文學，正因如此，科幻小說不需要走主流文學的約定俗成，而科幻的一大吸引力便在於陌生感、隔離感。

對於我的「文以載道」，基於前面所說的，此「道」非傳統。我的個性不喜歡被傳統之道所束縛，而是尋找傳統之外的另一面，由而走上另一「道」。

大春所說，台灣現在的科幻小說都講求恢宏之道，有一部分的錯在於我，但另一部分則在作者，原因在於作者是從讀者中產生的，模仿爲成長的必要過程，例如過去的科幻小說獎，許多稿子是寫機器人，這可歸罪於台灣科幻讀者能看到的科幻小說作品並不多，模仿的範圍必然有限。

「道」是無所不在的，關鍵在於是否抓到科幻小說的精髓，所以我無罪，我



◉張大春指控張系國「謀殺」科幻，諸君子各懷心思；面對鏡頭者左起：林燿德、張系國、孟絕子、葉言都、呂應鐘、劉慧媛、楊人凱、張大春。

還是主張「道」。

葉言都談「道」
如何擴大科幻小說市場

張大春：「道」是至大的，但至大會使作品喪失焦點。學習寫作的人會師法前人，形成了小說的傳統，麻煩也跟著出現，例如艾西莫夫寫了《我，機器人》，以後便有了一大批寫機器人的小說，而更早之前也有時間旅行、合成人等等，但這都無法幫助張系國，怎麼說呢？張系國自己寫的，及過去科幻小說獎的得獎作品，似乎都強調歷史環境的反應，過度的聚焦必造成對學寫者的誤導，我呼籲作者要從最早的元素裡去找靈感，而不是在恢宏的視野上尋找，對於已出現的誤導，要抨擊。

張系國：先看機器人這個例子，機器人不是出現在艾西莫夫之後，世界上最早的機器人是亞當和夏娃，上帝造亞當的科幻小說手法是捏點土、吹口氣，後來上帝覺得亞當不快樂，又造夏娃——第一個女機器人。這個故事的涵義多奇妙，也有其「道」，其道既深刻又有趣。

所謂誤導的問題，應是讀者、作者將機器人想得太過於窠臼，以致把機器人界定在電腦、機器上。所以這種誤導，我也許有罪，但有罪的是大家，罪在未突破窠臼。

此時在一旁的葉言都發言，他針對的是「道」的問題，而非正反任何一方。

葉言都：會發生科幻小說的「文以載道」問題，在於台灣的科幻小說無法獲得太大的共鳴，使「文以載道」成為帶罪的嫌疑者。

這些年我和文學界的關係已很淡，較偏重在經營管理上，所以我從經營公司的立場來看，台灣之所以如此，是文學書籍，特別是暢銷書的市場尚未完全資本主義化，不能和美日相比，如果一本書可以輕易賣到一、二百萬本，那麼為迎合多數讀者胃口而寫的科幻小說自會出現，屆時即使想「文以載道」，也無一統天下的能力，大眾及小眾文學也會各有其生存空間。

因此今天的問題是如何擴大科幻小說的市場，大陸便是個值得開發的目標。

雙方都有護盤
問題只在寫得好不好

呂應鐘：在「文以載道」的論點上，

◉座談會主持人楊人凱（立者）秉公直斷，宣布和解，（坐者左起）洪德麟、張國立、林崇漢、黃海似乎仍沈浸在「對決」的氣氛中。

我偏向張大春，台灣的科幻小說經張系國的推廣，賦以過高的層次，而限制了市場。

首先，一般人的科技知識不足，科學工作者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因此許多人排斥科幻小說。

其次，「文以載道」又形成區隔，贏不到廣大市場的支持，這是否是作者未建立起與讀者間的橋樑，使作者的用意無法傳達給讀者？

林燿德：我站在張系國這邊。其實科幻小說在台灣所受到的支持超過其他的次文類，不過既爲次文類，因此有其範圍，在此區別中，「道」必存在於其中，何況每一個小說家皆有其意識形態存在，就連倪匡也是如此。

我這麼講是強調，「道」必存在。

再看市場問題，科幻小說的市場和科幻市場不同，後者大，如《少年快報》，又如電影《外星人》、《星際大戰》等等，都和科幻沾上邊；台灣的文學市場已將科幻小說包含於其中，問題只在寫得好不好。

回到「道」上來，通俗文學與通俗科幻亦有其「道」，如日本漫畫《ＡＫＩＲＡ》，討論人類於其發展極限時該走什麼路，儘管故事很淺，其「道」鮮明。所以通不通俗與「道」無關，「道」必存在，不過「道」要有其說服力。

「道」實與市場無關，張系國即使「文以載道」，也談不上謀殺了台灣的科幻小說。

張系國亦並非全然無問題，問題不在於「道」，而是在於其他文類都是先建立下面的部分，張系國卻先建上面，沒有建下面的部分。

張大春：林燿德的論點有錯誤，「文中有道」是人人皆有，和「文以載道」在定義上絕對不同。

兩造最後和解
全面開拓創作的樂趣

黃海：小說獎的確限制了台灣科幻小說的發展，不過一個小說家應有「文以載道」的胸襟，但科幻小說卻以出奇制勝來載其道。

洪德麟：我站在張大春這邊；以日本的科幻漫畫爲例，過於思考性的不易爲人接受，現在台灣科幻小說的瓶頸是不夠通俗化，我認爲不必給科幻小說太重的思想負擔。

孟絕子：「文中有道」是消極的、不自覺的，「文以載道」是有意識的，武俠小說到金庸手裡，也明顯的載其道，卻也大賣座。

林崇漢：我只寫過一本科幻小說《從黑暗中來》，寫之前便有傳達理念的意圖，才會有寫的慾望；小說寫的是人類一直追求長生不死、大同世界，其實這是達不到也不好的，因爲快樂原本建立在痛苦與缺憾上，肚子餓了才想吃，吃了才有滿足感。爲了傳達理念才會寫，所以「文以載道」必然存在。

經過近兩小時的辯論，張系國先爲自己做結論。

張系國：我們先有上層結構，這是歷史問題，因爲有了小說獎才吸引了一批作者，下層的配合不足，也在辦科幻小說獎時即發現，因此辦《幻象》雜誌，但又遇到市場問題。現在檢討，問題不在大衆、小衆，而在分衆，我們尚未好好開發讀者，也未掌握住通俗性。

張大春：基於被告已認罪，我方幾乎已無結論可下，但希望被告對過去所種下的孽因，應從速釐正，並全面開拓創作的趣味。

至此辯論終結，不過並未判刑，因爲在座談會主持人《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楊人凱的斡旋下，雙方決定私下和解，走出茶坊進酒館，好好喝上幾杯。✻

〔科幻小說獎首獎〕

宇宙墓碑

◉韓 松

天鵝座α星系這座孤寂的墳，
它在向我們暗示著什麼，
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猜出……



圖／李 林

【上篇】

我十歲的時候，父親認爲我可以適應宇宙航行了。那次我們一家夥去了獵戶座，乘的當然是星際旅遊公司的班船。不料在返航途中，飛船出了故障，我們只得勉勉強強飛到火星著陸，等待另一艘飛船來接大家回地球。

我們著陸的地點，靠近火星北極冠。記得當時大家都心情焦躁，服務人員便讓人們換上宇航服出外散步。降落點四周散布著許多舊時代人類遺址，船長說，那是宇宙大開發時代留下的。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們在一段幾里長的銅牆面前停留了很久，跟著牆後面便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場面。

現在我知道那些東西就叫墓碑了。但當時我僅僅被它們森然群立的氣勢鎭住，一時裏足不前。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平原，地面顯然經過人工平整。大大小小的方碑猶如雨後春筍一般筆出，有著同一的黑色調子，煥發出寒意，與火紅色的大地映襯，著實奇異非常。火星的天空擲出無數雨點般的星星，神秘得很。我少年之心突然地悠動起來。

大人們卻都變了臉色，不住地面面相覷。

我們在這個太陽系中數一數二的大墳場邊緣只停留了片刻，便匆匆回到船艙。大家表情很嚴肅和不祥，而且有一種後悔的神態，彷彿是看到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我便不敢說話，但卻無緣無故地有些興奮。

終於有一艘新的飛船來接我們了。它從火星上啓動的一刹那，我悄聲問父親：

「那是什麼？」

「哪是什麼？」他仍愣著。

「那銅牆後面的呀！」

「他們……是死去的太空人。他們那個時代，宇宙航行比我們困難一些。」

我對死亡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感性認識，大概就始於此時。我無法理解大人們刹那間態度爲什麼會轉變，爲什麼他們在火星墳場邊一下子感情複雜起來。死亡給我的印象，是跟燦爛的舊時代遺址緊密相連的，它是火星瑰麗景色的一部分，對少年的我擁有絕對的魅力。

十五年後，我帶著女朋友去月球旅遊。「那是一個未開發的旅遊區，妳將會看到宇宙中最不可思議的事物！」我又比又畫，心中卻另有打算。事實上，背著阿羽，我早就跑遍了太陽系中的大小墳場。我佇立著看那些墓碑，達到了入癡入迷的地步。它們靜謐而荒涼的美跟這寂寞的星球世界吻合得那麼融洽，而墓碑本身也確是那個時代的傑作。我得承認，兒時那次經歷對我心理的影響是微妙而深遠的。

我和阿羽在月球一個僻靜的降落場離船，然後悄悄向這個星球的腹地走去。沒有交通工具，沒有人煙。阿羽越來越緊地攥住我的手，而我則一遍遍翻看那些自繪的月面圖。

「到了，就是這裡。」

我們來得正是時候，恰逢地球正從月平線上冉冉升起，墓群沐在幻覺般的輝光中，彷彿在微微顫動著，正紛紛醒來。這裡距最近的降落場有一百五十公里。我感到阿羽貼著我的身體在劇烈戰慄。她目瞪口呆地望著那幽靈般的地球和其下生機勃勃的墳場。

「我們還是走吧。」她輕聲說。

「好不容易來的，幹嘛想走呢？妳別看現在這兒死寂一片，當時可是最熱鬧的地方呢！」

「我害怕。」

「別害怕。人類開發宇宙，便是從月球開始的。宇宙中最大的墳場都在太陽系，我們應該驕傲才是。」

「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來光顧這兒，那些死人知道麼？」

「月球，還有火星、水星……都被廢棄了。不過，妳聽，宇宙飛船的隆隆聲正震撼著幾千光年外的某個無名星球呢！死去的太空人地下有靈，定會欣慰的。」

「你幹嘛要帶我到這兒來呢？」

這個問題使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爲什麼一定要帶上女朋友萬里迢迢來欣賞異星墳塋？出了事該怎麼交待？這確是我沒有認眞思考過的問題。如果我要告訴阿羽，此行原是爲了尋找宇宙中愛和死永恆交織對立的主題和情調，那麼她必定以爲我瘋了。也許我可以用寫作論文來解釋，而且我也確實在搜集有關宇宙墓碑的材料。我可以告訴阿羽，舊時代宇航員都遵守一條不成文的習俗，即絕不與同行結婚。在這兒的墳塋中你絕對找不到一座夫妻合葬的。我要求助於女人的現場靈感來幫我解答此謎嗎？但我卻沈默起來。我只覺得我和阿羽的身影成了無數墓碑中默默無言的兩尊。這樣下去很醉人。我希望阿羽能悟道，但她卻只是緊張而癡傻地望著我。

「妳看我很奇怪吧？」半晌，我問阿羽。

「你不是一個平常的人。」

回地球後阿羽大病了一場，我以爲這跟月球之旅有些關係，很是內疚。在照料她的當兒，我只得中斷對宇宙墓碑的研究。這樣，一直到她稍微好轉。

我對舊時代那種植墓於群星的風俗抱有極大興趣，曾使父親深感不安。墓碑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代人幾乎把它淡忘了，就像人們一古腦把太陽系的姊妹行星扔在一邊，而去憧憬宇宙深處的奇景一樣。然而我卻下意識體會到，這裡有一層表象。我無法迴避在我查閱古籍資料時，父親陰鬱地注視我的眼光。每到這時我就想起兒時的那一幕，大人們在墳場邊神情怪異起來，彷彿心靈中某種深沈的東西被觸動了。現代人絕對不舊事重提，尤其是有關古代死亡的太空人。但他們並沒從心裡忘掉它，這我知道，因爲他們每碰上這個問題時，總是小心翼翼繞著圈子，敏感得有些過分。這種態度滲透到整個文化體系中，便是對歷史的虛無主義。忙碌於現時的瞬間，是現代人的特點。或許大家認爲昔日並不重要？或

僅是無暇去回顧？我沒有能力去探討其後可能暗含的文化背景。我自己並不是個歷史主義者。墓碑使我執迷，在於它給我的一種感覺，類似於詩意。它們既存在於我們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之中，又存在於它之外，偶爾才會有人光臨其境，更多的時間裡它們保持緘默，旁若無人地沈湎於它們所屬的時代。這就是宇宙墓碑的醉人之處。每當我以這種心境琢磨它們時，薊教授便警告我說，這必將墮入邊界，我們的責任在於復原歷史，而不是為個人興趣所驅，我們要使現時代一切庸俗的人們重新認識到其祖先開發宇宙時的艱辛與偉大。

薊教授的蒼蒼白髮常使我無言以對，但在有關墓碑風俗的學術問題上，我們卻可以爭個不休。在阿羽病情好轉後，我和教授會面時又談到了墓碑研究中一個基本問題，即該風俗突然消失在宇宙中的現象之謎。

「我還是不同意您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是反對您的。」

「年輕人，你找到什麼新證據了嗎？」

「目前還沒有。不過……」

「不用說了。我早就告誡過你，你的研究方法不大對頭。」

「我相信現場直覺。故紙堆已經不能告訴我們更多的信息了。資料太少。您應該離開地球到各處走一走。」

「老頭子可不能跟年輕人比啊，他們太固執己見。」

「也許您是對的。」

「知道新發現的天鵝座α星新葬嗎？」

「無名之墳，僅鐫有年代。它的發現將墓碑風俗史的下限推後了五十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技術決定論者的《行星宣言》就是在那前後不久發表的。墓碑風俗的消失跟這沒有關係嗎？」

「您認為一種文化規範的興起替代了舊的文化規範？」

「我推測我們不能找到年代更晚的墓葬了。技術決定論者一登台，墓碑風俗便神秘地隱遁在宇宙中。」

「您不覺得這太突然了嗎？」

「恰恰如此，才可以解釋時間上的巧合。」

「……也許有別的原因。那時技術決定論者還太弱，而墓葬制度存在已有上萬年歷史，宇宙墓碑也矗立上千年了。沒有東西能夠一下子摧毀這麼強大的風俗。很簡單，它沈澱在古人心靈中，叫它集體潛意識可以吧？」

教授攤了攤手。合成器這時將晚餐準備好了。吃飯時我才注意到薊先生的手在微微顫抖著。畢竟是二百歲的人了。有一種複雜的情緒在我心頭翻騰著。死亡將會奪去每一個人的生命，這可能是連技術決定論者也永遠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死後我們將以何種方式存在，仍然是心靈深處悄悄猜度著的。宇宙中林立的墓碑展示舊時代人類已經在思考它的答案，或許他們已將心得和結論喻入墓塋？現代人不再需要埋葬了。他們讀不懂古墓碑文，也不屑一讀。人們跟其先輩相比，難道產生了本質上的不同嗎？

死是無法避免的，但我還是擔心薊教授過早謝世。這個世界上，僅有極少數人在探討諸如宇宙墓碑這樣的歷史問題。他們沒沒無聞，而常常是毫無結果地工作著，使我憂心忡忡。

我不只一次地凝神於眼前的全息照片，它就是薊教授提到的那座墳，它在天鵝座α星系中的位置是如此偏僻，以致於直到最近才被一艘偶然路過的貨運飛船看到。墓碑學者普遍有一種看法，即這座墳在向我們暗示著什麼，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猜出。

我常常被這座墳奇特的形象打動，從各個方面，它都比其他的墓碑更契合我的心緒。普通的墓，都群集著，形成浩大的墳場，似乎非此不足以與異星的荒涼抗衡。而此墓卻孑然獨處，這是以往的發現中絕無僅有的一例。它址於該星系中一顆極不起眼的小行星上，這給我一種經過精心選擇的感覺。從墓址所在的地域望去，實際上看不見星系中最大的幾顆行星。每年這顆小行星都以近似彗星的橢圓軌道繞天鵝座α運轉，當它走到遙遙無期的黑暗的遠日點附近時，我似乎也感到了墓主寂寞厭世的心情。這一下子便產生了一個很突出的對比，即我們看到，一般的宇宙墓群都很注意選擇雄偉風光的襯托，它們充分利用從地平線上躍起的行星光環，或以數倍高於珠穆朗瑪峰的懸崖作背景。因此即便從死人身上，我們也體會到了宇宙初拓時人類的豪邁氣概。此墓卻

一反常規。

這一點還可以從它的建築風格上找到證據。當時的築墓工藝講究對稱的美學，墓體造得結實、沈重、宏大，充滿英雄主義的傲慢。水星上巨型的金字塔和火星上巍然的方碑，都是這種流行風格的突出代表。而在這一座孤寂的墳上，我們找不到一點這方面的影子。它造得矮小而卑瑣，但極輕的懸挑式結構，卻有意無意中使人覺得空間被分解後又重新組合起來。我甚至覺得連時間都在墓穴中自由流動。這顯然很出格。整座墓碑完全取材於當地，由該小行星上富含的電閃石構成，而當時流行的作法是從地球本土運來特種複合材料。這樣做很浪費，但好像人們在乎的不是這個。

另一點引起猜測的便是墓主的身分。該墓除了鐫有營造年代外，並無多餘著墨。常規作法是，必定要鐫上死者姓名、身分、經歷、死亡原因以及銘悼詞。由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假說。是什麼特殊原因，促使人們以這種不尋常的方式埋葬天鵝座α星系中的死者？

由於它幾乎可以斷定為墓碑風俗結束的最後見證，神秘性就更大了。在這一點上，一切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因為似乎是這樣的，即我們不得不對整個人類文化及其心態作出闡述。對於墓碑學者來說，現時的各種條件鎖鏈般限制了他們。我倒曾經計畫過親臨天鵝座α星系，但卻沒人能夠提供這一筆經費。這畢竟不同於太陽系內旅行。不要忘了，世俗並不贊成我們。

後來我一直未能達成天鵝座α之旅，似乎是命裡注定的。生活在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我個人也在發生變化。在我一百歲的時候，剛好是薊教授去世七十周年忌日。當我突然想起這一點時，也就憶起了青年時代和先生展開的那些有關宇宙墓碑的辯論。當初的墓碑學泰斗們也早跟先生一樣，形骸坦蕩了。追隨者們紛紛棄而他往。我半輩子研究，略無建樹，夜半醒來，常常捫心自問：何必如此耽迷於舊屍？先生曾經預言過，我一時為興趣所驅，將來必自食其果，竟然言中。我何曾有過真正的歷史責任感呢？由此才帶來今日的困惑。人至百年，方有大夢初醒之感，但我意識到，知天命恐怕是萬萬不能了。

我年輕時的女朋友阿羽，早已成了我的妻子，如今是一個嘮嘮叨叨的老太婆。她將一生不幸，這大概要怪罪於我。自從那次我帶她參觀了月球墳場，她就受驚得了一種怪病。每年到我們登月那個日子，便精神恍惚，整日囈語，四肢癱瘓。即便現代醫術，也無能為力。每當我查閱墓碑資料時，她便在一邊神情暗淡，煩躁不安。這時我便悄悄放下手中活計，步出戶外。天空一片晴朗，猶如七十年前。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有許多年沒離開過地球了。餘下的日子，該是用來和阿羽好好廝守了吧？

我的兒子築長年不回地球，他已在河外星系成了家，他本人則是宇宙飛船的船長，馳騁於衆宇，忙得星塵滿身。我猜測他一定涖臨過有古墳場的星球，不知他作何感想？此事他從未當我面提起，而我也暗中打定主意，絕不對他言說。想當初父親攜我，因飛船事故偶處火星，父子才得以目睹墓群，不覺唏噓。而今他老人家也已一百五十多歲了。

由生到死這平凡的歷程，竟導致古人在宇宙各處修築了那樣宏偉的墓，這個謎就留給時空去解吧。

這樣一想，我便不知不覺間放棄了年輕時代的追求，過了幾年釋然的日子。地球的生活竟這麼恬然，足以沖淡任何人的激情，這我以前從未留意過。人們都在宇宙各處忙碌著，很少有機會回來看一看這個曾經養育過他們而現在變得老氣的行星，而守舊的地球人也不大關心宇宙深處驚天動地的變化。

那年築從天鵝座α回來時，我都沒意識到這個星球的名字有什麼特別之處了。築因為河外星系的引力原因，長得奇怪地高大，是徹頭徹尾的外星人了，並且由於當地文化的薰染而沈默寡言得很。我們父子見面日少，從來沒多的話說。有時我不得不這麼去想，我和阿羽僅僅是築存在於世所臨時借助的一種形式。其實這種觀點在現時宇宙中一點也不顯得荒謬。

築給我斟酒，兩眼烱烱發光，今日卻奇怪地話多。我只得和他應酬。

「心寧他還好？」心寧是孫子名。

「還好呢。您常想他？」

「怎麼不帶他回來？」

「我也叫他來，可他受不了地球的氣候。上次來了，回去後生了一身的疹子。」

「是嗎？以後不要帶他來了。」

我將一杯酒飲乾，發覺築正在偷偷窺視我的臉色。

「父親，」他終於開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起來，「我有件事想問您。」

「講吧。」我疑惑地打量著他。

「我是開飛船的，這麼些年來，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星系。跟您在地球上不同，我可是見多識廣。但迄今爲止，尚有一事不明瞭，常縈繞心頭，此次特向您請教。」

「可以。」

「我知道您在年輕時專門研究過宇宙墓碑，雖然您從沒告訴我，可我還是知道了。我想問您的就是，宇宙墓碑使您著迷之處，究竟何在？」

我站起身來，走到窗邊，不使臉朝築。我沒想到築要問的是這麼個問題。那東西，也撞進了築的心靈，正像它曾使父親和我的心靈蒙受巨大不安一樣。難道舊時代人類眞在此中藏匿了魔力，後人將永遠受其陰魂侵擾？

「父親，我只是想隨便問問，沒有別的意思。」築囁嚅起來，像個小孩。

「對不起，築，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嗬，爲什麼墓碑使我著迷？我要是知道這個，早就在你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你一切一切跟墓碑有關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我沒有這麼做。那是個無底洞，築。」

我感到築低下了頭。他默然，似乎深悔自己的貿然。爲了使他不那麼窘迫，我壓制住感情，回到桌邊，給他斟了一杯酒。然後我審視著他的雙目，像任何一個做父親的那樣充滿關懷地問道：

「築，告訴我，你到底看見了什麼？」

「墓碑。大大小小的墓碑。」

「你肯定會看見它們。可是你以前並沒想到要談這個。」

「我還看見了人群，他們蜂擁到各個星球的墳場去。」

「你說什麼？」

「宇宙大概發瘋了，人們都迷上了死人。僅在火星上，就停滿了成百上千艘飛船，都是奔向墓

碑來的。」

「此事當眞？」

「所以我才要問您墓碑爲何有此魅力。」

「他們要幹什麼？」

「他們要掘墓！」

「爲什麼？」

「人們說，墳墓中埋藏著古代的秘密。」

「什麼樣的秘密？」

「生死之秘！」

「不！這不當眞。古人築墓，可能純出於天眞！」

「那我可不知道了。父親，人們都這麼說。您是搞墓碑的，您不會跟兒子賣關子吧？」

「你要幹什麼？要去掘墓嗎？」

「我不知道。」

「瘋子！他們沈睡了一千年了。死人屬於過去的時代。誰能預料後果？」

「可是我們屬於現時代啊，父親。我們要滿足自己的需求。」

「這是河外星系的邏輯嗎？我告訴你，墳墓裡除了屍骨，什麼也沒有！」

築的到來，使我感到地球之外正醞釀著一場變動。在我的熱情行將冷卻時，人們卻以另外一種方式耽迷於我所耽迷過的事物來。這事使我心神恍惚，一時作不出判斷。曾幾何時，我和阿羽在荒涼的月面上行走，拜謁無人光顧的陵墓，其冷清寂寥，一片窮荒，至今給我們身心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記得我對阿羽說過，那兒曾是熱鬧之地。而今築告訴我，它又重將喧嘩不堪。這種周期般的逆轉，是預先安排好的呢？還是誰在冥冥中操縱呢？繼宇宙大開發時代和技術決定論時代後，新時代到來的預兆已經出現於眼前了麼？這使我充滿激動和恐慌。

我彷彿又重回到幾十年前。無垠的墳場歷歷在目，籠罩在熟悉而親切的氛圍中。碑就是墓，墓即爲碑，洋溢著永恆的宿命感。

接下來我思考築話語中的內涵。我內心不得不承認他有合理之處。墓碑之謎即生死之謎，所謂迷人之處，也即此吧，不會是舊人魂魄攝人。墓碑學者的激情與無可奈何也全繫於此。其實是沒有人能淡忘它的。我又恍惚看見了技術決定論者緊繃的面孔。

然而掘墓這種方式是很奇特的，以往的墓碑學者怎麼也不會考慮用這種辦法。我的疑慮現在卻在於，如果古人眞的將什麼東西陪葬於墓中，那麼，所有的墓碑學者就都失職了。而蓟教授連悔恨的機會也沒有。

在築離開家的當天，阿羽又發病了。我手忙腳亂地找醫生。就在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我居然莫名其妙地走了神。我突然想起築說他是從天鵝座α來的。這個名字我太熟悉了。我仍然保存著幾十年前在那兒發現的人類最晚的一座墳墓的全息照片。

【下　篇】

——錄自掘墓者在天鵝座α星系小行星墓葬中發現的手稿

我不希望這份手稿爲後人所得，因爲我實無譁衆取寵之意。在我們這個時代裡，自傳式的東西實在多如牛毛。一個歷盡艱辛的船長大概會在臨終前寫下自己的生平，正像遠古的帝王希望把自己的豐功偉績標榜於後世。然而我卻無幸爲此。我平凡的職業和平凡的經歷都使我恥於吹噓。我寫下這些文字，是爲了打發臨死前的難捱光陰。並且，我一向喜歡寫作。如果命運沒有使我成爲一名宇宙營墓者的話，我極可能去寫科幻小說。

今天是我進入墳墓的第一天。我選擇在這顆小行星上修築我的歸宿之屋，是因爲這裡清靜，遠離人世和飛船航線。我花了一個星期獨力營造此墓。採集材料很費時間，而且著實艱苦。我們原來很少就地取材——除了對那些特殊條件下的犧牲者。通常發生了這種情況，地球無力將預置件送來，或者預置件不適於當地環境。這對於死者及其親屬來說都是一件殘酷之事。但我一反傳統，是自有打算。

我也沒有像通常那樣，在墓碑上鐫上自己的履歷。那樣顯得很荒唐，是不是？我一生一世爲別人修了數不清的墳墓，我只爲別人鐫上他們的名字、身分和死因。

現在我就坐在這樣一座墳裡寫我的話。我在墓頂安了一個太陽能轉換裝置，用以照明。整個墓室剛好能容一人，顯得舒適極了。我就這麼不斷地寫下去，直到我不能夠或不願意再寫了。

我出生在地球。我的青年時代是在火星上度過的。那時正值第一次開發宇宙熱浪襲來，每一個人都被捲進去了。我也急不可耐丟下自己的愛好——文學，報考了火星宇宙航行專門學校。結果我被分在宇宙救險專業。

我們所學的課程中，有一門便是築墓工程學。它告訴學員，如何妥善而體己地埋葬犧牲的太空人，以及此舉的紀念意義。

記得當時其他課程我都學得不是太好，唯有此課，常常得優。回想起來，這大概跟我小時候便喜歡埋葬小動物有一些關係。我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理論，其餘都用於實踐。先是在校園中搞大量設計和模型建造，而後進行野外作業。通常我們在大峽谷附近修一些較小的墓，然後移到平原地帶造些比較宏大的。臨近畢業時我們進行了幾次外星實習，一次飛向火星，一次去小行星帶，兩次去冥王星。我們最後一次去冥王星時出了事。當時飛船攜帶了大量特種材料，準備在該行星的嚴酷冰原條件下修一座大墓。飛船降落時遭到了流星撞擊，死了兩個人。我們都以爲活動要取消了，但老師卻命令將演習改爲實戰。你今天去冥王星，還能在赤道附近看見一座半球形大墓，那裡面埋葬的就是我的兩位同學。這是我第一次實際作業。由於心慌意亂，墳墓造得一塌糊塗，現在想來還心裡內疚。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星際救險組織，在第三處供職。去了後才知道第三處專管墳墓營造。

老實說，一開始我就不願幹這個。我的理想是當一名飛船船長，要不就去某座太空城或行星站工作。我的許多同學分得比我好得多。後來經我手掩埋的幾位同學，都已征服好幾個星系了，中子星獎章得了一大排。在把他們送進墳墓時，人們都肅立致敬，獨獨不會注意到站在一邊的造墓人。

我沒想到在第三處一幹就是一輩子。

寫到這裡，我停下來喘口氣。我驚詫於自己對往事的清晰記憶。這使我略感躊躇，因爲有些事情似是該忘記的。也罷，還是寫下去再說吧。

我第一次被派去執行任務的地點在半人馬座α星系。這是一個具有七個行星的太陽系。我們的飛船降落在第四顆上面，當地官員神色嚴肅而恭敬地迎接我們，說：「終於把你們盼來了。」

一共死了三名太空人。接著我們聽了情況介紹。他們是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遭到宇宙射線的輻射而喪生的。我當時稍稍舒了一口氣，因爲我本來作好了跟斷肢殘臂打交道的思想準備。

這次第三處一共來了五個人。我們當下二話沒說便問他們需要怎麼造。頭兒說往往對方會有某些特殊要求。但他們道：「由你們決定吧。你們是專家，難道我們還會不信任麼？但最好把三人合葬一處。」

那一次是我繪的設計草圖。首次出行，頭兒便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我，無疑是培養的意思。直到此時我才發現我們要幹的是在半人馬座α星系建起第一座墓碑。我開始回憶老師的教導和實習的情景。一座成功的墓碑不在於它外表的美觀華麗，更主要的在於它透出的精神內容。簡單來說，我們要搞出一座跟死者身分和時代氣息相吻合的墓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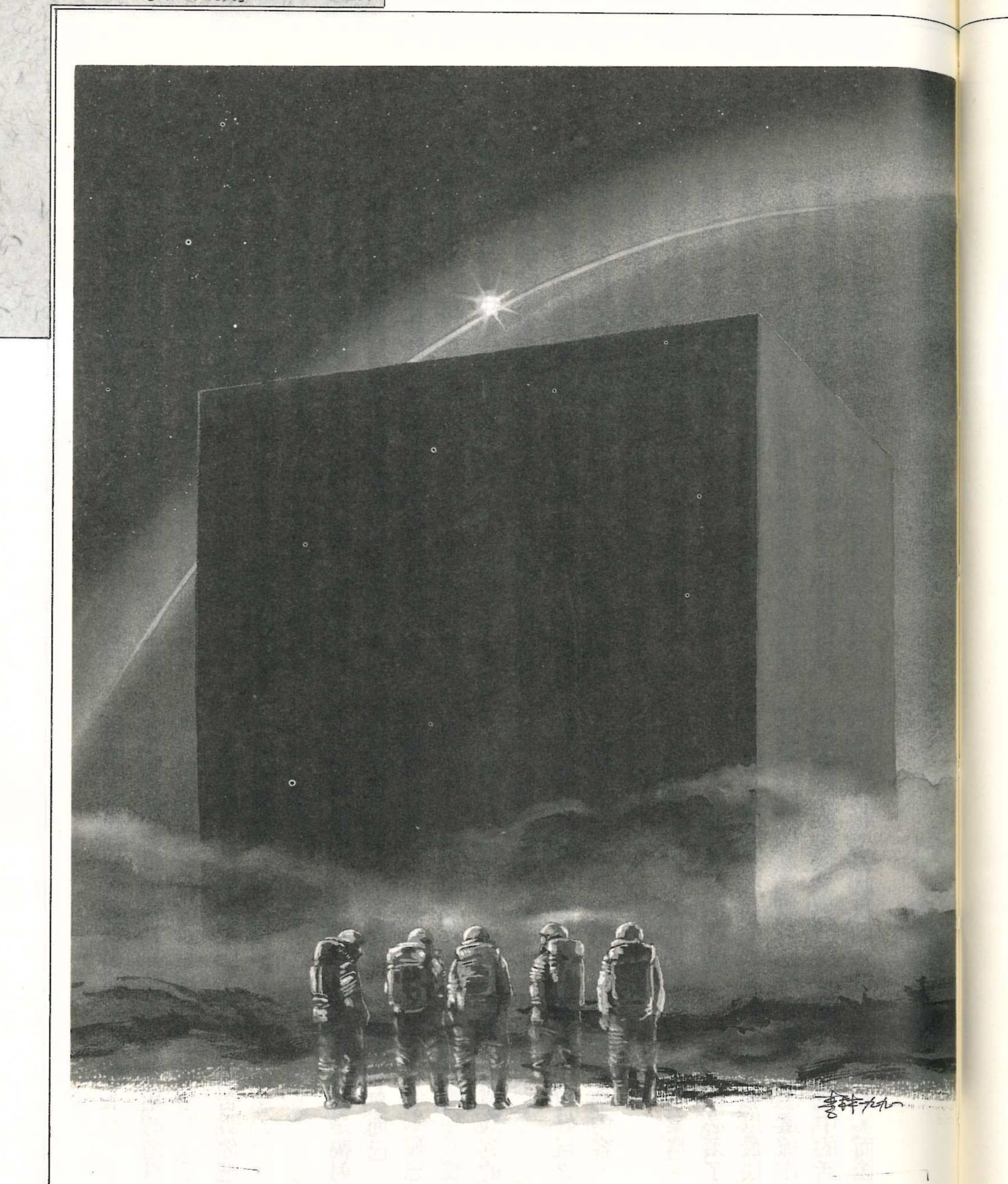
最後的結果是設計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堅如磐石。它象徵宇航員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形狀給人以時空靜滯之感，有永恆的態勢。死亡現場是一處無垠的平原，我們的碑矗立其間，四周一無阻擋，只有天空湖泊般垂落，萬物線條明晰。墓碑唯一的缺憾是未能表現出太空人的使命。但作爲第一件獨立作品，它超越了我學校時的水平。

我們實際上幹了兩天便竣工了。材料都是地球上成批生產的預置構件，只需把它們組合起來就成。

那天黎明時分，我們排成一排，靜靜地站了好幾分鐘，向那剛落成的大墳行注目禮。這是規矩。它在這顆行星特有的藍霧中新鮮透明、深沈持重。頭兒在微微搖頭，這是讚嘆的意思。我被驚呆了。我不曾想到死亡這麼富有存在的個性，而這是通過我們幾人的手產生的。墳塋將在悠悠天地間長存——我們的材料能保持數十億年原狀。

這時死者還未入棺。我們靜待更隆重的儀式的到來。

在半人馬座α星升上一臂高時，人們陸續地來到了。他們都裹著臃腫的服裝，戴著沈重的頭盔，



湮沒著自己的個性。而這樣的人群顯示出的氣氛是特殊的，肅穆中有一種駭人的味道。實際上來人並不多，人類在這個行星上才建有數個中繼站。死了三個人，這已很了不得。

我已經記不太清楚當時的場面了。我不敢說究竟是當地負責人致悼詞在先，還是向我們表示謝意在先。我也模糊了現場不斷播放的一支樂曲的旋律，只記得它怪異而富有異星的陌生感，努力想表達出一種雄壯。後來則肯定有飛行器隆隆地飛臨頭頂，盤旋良久，擲出鉑花。行星的重力場微弱，鉑花在天空中飄蕩，經久不散，令人迴腸蕩氣。這時大家都拼命鼓掌。可是是誰教給人們這一套儀式的呢？推到最後，爲什麼要由我們萬里迢迢來給死人築一座大墳呢？

送死者入墓是由我們營墓者來進行的。除頭兒外的四人都去抬棺。這時一切喧鬧才停下來，鉑花和飛行器都無影無踪了。在墓的西方，也就是現在向著太陽系的一方，開了一個小門。我們把三具棺材逐次抬入，祝願他們能夠安息。然而就在這時我覺得不對頭了。但當時我一句話也沒說。

返回地球的途中，我才問一位前輩：

「棺材怎麼這麼輕？好像學校實習用的道具一般。」

「噓！」他轉眼看看四周。「頭兒沒告訴你吧？那裡面沒人呢！」

「不是輻射致死麼？」

「這種事情你以後會見慣不驚的。說是輻射致死，可連一塊人皮都沒找到。騙騙α星而已。」

騙騙α星而已！這句話給我留下一生難忘的印象。我以後目睹了無數的神秘失踪事件。我們在半人馬座α星的經歷，比起等下我要談到的那件事，竟是小巫見大巫呢。

我的輝煌設計不過是一座衣冠塚！可好玩之處在於無人知曉那神話般外表後面的中空內容。

在第三處待久了，我逐漸熟悉了各項業務。我們的服務範圍遍及人類涉足的時空，你必須了解各大星系間的主要封閉式航線，這對於以最快速度抵達出事地點是很必要的。但實際上這種作法漸漸顯得落後起來，因爲宇航員在太空中的活動越來越彌散。因此我們先是在各星設點，而後又

開展跟船業務，即當預知某項宇航作業有較大危險性時，第三處便派上築墓船跟行。這要求我們具備航天家的技藝。我們處裡擁有好幾位第一流的船長，正式的宇航員因爲甩不掉他們而頗爲惱火和自認晦氣。我們還必須掌握墓碑工藝的各種流程，以及其中的變通形式，根據各星的情況和客戶的要求採取特殊作法，同時又不違背統一風格規定。最重要的，作爲一名營墓者必須具備非凡的體力和精神素質。長途奔波，馬不卸鞍地與死亡打交道，使我們都成了超人。我所說的超人當然暗指第三處工作人員不知不覺中戒絕了人的普通情感。事實上你只要在第三處多待一段時間，就會感到普遍存在的冷漠、陰晦和玩世不恭。全宇宙都以死者爲神，而只有我們可以隨便拿他們開玩笑。

從到第三處的第一天起，我便開始思索這項職業的神聖意義。要談這個，我不得不追溯一下墓碑風俗是如何蔓延到宇宙中的。官方記載的第一座宇宙墓碑建在月球上，這非常自然。沒有誰說得上是突發心思要爲那兩男一女造一座墳。後來有人說不這樣做便對不起靜海風光，這完全是開玩笑。其實在地球上早就有專爲太空死難者造的紀念碑了。這種風俗從一開始進入浩繁群星，便與我們的傳統有自然淵源。宇宙大開發時代使人類再次拋棄了許多陳規陋習，唯有築墓風一陣熱似一陣，很是耐人尋味。只是我們現在用先進技術代替了殷商時代的手掘肩扛，這樣才誕生了使埃及金字塔相形見絀的奇蹟。

第三處剛成立的時候有人懷疑這是否值得，但不久後就證明它完全符合事態的發展。宇宙大開發一旦真正開始，便出現了大批犧牲者，其數目之多，使官僚和科學家目瞪口呆。宇宙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人們論證的結果。然而開發卻不能因此停下來。這時如何看待死亡就變得很現實了。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進化的目的何在？人生的價值焉存？人類的使命是否荒唐？這些都是當時的大眾媒介大聲喧嘩的話題。我不是哲學家，我僅僅實錄了社會的提法。不管口頭爭吵的結果如何，第三處的地位卻日益鞏固起來。在頭兩年裡它很賺了一筆錢。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地球和幾個重要行星政府的暗中支持。直到神聖的方碑和金字塔形墓群首先在月球、火星、水星上大批

出現時，人們才不再說話了。這些精心構造的墳塋能承受劇烈的流星雨的襲擊。它們結構穩重，外觀宏偉，經年不衰。人們發現，他們同胞飄移於星際間的屍體重有了歸宿。死亡成了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這種人定勝天的心理產生得跟墓碑一樣突然，或許它自古就有了。第三處將宇宙墓碑風俗從最初的自發狀態引入一種自覺的功利行爲，這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人心草定，墓碑制度才又表露出雍容大度的自然主義風采。

現在已經沒有人懷疑第三處存在的意義了。那些身經百難的著名船長見了我們，都謙恭得要命。墓葬風俗已然演化爲一種宇宙哲學。它被神秘化，那是更後來的事。總之我們無法從己方打起念頭，說這荒唐。那樣的話，我們將面臨全宇宙的自信心和價值觀的崩潰。那些在黑洞白洞邊膽戰心驚出生入死的人們的唯一信仰，全在於地球文化的堅強後盾。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它僅僅出在我們內部。在第三處待的日子一長，其內幕便日趨昭然。有些事情僅僅是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才知道的，它從來沒有流傳到外面去。這一方面是清規教條的嚴格，另一方面出於我們心理上的障礙。每年處裡都有職員自殺。現在我寫下這一句話時，心仍蹦跳不止，有如以刀自戳。我曾悄悄就此詢問過同事。他說：「噤聲！他們都是好人。有一天你也會有同感。」言畢鬼影般離去。我後來年歲大了，經手的屍體多了，死亡便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成一具象在我眼前浮著。我想意志脆弱者是會被它喚走的。但我要申明，我現在採取的方式在實質上卻不同於那些自戕者。

有一段時間處裡完全被懷疑主義氣氛籠罩。記得當時有人提了這麼一個問題，即我們死後由誰來埋葬。此問明顯受那些自殺者的啓發，而且裡面包含的實際上不止一個問題。我們面面相覷，覺得不好回答，或答之不祥，遂作懸案。此後發生了上級追查所謂「勸改報告」的事，據說是處裡有人向總部打了報告，對現行一套作法提出意見。其中一點我印象很深，即有關墓碑材料的問題。通常無論埋葬地點遠近，材料都毫無例外從地球運來，這關係到對死者的感情和尊重。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傳統，風俗就該按風俗辦理。這一點《救險手册》規定得一清二楚。因此誰也不

能忍受報告中的說法，即把我們迄今幹的一切斥爲浪費精力和理性犬儒主義。報告還不厭其煩地論證了關於行星就地取材的可行性和具體技術細節。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作者被取消了離開地球本土的資格。我們私下認爲這份報告充滿了反叛色彩，而且指出了我們不曾想到的一個方面。我們驚詫於其語，懾其大膽，到後來竟有人暗中試行了那一套。某日有船載運墓料去仙女座一帶，途中燃料漏逸。按照規定，只能返航。但船長妄爲，竟拋掉墓料，以空船飛往目的地，用當地的岩漿岩造了一座墳，幹出了駭世之舉。此墳後來被毀掉重建了，當事者亦受處分。這是後話。

要花上一些篇幅將我們的感受說清是很困難的。我還是繼續講我們的工作故事。我仍舊挑選那些我認爲是最平凡的事來講，因爲它們最能生動體現我們事業的特點。

有一次我們接到一個指令，它與以往不同的是，沒有交待具體的星球和任務，只是讓築墓船全副武裝到火星與木星之間某處待命。我們飛到那裡後，發現搜索處和救險處的船隻已經忙碌開了。我們問他們說：「喂，你們行嗎？不行的話，交給我們吧。」但是沒有回話。對方船上似乎有一層焦灼氣氛。末了我們才知道有一艘船在小行星帶失蹤了，它便是大名鼎鼎的「哥倫布號」，人類目前最先進的型號之一。不用說其船長也就是哥倫布那樣的人物了。船上搭乘著五大行星的首腦人物。

我們在太空中等了三天，搜索部隊才把飛船的碎片找回一艙。這下我們有事幹了。雖然從這些碎片中要找出人的部分是一件很煩瑣的活，大夥仍然幹得十分出色。最後終於能夠拼出三具屍身。「哥倫布號」上面僅船員就有八名。出事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判明爲一顆八百磅的流星橫貫了船體，引發了爆炸。在地球家門口出事，這很遺憾。但慘狀卻是宇宙中共同的。

「他們太大意了。」宇航局局長在揭墓典禮上這麼總結。我們第三處的人聽了都哭笑不得。人們在地球上都好好的，一到太空中都小孩般粗心忘事，爲此還專門成立個第三處來照顧他們。這種話偏偏從局長口中說出來！然而我們最後都沒敢笑。那三具拼出來的屍體此刻雖已進入地穴，

但又分明血淋淋地透過厚牆，影象歷歷在目，神色冷峻，雙目睜開，似不敢相信那最後一刻的降臨。

有一種東西，我們也說不出是什麼，它使人永遠不能開懷。營墓者懂得這一點，所以總是小心行事。天下的墓已修得太多了，願宇宙保佑它們平安無事。

那段時間裡，我們反常地就只修了這麼一座墓。

在一般人的眼中，墓的存在使星球的景觀改變了。後者殺死了宇航員，但最後畢竟作出了讓步。

寫到這裡，我感到有些疲倦，這多半是因爲我不再進食的緣故。我的墓室很幽靜，而且更關鍵的是，這種舒適來自於它是我親手造的，完全爲了自己。我這雙老手，青筋暴起，枯乾如柴，眞想像不到那麼多鬼宅竟由它所創。它是一雙神手，以致於我常常認爲它已擺脫我的思想控制了，而直接稟領天意。好了，還是打起精神，在死之前把要寫的都寫下吧。

所有的營墓者都有這樣一雙手。我始終認爲，在任何一項營墓活動中，起根本作用的，既非各樣機械，也非人的大腦。手有直接與宇宙相通的靈性，在大多數場合，我們更相信它的魔力。

相對而言，思想則是不羈的，帶偏見和懷疑色彩的。在營墓者身上，我們常常看見一種根深蒂固的矛盾。那些自殺者都悲觀地看到陵墓自欺欺人的一面，但同時最爲精美的墳塋又分明出自其手，足以同宇宙中任何自然奇觀一比高低。我堅信這種矛盾僅僅存在於我們營墓者心靈中，而世人大都只被墓碑的不朽外觀吸引。我們時感尷尬，而他們則步向極端。

跟下來我想說說另外一件並不重要但也許大家感興趣的事：關於我的戀愛。

小時候在地球上看見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一無所知地玩耍，我便有一種塡空的感覺。我相信此時此刻天下有某一個女孩子是爲我準備的，將來要塡充我的生命。這已注定好了，就是說哪怕安排這事兒的人也改變不了它。我是一個奇怪的人不是？稍微長大後我便迷上了那些天使般飛來飛去的女太空人。她們臉上身上胳膊上腿上洋溢著

一層說不清是從織女星還是仙女座帶來的神氣，可愛透頂，簡直銷魂。那時候我也注意到她們的死亡率並不比男宇航員低，這愈發使我心裡滾滾發熱。

我偷偷地在夢中和這些女英傑幽會時，火星宇航學校還沒對我打開大門。這就決定了我的悲慘性。當晚些時候被告知宇航圈中有這麼一條禁忌時，我幾乎昏了過去。太空人和太空人之間只能存在同事關係，非此不能集中精力應付宇宙中的複雜現象。大開發初期有人這麼科學地論證，而竟被當局小心翼翼地默認了。這事最終在一般宇航員心中疙疙瘩瘩起來，並沒經過多長時間，飛船上的男人們都認爲找一個宇宙小姐必將倒楣。於是我們所說的禁忌便固定下來。你要試著觸犯它嗎？那麼你就會「臭」起來，夥伴們會斜眼看你，你會莫名其妙地找不到活幹，從一名大副變爲司舵，再降爲掌艙，最後貶到地球上管理飛船廢品站之類。我以爲宇航學校最終會爲我實現兒時願望提供機會，但我現在卻寧願變成一個地球公民。可是那時我已身不由己了。宇宙就是這麼回事，不容你選擇。

我獨人獨馬，以營墓者身分闖蕩幾年星空後，才慢慢對圈子中這種風俗有所理解。有關女人惹禍的說法流行甚廣，神秘感幾乎遍生於每個宇航員心目。我所見到的人，都能舉出幾件實例來印證上述結論。我不知是否眞有其事，但卻因其異樣語調而不敢開口相駁。末了他們再三叮囑我：「年輕人，不可任性！不可犯忌！否則大難臨頭！」男人們都相信一個說法，即女人之心力與宇宙某些不可知力量有暗道相通，這是男宇航員望塵莫及的。讓她們上天使宇宙的面目更微妙莫測起來，從此更耗去了男人的精力，增添了其緊張。

此後我便注意觀察那些女飛人，看她們有何特異之象。然而她們於我眼中，仍舊如沒有暗星雲阻擋的星空一樣明朗，怎麼也看不出大禍襲來的苗頭。她們的飛行事實使我相信，在某些事變面前女人確比男人更能應付。

有次我忍不住問一名地球女子，問她有無親近的女孩進入太空。她微笑點頭。接著我問她聽說過她們發生過什麼神秘的事嗎？她沈思，說：「不知道天上的事。」我始啞然。後來我接到了她的

一封求愛信，稱我爲太空英雄。

所有的宇航員在地球人眼中都不同尋常。

但是女宇航員會稱我們爲「太空英雄」麼？

有一年，記得是太陽黑子年，我們一次埋葬了十名女太空人。她們死於星震。當時她們剛好到達目的地，準備進入一家剛竣工的太空醫療中心工作。倖存者是她們的朋友和同事，也多爲女性。我們按要求在墓上鐫上死者生前喜愛的東西：植物或小動物、手工藝品。紀念儀式開始時，我聽見身邊一個聲音說：「她們本不該來這兒的。」

我側目見是一著緊身宇航服的小巧少女。

「她們不該這麼早就讓我們來料理，連具完屍也沒有。」我無限憐憫。

「我是說我們本不該到宇宙中來。」她聲音沈著，我便心一抽。

「妳也認爲女子不該到宇宙中來？」

「我們太弱。那是你們男人的世界。」

「我們倒不這麼看。」我冷冷地說，不覺又打量了她一眼。我以前還沒眞正跟一個女太空人說過話呢。這時在場的男人女人都轉過頭來瞧著我倆。

這就是我認識阿羽的經過。寫到這裡我停下筆，閉上眼睛，美滋滋又酸楚地咂味了好幾分鐘。

認識阿羽後我就意識到自己要犯規了。童年時代的感覺再度溢滿心中。我仍然相信命中注定有個女孩在等我等了好久，她是個天生麗質的太空人。

阿羽是護士小姐。即便在這個時代，我們仍需要那些傳統的職業。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白衣人正乘坐飛船，穿梭於星際，風度瀟灑，充滿危險。

直到我坐在墳塋中寫這些字時，我才注意到我竟一直忽略了的一點，即我和阿羽職業上的矛盾性。總是我把她拯救過來的人重又埋入陵中。她活著時我不曾去想這個，她死了我也就不用想它了。看一看，直到此時才意識到！我覺得應該把我倆的結識賦予一個詞：「墳緣」。我要感謝或怪罪的都是那十具女屍。

我那天回程中心神不定，以致於同伴們大聲談論的一件新聞也沒有聽進。他們大概在講處裡幾

天前失蹤的一名職員，現在在某太空城裡找到了屍體。他在那裡逛窯子，莫名其妙被一塊太陽能收集器上剝落的硅片打死了。我覺得這事毫無意思，只是一個勁地回想那墳地邊亭立的宇裝少女和她的不凡談吐。這時舷窗外一個衛星的陰影正飄過行星明亮的球面，我不覺一震。

我和阿羽偷偷摸摸地書信來往了兩個月，而實際見面只有數次。其間發生的幾件事有必要錄下。它們一直困惑著我的後半生，並促使我走進墳墓。

首先是我生病了，這就很奇怪，因爲我以前從不生病。我得的是一種怪病，發作時精神恍惚，四肢癱瘓，整日囈語，檢查起來又全身器官正常，無法治療。我不能出勤。往往這時就收到阿羽發來的信息，言她正被派往某某空域出診。等到她報告平安回到醫療中心站時，我的病便突然地好起來。

在這兩個月中，這種惱人的症狀經常襲擾我，而且都是在阿羽離開醫療中心深入太空時發生的。我事先並不知道她要走。要將此完全解釋爲某種心理作用是很牽強的，況且在阿羽死後，這種疾病還以一定周期來糾纏我。它是無法解釋和治療的。它給予我的是一種痛苦的體驗，夾雜著擔心、焦慮和愛的甜蜜，同時使我暫離墓碑。

我不能不認爲它是天降之疾，但它又似乎與阿羽有某種關係。但願這是巧合。

我病一好，便要出勤。跟著發生了第三處建處以來的大慘案。我們的飛行組奉命前往第七十星區，途中剛巧要經過阿羽所在的星球。我便攛掇船長在那星作中途泊繫，以添加燃料。他一口答應。領航員在計算機中輸入目的地代碼，整個飛行是極普通的。但麻煩不久後便發生了。我們分明已飛入阿羽所在的星區，卻找不到那顆星球。無線電聯絡始終清晰無比，表明該星球導引台工作正常，就在附近。可是儘管按照它指引的方向飛，飛船仍像陷在一個時空的圓周裡。

我從來沒看到過船長如此可怖的臉色。他大聲叫喊著，驅使大家去檢查這個儀器，又搬弄那個儀器。可正像我的怪病一樣，一切都無法解釋和修正。終於人們都停下不動了。船長吊著一雙眼睛逼視大家，說：

「誰帶女人上船了？」

我們於是遲疑地退回自己的艙位，等待死亡。良久，我聽見外面的吵嚷聲停止了，飛船彷彿也平穩了，忙打開艙門四顧。我不敢相信地發現飛船正在地球上空繞圈子，而船上除我一人外，其餘七人都成了僵屍。我至今已記不住各位同伴的死態了，唯看見他們的手，還一雙雙紫荊般向上舉著。

此事引起了處裡巨大震動。調查了半年，最後不了了之。在此後一段時間裡，我耳邊老迴響著船長的叫聲。我不認為他真相信船上匿有女子。航天者都愛這麼咒罵。然而我卻不敢面對如下的事實，即為什麼全船的人都死了，唯有我還活著，而且事件恰好發生在臨近阿羽工作的星球那一剎那。又是什麼力量遣送無人控制的飛船準確無誤回到了地球上空呢？

女人禁忌的說法又在我心中萌動起來。但另一個聲音卻拼命想否定它。

不久後我見到了阿羽。她好好生生的，看見我後驚喜異常。我一見面便想告訴她我差點作了死鬼，但不知為什麼忍住了沒說。我深深地愛著她，不在乎一切。我堅信如果真有某種存在在起作用的話，我和阿羽的生命力也是可以扭轉其力矩的。

我不是活下來了嗎？

至此為止我發覺我說了很多廢話，似乎偏離了本文的主題。宇宙墓碑在我和阿羽的戀愛過程中還沒有體現出更重要的角色意識。阿羽出場了，原先的話題便不說了。難道真是如此嗎？唉，我苦惱的是不能把宇宙中的諸方面歸結為一個統一體。

前面已說過，我和阿羽僅僅相處了兩個月。兩個月後她就死了。她要我帶她去看宇宙墓碑，並要看我最得意的傑作。這女孩心比天高，不怕鬼神。我開始很犯愁，但拗不過她。她死得很簡單。我讓她參觀的墓並不是最好的，但仍有一些東西很特別。我們爬上三百呎高的墓頂，頂上有一直徑數米的孔洞直通底部。我興致勃勃地指給她看：「妳沿著這往下瞄，便會——」她一低頭，失了重心，便從孔中直摔到了底部。

後來我才知道她有暈眩症。

一線星光正在遠處狡點地笑著。有一艘飛船正從附近掠過，飛得如此小心翼翼。此後一切靜得怕人。

我讓一個要好的同事幫我埋了阿羽。為什麼我不自己動手？我當時是如此害怕死。同事悄悄問我她是什麼人。

「一個地球人，上次休假時結識的。」我撒謊說。

「按照規定，地球人不應葬在星際，也不允許修造紀念性墓碑。」

「所以要請你幫忙了。墓可以造小一點。這女孩，她直到死都想當太空人，也夠可憐的。」

同事去了又回。他告訴我，阿羽葬在鯨魚座β附近，並且他自作主張鐫上了她的宇航員身分。

「太感謝了。這下她可以安心睡去了。」

「幸虧她不是真正的太空人，否則，大概是為你修墓了。」

很久我都不敢到那片星區去，更談不上拜謁阿羽的墳墓。後來年歲漸長，自以為參透了機緣，才想到去看望死去多年的女朋友。我的飛船降落在同事所說的星上，逡巡半日後，心不安得緊。我待了一陣，復跳上船奔回地球。隨後我拉上那位同事一齊來到鯨魚座β。

「你不是說，就在這裡麼？」

「是呀，一起還有許多墳呢！」

「你看！」

這是一個完全荒蕪的星球，沒有一絲人工的孑遺。阿羽的墓，連同其他人的墓，都毫無蹤跡。

「奇怪，」同事說，「肯定是在這裡。」

「我相信你。我們都搞了幾十年墓葬了，這事蹊蹺。」

黑洞洞的宇宙卻從背景上凸現出來，星星神靈活現地不避我們的眼光，眨巴眨巴地挑逗。我和同事突然忘了腳下的星球，對那星空出神起來。

「那才是一座真正的大墓呢！」我指指點點說，全身寒意遍起，雙腿也成了立正姿勢。

我那時就想到我在第三處可能待不長了。

第三處的解散事先毫無一點迹象，就像它出現一樣突然。在它消失之前宇宙中發生了多起奇異事件。大片大片的墓群憑空隱遁了，彷彿蒸發在時空中。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真相一直被掩飾

著，不讓世人知曉，但營墓者卻惶惶不可終日。那些材料不是十億年也不變其形的麼？仍然有一部分墓遺下，它們主要分布在太陽系或靠近太陽系的星區。這些地方，人的氣息最爲濃郁。第三處後來又在遠離人類文化中心的地方修了一些墓，然而它們也都很快失踪了，不留任何痕跡。星球拒絕了它們呢，還是接收了它們呢？

似乎是偶然間觸動了某個敏感部位，宇宙醒了。偏激的人甚至認爲它本來就是醒著的，只不過早先沒有插手。

那些時候我仍周期性地發病。神志不清中往往見到阿羽。

「我害了妳。」我喃喃道。

她沈默。

「早知道我們跟它這麼合不來，就不去犯忌了。」

她仍沈默。

「這原來是眞的。」

她沈默再三，轉身離去。

這時我便感到一個強烈的暗示，修一座新墓的暗示。

於是就有了現在的情形。天鵝座α星是一個遙遠的世界，比那些神秘消失的墓群所在的星球還要遙遠。我是有意爲之。我築了一座格調迥異的墓，可以說很噁心，看不出任何偉大意義。在第三處你要是修這樣一座墓，無疑是對死者的褻瀆。我覺得我已知道了宇宙的那個意思。這個好心的老宇宙，它其實要讓我們跟他安貼地走在一起、睡在一塊，天眞的人自卑的人哪裡肯相信！

這我懂的。但我的矛盾在於我雖然反叛了傳統，但歸根結柢卻仍選擇了墓葬。我還有一點點虛榮心在作怪。

寫到這裡我就覺得再往下寫沒什麼意思了。我要做的便是靜靜地躺著，讓無邊的黑暗來收留我，去和阿羽相會。

✻

【評審意見】

◉葉言都

當我們孤獨地面對宇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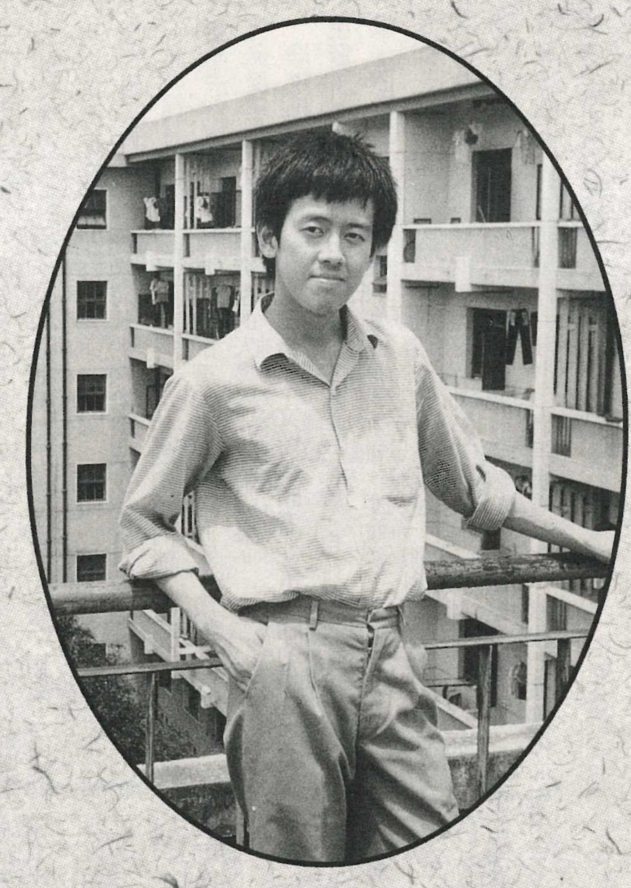
宇宙探險是科幻小說傳統的題材之一，歷來這方面的作品無數，即使這次比賽應徵的文章裡也有不少。今天要想以這種題材脫穎而出，非有不落窠臼的過人之處不可。就這點來說，本文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對於宇宙探險，本文基本的思考角度是：宇宙開發必然產生犧牲者，對犧牲者應如何處理？是爲他們建立宏偉的墓，要後人頂禮膜拜，效法其偉大獻身；或是認爲愚勇不足取，歷史不可追，墓葬根本沒有價值，因此必須讓它們消失？身爲宇宙大開發時代的探險家或技術決定論時代的普通人，都可以不必考慮這些問題而活得心安理得，唯有那些既知道內情，但又不能決定政策的人才活得痛苦，他們的妻子兒女當然也跟著倒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璧」顯然可以是造墓者知道的秘密，或研究墓的人獲得的學術成果。

由此出發，本文留給讀者非常廣闊的想像空間，讀者可以用人類思想與行爲爲經，宇宙開發、外星殖民爲緯，自行體會宇宙中墓葬的含義。文中上篇所述的時間在後，下篇所述的時間在前，更加深了歷史的感覺，使全篇故事能在極其廣漠深遠的時空進行，也屬於「文以載道」一派科幻小說成功的敘述技巧。

本文意象清晰，文字簡潔，敘述描寫均能抓住重點，上篇尤其緊湊，下篇則或許尚有可增減之處。無論如何，這是一篇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去讀、去想的小說，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有機會反省，當我們孤獨地面對宇宙，或者墓碑，或者宇宙墓碑時，會有什麼反應。

✻



[韓松簡介]

韓松，一九六五年生，重慶人。一九八八年畢業於武漢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一九九一年畢業於該校新聞系，獲法學碩士學位，現從事新聞工作。從大學時開始科幻及科普寫作，對飛碟研究亦有濃厚興趣，曾獲得大陸第二屆及第三屆科幻小說「銀河獎」。

[得獎感言]

◉韓 松

作爲一名普通科幻愛好者，我對這次評獎活動的組織者爲繁榮華人科幻藝術所做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我想這也是所有大陸科幻愛好者的想法。

第一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的成功舉辦，我以爲至少有如下意義：

第一、它加深了華人之間的理解和信任，通過科幻，我們表達了對居住的同一也是唯一星球的思考，從而認識到我們作爲類存在本質上的共同，這比我們的各種表面分歧要重要得多。這也便是科幻的超時空特性。

第二、它證明華人並不缺乏想像力和創造精神；作爲一個種族，雖然不曾率先登臨月球，但我們同樣有權利和靈氣將自己的生存空間科學化和藝術化，通過幻想和現實努力，創造出華人在科技、經濟和文化上的奇蹟。

第三、它像今年（一九九一年）在成都召開的「世界科幻年會」一樣，預示著科幻的下一個熱點或許將移至中國。不僅因爲這裡是東方神秘主義的故鄉，還因爲這裡早已洞察「天一合一」的秘密，培養了濃郁的人文精神，這意味著科幻的返璞歸眞，從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的人倫、社會和自然的分離走向它的眞正主題。

科幻藝術的確是華人可以盡情馳騁其才智的領域。

願我們更加地攜手，創作出讓世界矚目的作品！

（謝謝諸位）

*

〔科幻小說獎二獎〕

長平血

◉姜雲生

也許，我們身上流著的，還是當年趙國降卒身上的那種血……

圖／王明嘉

壹、

「躺上去，把頭盔戴上。」教授說。

「要脫鞋嗎?」我問。

教授笑了，他身邊那個女助手也笑了。

「很像在給你作老式X光檢查，是不是?」

「是很像。」我說。

我順從地躺到那張金屬活動床上。女助手走過來，輕輕地扶著我的腦袋，把一隻金屬頭盔套進我的頭部。我仰視著天花板，那上面有那麼多電線，活像一張彩色的蜘蛛網。蜘蛛網上幾十個閃亮的光點從一端流向另一端，恰如舞台上旋轉的彩燈。每當最後一個光點熄滅時，蜘蛛網中央的小小屏幕上就跳出一串數字來。

「血壓?」教授問。

「正常。」黑暗裡有個聲音回答說。

「脈搏?」

「正常。」

「呼吸?」

「正常。」

我笑笑。教授探過身子來，問道：「有什麼好笑的嗎?」

「確實是像在老式醫院裡作體格檢查!」我說。

「不過你可是在最現代化的時空實驗室裡作最了不起的幻覺實驗!」教授說。

「我知道。」

「那麼，開始吧——祝你成功！」教授說著，伸過他的大手，用力地拍了拍我的手背。我習慣地想伸出手去，不過我很快明白了：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兩隻手都被縛在金屬床的床架上了。手上的幾個穴道上都貼著小金屬片，有細細的電線從金屬片通往頭頂的儀器。

「也祝你成功，教授！」我說。

「現在，開始吧！」

有輕微的按動電鈕的聲音，接著是實驗室自動門開啓的聲響。有脚步聲在地毯上移動遠去的聲響。接著，在輕微的嗡嗡聲中，自動門復又關上。

現在耳朵裡只有我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了。

貳、

實驗室成了一個暗房。天花板和牆壁上的光點一如夜空中閃爍的星星。我想起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不禁有點害怕起來。父母倘若知道了，絕不會同意讓我到二千多年前的蠻荒山野裡去作什麼幻覺旅行的。還有我的未婚妻小雪……啊，小雪！

一切都消失了，眼前是小雪那可愛的笑臉，那明眸，那皓齒，那潔白如玉的脖頸……

心像一隻活蹦亂跳的小鹿，似乎要從胸腔裡跳出來。

「王，不要緊張，」頭盔裡的耳機中傳來教授的聲音，「你沒有任何理由……」

我噗哧一聲笑了起來。教授差點兒說漏了嘴！我知道他想說「你沒有任何理由害怕」。這是幻覺旅行實驗，不是時間機器！不用擔心被輸送到古代去了之後，萬一有什麼操作上的失誤或其它意料之外的差錯，便永遠回不到現實世界來了。幻覺機器唯一要控制的就是被實驗者的心理狀態。只要操作人員對幻境中極度恐怖、過度憤怒或壓抑的場面適當控制，使幻覺中旅行者的心臟能夠承受假想刺激，那便沒事了。只是，操作人員倘若過分地把安全感暗示給被實驗者，那麼幻覺旅行的效果便大不佳。教授一定發現了自己的疏忽，在稍稍停頓一會兒後，立即改口道：「你沒有任何理由臨陣脫逃，是嗎？」

嘿，教授！

「王，咱們開始，好嗎？」耳機裡，教授的聲音顯得很慈祥。

「開始吧！」我說。

天花板上那些亮點漸漸地，漸漸地消失了。有淡淡的青光從四壁漫出。原先四周牆壁上那些小小的光點也逐漸隱去，一如黎明天空上漸漸被晨曦吞沒的星星。不知是不是錯覺，我彷彿聽得有鳥兒啁啾、雄雞打鳴的聲音……

「告訴我，年輕人：你是誰？來這裡幹什麼？」耳機裡，還是教授的聲音。

「我叫王雨牛，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生。我想知道二千二百六十年前那場著名的『長平之戰』，趙國的降卒四十五萬人究竟是怎麼死的……」

「長平之戰嗎？你能不能簡單說說它的經過？」

「可以。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公元前二六〇年九月，趙國國君聽信了讒言，罷黜了老將廉頗，誤用了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結果在山西長平一戰，趙全軍覆沒。當時趙四十萬士卒向秦軍投降，秦將白起設計，把四十萬降卒全部活埋了……」

「你想體驗一下古代戰爭的場面？」

「不光是這樣。作爲一個歷史系的學生，我當然知道古代戰爭中，雙方兵力都是『號稱』多少多少，實際並不足數。但是，趙國降卒四十萬——這個數即使打個八折，也有三十多萬！秦將白起怎麼來得及挖三十萬個坑活埋他們呢？退一步說，倘若當時活埋用的是大坑，每個坑埋一百人，也得挖三千多個！再退一步說，就算秦兵有本事一下子挖出那麼多坑來，那麼，眼看著要被活埋的三、四十萬趙國降卒莫非一個個俯首帖耳，像豬狗一樣甘心隨隨便便被人活埋了？」

「很有意思，小伙子！我年輕時讀這段歷史，心裡也掛著相同的問號。如果你能解破這個千古之謎，那太好了！祝你走運！」

教授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遙遠，好像說話的當兒，他正朝遠處走去似的。我感到一陣倦意，慢慢閉上眼睛。咦！怎麼眼前反倒亮起來了呢？迷迷濛濛之中，但見河水縈縈，群山糾紛，四周一片荒蕪。我這是在哪裡呢？

「告訴我，年輕人：你是誰？來這裡幹什麼？」有聲音遠遠地傳來。好耳熟！這是誰呢？

「我叫……我叫……」我是誰？我究竟是誰？我到這荒涼山野地來幹啥？怎麼腦子裡像灌了漿糊似的，迷迷糊糊，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呢？

幸虧耳邊那聲音提醒我：「年輕人，你怎麼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呢？你不是阿貴嚒？你是趙國士兵。你們的老將軍一飯三遺矢，已被趙王收回將軍印。如今率領你們四十萬大軍的是趙括將軍。可嘆趙括將軍年少氣盛，只會紙上談兵！秦兵佯敗，他卻窮追不捨，結果被白起將軍斷了糧道。你們兩個多月來一直靠草根樹皮和馬肉充飢！你們軍中甚至還有互相殘殺爭吃人肉的。今天是秦昭王四十七年九月初七，你們的將軍剛在突圍時被亂箭射殺。你和你的弟兄們都已經投降武安君白起了……」

哦，是這樣……

我是阿貴……我是趙國士兵……廉頗……馬服子趙括……亂箭……

哦，左臂好痛……莫非我也中了箭？

叁、

「醒了！醒了！」

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發覺自己正仰天躺在亂草叢中。三個披甲帶盔的黑臉漢子圍著我。

「我……我這是在哪兒？」我問，聲音虛弱得連自己都感到納悶。

「阿貴哥，你這是餓慌了，先吃點吧！」一個瘦瘦的黑臉人說著，把一團黏糊糊的東西塞進我嘴裡。

我一口把嘴裡那團東西吞了下去，肚子反倒更餓了。那人又朝我口中塞了一點，這次我稍稍嚼了幾下，覺得腥腥的。吃完了，那黑臉漢子嘆了口氣，好像很捨不得似的，朝手中一團東西看了看，終於又撕下一小塊遞將過來。那勞什子靠近我嘴邊時，一股濃濃的腥臭味鑽進鼻孔。我問：

「這……是什麼東西？」

「阿貴，你真箇是餓昏頭了！咱們糧道被斷四十多日，莫非你還想吃山珍海味不成？這點肉還是弟兄們嘴巴裡省下來的呢！阿福兄弟攥在手裡二、三天了。見你傷得厲害，他誰都不讓吃，單餵你吃！你還……哼！」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漢子道。

「阿華，別埋怨阿貴哥了！誰叫咱們同鄉同里的呢？」那黑臉阿福說著，又把手中那腥臭的肉塊朝我嘴裡塞。我勉強張開嘴，三嚼兩嚼，硬嚥了下去。肚子雖說還餓，可是畢竟有點東西墊底了，虛弱的感覺頓時變好多了。

阿福、阿華，還有一個叫阿榮的，三位弟兄把我扶了起來。阿福遞過他手中我吃剩的那團東西道：「阿貴，你自己藏好了，莫讓秦兵看見……」

我接過那團黑乎乎的東西，倒眞是一小塊肉。肉塊上有早已乾結了的血，幾根卷曲的黑毛黏在上面。我拿近了一看，頓時明白了那肉竟是……一陣噁心，肚子裡的苦水伴著剛吞下的那些東西一古腦兒吐了出來……

就在這時，從我們身後躥出幾個瘦得像骷髏似的男人，爭先恐後地猛趴在地上，一下子把我吐出來的東西舐了個精光！

肆、

我們一隊趙國降卒，排成一字長蛇陣，由幾百個驍勇的秦國騎兵押解著，朝長平關以西一個小村寨王報村進發。秦國的騎士一個個身圓膀粗，騎在高頭大馬上，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再看我們這批俘虜，人人骨瘦如柴，蓬頭垢面，尤其是那些兩鬢蒼蒼的老兵，走著走著，便噗通一聲栽倒在路旁，再也站不起來了。殘暴的秦兵見有人倒下，怕他們裝死，就縱馬上前，讓驃悍的戰馬從他們身上疾馳而過，把一灘鮮血和殘破的腦殼留在身後……看見此情此景，誰不心驚肉跳！我虛弱得身上直冒汗，心裡叮囑自己：千萬別倒下！千萬別倒下……

誰也不清楚秦兵爲什麼要把我們押往王報村。廉頗將軍統帥三軍時，曾死守王報村，在那裡構築營壘，秦王嬴稷對此束手無策。直到趙王輕信反間計，罷免了廉頗將軍，王報村才被秦兵不戰而取。如今他們把我們趕牲口似的驅趕到王報村去，莫非藉此泄憤不成？

我想回頭看看阿福、阿榮和阿華等弟兄，猛聽得耳邊一聲尖厲的嘯聲，頭上重重地挨了一鞭。隱約間，我發覺身旁有個高大的秦兵騎在馬上，高舉著馬鞭正想再次朝我抽過來。就在此時，前面忽然傳來一陣喧鬧聲。那秦兵縱身揚鞭策馬，

飛也似地朝前疾馳而去。我摸摸臉上，火辣辣的像挨了火灼一般。

「好險喲，阿貴！莫回頭喲！你回頭了，虎狼兵還當你想逃跑呢！」阿福在我身後好心地叮嚀道。

前面又是一陣喧嘩。呼喊聲、叫罵聲、哭叫聲遠遠地傳來，隊伍頓時騷動起來。慌亂中，聽得阿福輕聲道：「弟兄們，乘機逃吧！」誰知他話音剛落，即有一個秦兵從前方飛馳而來，手中揮著鞭子，厲聲喝道：「坐下！統統坐下！」一陣騷亂，衆人紛紛在原地坐下。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兒兵動作慢了些，那秦兵從馬上飛來一鞭，可憐那孩兒兵頓時血流滿面，仰天倒下，連喊都沒喊一聲就斷了氣。我癱坐地上，心裡噗通噗通直跳。那個被鞭子抽死的孩子，血還從頭上的傷口往外冒。那個殺氣騰騰的秦兵還在聲嘶力竭地喊著：「違命者殺無赦！坐下！坐下！」

沒過多久，我們又被鞭子趕了起來，繼續朝前趕路。大約走了半里多路，先是聞得一股濃濃的腥臭，走近了，但見地上到處是猩紅的血水。從路中央到不遠處的斜坡上，堆滿了穿著趙國戎裝的屍體，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身上插滿了箭矢。路邊亂石叢裡一個禿腦袋叫人看得發怵，那精瘦精瘦的頭顱上，兩隻眼睛還像活人似的張得大大的。

山坡上，一個秦兵騎在馬上高喊：

「有敢逃亡者即如斯！」

伍、

我們這支趙國的殘兵敗將被押到王報村附近時，隊伍已經稀疏了許多。沿途不斷有人倒下，多數是餓死的，也有一些想逃跑而被秦兵亂箭射殺的。有時候騎在馬上的秦兵看著有不順眼的，猛一鞭子抽過去，也便結束了那人的性命。

到村口時，正是月黑星稀，伸手不見五指的半夜。忽然前面有傳令兵騎著馬得得得地飛馳而來，一路跑一路高聲用他那咸陽土話叫喊著。阿福前幾年去咸陽做過生意，聽得懂他那種怪頭怪腦的咸陽土話。

「秦兵讓咱們就地休息。管他娘！先睡下再說！」阿福這麼說著。四周一夥弟兄們都像喝醉

了酒似的紛紛癱倒在地上。

實在太累了！

剛躺下時，我還覺得地上的石塊、土疙瘩硌得背脊好痛好痛，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可是沒多久，我就迷迷糊糊做起夢來。我夢見回到家裡，我娘、我爹都驚喜地迎出門來。我娘抱著我的頭哭。奇怪的是他們哭起來沒有聲音，說話也沒有聲音，只見嘴巴一開一合，像在說話的樣子；說些什麼，一點也聽不見。後來我媳婦也從屋裡奔將出來，她喊了我一聲「王！」我聽見了，好生納悶。我問她：「你叫我什麼？我是阿貴呀！」媳婦又哭了，還是叫我「王！」我給弄迷糊了，鬧不清是怎麼回事！

後來他們煮飯給我吃。好香的小米飯！還有肥肉！我一碗一碗狼吞虎嚥地把米飯往嘴裡倒，一塊一塊夾了肥肉往嘴裡塞。好香！好過癮！不過，奇怪的是，任怎麼吃，肚子還是餓，餓……

那場飽吃一頓的美夢後來被肩膀上刀刺般的錐痛弄醒了。睜開眼睛時見一個秦兵正用鞭子朝熟睡的俘虜們身上猛抽，嘴裡還惡狠狠地連聲罵娘。

我肩上挨了一鞭子，人完全清醒了。跳起來一看，呀！我的娘！漫山遍野都是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趙國俘虜，在熹微的晨光下，黑壓壓的一片，活像一大群螞蟻！先前也曾傳聞趙括死後，我們四十萬弟兄全都舉旗投降，開頭還有點將信將疑。此刻站在王報村口的山頭上朝四下一看，這才相信了！唉，想起這一路上餓死、累死、被打死的弟兄們，心理一陣發怵……

接著，聽得有人猛喝一聲：「肅靜！」隨後是一聲響鞭。山谷裡的喧鬧聲頓時靜止下來，耳邊只聽得晨風颼颼，令人毛骨悚然。

不一會，對面山頭有鼓聲響起，一個白衣白馬的人拿出一面小旗亂舞。同時，又有一支白衣白馬的士兵從山頭朝四面八方俘虜隊伍中衝去，每個士兵都選定一個位置站定。阿福說，看來秦國將軍要親自訓話了，他們派一批傳話兵拉開一定的距離，把將軍的訓詞逐個向後傳，就像烽火台用狼煙傳遞消息一樣。果然，那些白衣士兵站定後不久，傳話就開始了。對面山頭上，先是有幾個人影晃動，接著，由遠而近，白起將軍的訓詞被逐句傳送過來——

「秦王以眇眇之身……秦王以渺渺之身……秦王以眇眇之身……

「興兵誅暴亂……興兵誅暴亂……興兵誅暴亂……

「賴宗廟之靈……賴宗廟之靈……賴宗廟之靈……

「所向披靡……所向披靡……所向披靡……

「趙王無信……趙王無信……趙王無信……

「數倍盟……數倍盟……數倍盟……

「故舉兵擊滅之……故舉兵擊滅之……故舉兵擊滅之……

「爾等蕞爾小民……爾等蕞爾小民……爾等蕞爾小民……

「毋為昏君死……毋為昏君死……毋為昏君死……

「可山呼萬歲而歸秦……可山呼萬歲而歸秦……可山呼萬歲而歸秦……」

阿福他們幾個弟兄聽不懂這文縐縐的話，都圍攏來問我。我向他們解釋說，白起將軍在傳秦王的旨意，要我們高呼秦王萬歲，歸順秦王。

「呸！」阿榮朝地上狠狠地吐了口唾沫，罵道：「昔日上黨百姓被秦兵攻破城門後，還紛紛歸趙，我堂堂趙國巨民，豈能歸順暴秦?!」

阿榮身後的阿華，一直鐵板著臉，這時也開口道：「昔日降秦，乃不得已，要世代為秦國子民，毋寧一死！」

另一位弟兄道：「吾趙國乃慷慨悲歌之地，豈能貪生怕死曲為秦人！」

那人的話音剛落，只見衝過來幾個秦兵，唰唰唰三道白光閃起，刀起頭落，三個人的無頭身子像三段劈斷了的枯樹幹，一齊倒將下去，那濺開的血水飛得四周的人滿身滿臉。一個秦兵騎在馬上狂笑道：「有敢反抗者如這廝一般下場！」

沒過多久，漫山遍野響起了趙國弟兄們的呼喊聲：「秦王萬歲萬萬歲！」……那喊聲震得山谷轟鳴，如海嘯山崩一般……

陸、

……………………

柒、

我們一支隊伍跌跌撞撞地朝村口走去。我的腦子裡迷迷糊糊，有好多事情弄不明白。先前王報村那個大山谷怎麼不見了?阿榮、阿華我記得是被秦兵刀砍了，那麼阿福呢?還有別的幾個面孔較熟識的弟兄都到哪兒去了呢?隊伍裡好像又少了許多人……

還有，為什麼心裡老是有一種偷了東西似的感覺?我總覺得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了，可是，到底發生了什麼，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只記得那天大家高喊「秦王萬歲萬萬歲！」之後，秦兵給我們送來米飯——那可是真的，不是做夢。至於吃過米飯後的事情，卻再也想不起來了。

我身邊走著一個陌生漢子。我向他打聽咱們這是去哪兒，那漢子冷冷一笑，鼻孔裡哼了一聲，道：「你我挖坑活埋自家弟兄有功，白起將軍賞我們一條命，放我們回家去……娘的，莫非你自己幹的虧心事兒都忘了?!」他這麼一說，我更迷糊了，想再問個明白，可是看看那臉凶相，又不敢再開口，只好拖著沈重的腳步，隨衆人朝村外

走去。

走到村口，恰好有段下坡路。我站在高處往前一看，哎呀！身邊的熟人雖說莫名其妙地少了許多，可是眼前這支隊伍依舊浩浩蕩蕩，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隊伍裡的弟兄們衣衫破舊，面孔消瘦墨黑，走起路來一個個像鬼影子似的飄飄悠悠，眞如一支叫化子大軍，叫人慘不忍睹！還有一件事情也叫我感到納悶：每個人的面孔上都有一種古怪的表情，好像一個個都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似的，誰也不敢看誰，大家都低著頭趕路……

大約中午光景，我們來到一個山隘口。前面群山壁立，巍巍森森，那峻峭的山頭直插雲際。兩邊群山夾著一片荒地，雜草叢生，亂石遍地。中間一條羊腸小徑，像根細細的繩子穿過荒地朝前迤邐遠去。

隘口有一隊秦兵把守著。我們走過時，見那些秦兵臉上不懷好意地笑著。大家不敢多看，我也垂著頭隨隊伍蹣跚前行。進了隘口，我望著大峽谷出神。眼前這景致好生面熟，像在哪裡見過！想了半天，又想不起來。小時候聽娘說過，有時候做夢能夢見前世的事情，莫非這眼前所見，也是夢中前世不成？

這支叫化子似的隊伍像一條巨蟒緩緩地朝前爬行，眼看太陽已經曬到頭頂了，人流還在峽谷中，也不見有人傳令停下休息。人又餓又累，眞想坐下來歇口氣。我朝前後看看，一個秦兵也沒有。我想坐下，可是心裡害怕得直跳。萬一被那些虎狼似的秦兵看見就沒命了。就這麼一步三回頭，想坐下又不敢，步履維艱地掙扎著朝前走。

忽然間前面的隊伍亂了起來。有人大喊：「我們上當了！」接著是叫罵聲、哭聲、乾嚎聲混成一氣。

「秦王倍信！說放我們回家，又使奸計！」

「娘的×！老子爲留條命回家供養老娘，活活坑了親兄弟，到頭來還是一死！操你秦王十八代祖宗！」

「秦兵呢？殺幾個秦兵出出氣！」

「娘的！秦兵早出了峽口啦！」

難怪一直沒見秦兵！

大峽谷突然間安靜下來。叫罵、哭喊、詛咒、乾嚎……都由一種恐怖的寂靜取代了。人們抬頭朝兩邊的山峰仰面望去，但見群山頂上，一個個

全副戎裝的秦兵齊刷刷地列隊站立，人人弓箭在手，個個殺氣騰騰。那叫人毛骨悚然的死寂只延續了沒多久，只聽得遠處山頭傳來一聲：「放！」頓時箭矢如雨、亂石如飛，我們這批俘虜頓時亂作一團，狼狽鼠竄。哭喊聲混雜著箭矢飛流的響聲、巨石翻滾砸碰的響聲，黑壓壓一群人活像一窩螞蟻，各自抱頭在作最後的掙扎。

我掉頭朝後面逃去，慌亂中也不管腳下踩著的是死人活人，只顧逃命要緊。誰知剛逃出一箭之地，前面的人如潮水般又退回來，有人高喊：「兩頭山隘口都被秦兵用巨石封死了！」

完了！原來秦兵把我們趕進峽谷，兩頭堵死，居高臨下用亂箭、巨石把我們活活射殺、砸死、活埋！我感到胸口發悶，呼吸緊迫起來，兩眼直冒金星。昏死過去時，隱隱見得身邊山腳下有塊石碑，上書猩紅的兩個大字：**殺谷**。

捌、

「他醒了嗎？」

「還沒有。」

其實我已經醒了。我還意識到剛才躺在這張鐵床上借助於最現代化的實驗手段去古代社會作了一番親歷旅行——當然，是在幻覺中。

我想稍稍休息一下。

「爲什麼抽掉那段錄像，教授？」

天哪！他們還作了錄像！

「凡是涉及到被測試者行爲評價的東西，我們一向是不公開的。」

「爲什麼？」

「難道你願意親眼目睹、甚至讓別人也來觀賞你性格、心理、行爲中那些你最不願承認的隱私部分嗎？」

「可是這畢竟只是幻覺旅行呀！」

「現代科學認爲精神分析學派關於本能衝動支配意識的理論基本正確。換言之，潛意識是心理活動的源泉和基本動力，它最眞實地反映了一個人的個性。」

女助手沒再說什麼。教授也沈默了。

「如果被測試者本人要求了解呢？」我問。

教授和他的女助手顯然被嚇了一跳。一陣難堪的寂靜之後，我看見教授狠狠地盯了女助手一

眼，那目光似乎在責備：「你不是說他沒醒嗎?!」

「哈，你醒了，王！」教授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一邊爲我解開頭盔上的電線。

「我想知道抽掉的一段……」我說。

「你想知道的是公元前二六〇年，長平之戰中秦兵如何活埋四十萬趙國降卒，你不是『看到』了嗎？在一個名叫『殺谷』的大峽谷……」教授的聲音帶著討好的味道。可是我仍堅持說：「我要看被抽掉的那段錄像！」

「不要太認眞，王……」教授說。

我兩眼直直地盯著他。教授終於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轉身看看女助手。女助手低下頭，轉身想離去。

「你們都可以留下。」我說。

「那不是很光彩的……」教授說。

「我知道。」我冷冷地說。

玖、

被抽掉的那段錄像很長。放的時候，看上去像上世紀初剛發明的無聲電影，沒有對白，沒有聲音。所有的畫面都很模糊，就像年代久遠、破損了的舊片子。

幻覺旅行本質上可以說是一場有導向的夢。普通的夢境，大抵是由做夢人日常生活中無形的刺激在大腦皮層累積所生，而幻覺旅行中，幻境的形成卻全由人工操縱。時間、地點、人物等等要素都可以預先編好程式，輸入電腦後向「旅行者」不斷發出刺激信號。至於這些信號刺激下的「旅行者」會作出什麼反應，那就因人而異，各不相同了。

我不知道自己堅持要看被抽掉的錄像是不是出於自尊心受到挑戰，反正，看完錄像，我感到自己丟臉極了。

教授說得對，那的確不是一段很光彩的經歷！

錄像開始時的畫面，是一群衣衫襤褸的趙國降卒，在如狼似虎的秦兵監視下麕集在一個山村外的荒野裡挖坑。教授解釋說，當時秦兵傳下命令，要俘虜們日夜兼程地挖土坑，還許諾說幹得賣力氣的降卒可以早早釋放回趙國。我看見穿著趙國戎裝的「我」幹得滿頭大汗，不禁一陣赧顏！我旁邊那個人——我認出來了，那是阿福——和另

外幾個趙國弟兄都懶洋洋地揮著鏟子。我拼命回憶，在幻境中我彷彿已經娶妻生子了？當時那麼起勁地挖坑，大概想早點回「家」與「妻兒老母」團聚吧！

接著的畫面是果眞有幾個俘虜被秦兵放走。他們都是些十二、三歲的孩子兵，一個個拼命朝村外跑。他們身後有個秦兵不懷好意地張口狂笑。教授說，他是在捉弄那些死裡逃生的人，威脅說要那些孩子兵回去向趙王報告戰況，否則就把他們再抓回來活埋。

接下來的畫面叫人不可思議。只見成千上萬的俘虜挖完第一批土坑後，互相指指點點，好像還發生了劇烈的爭吵，因爲畫面上的人都激動萬分地在喊叫什麼。最後秦兵用鞭子將其中一半驅趕到那些新挖好的土坑中，而另一半俘虜則在秦兵監督下往坑裡鏟土埋人。有幾個被推到土坑裡的人想逃出來，馬上有秦兵開弓射箭，一箭結果了性命；也有被站在土坑邊鏟土的趙國弟兄用鐵鏟打倒然後迅速活埋了的。

「他們……這麼自相殘殺……」女助手沈吟道。

教授則解釋說，秦兵下令讓俘虜們「陰舉」——就是大家私下裡揭發——有誰殺死過秦兵，誰不肯高呼秦王萬歲或者不服從秦兵命令？還懸賞舉發一人放回家園，舉發二人以上賞黃金一錠……於是這些趙國降卒當場就鬧起來了。

我的心怦怦地劇跳起來。借助這朦朧的畫面，我終於回憶起那段被抹掉的「經歷」來了。

秦王「陰舉」令傳下後，阿福趁當時亂烘烘沒人注意，一轉身溜進後面一處松林裡躲將起來。我剛想學他樣逃走，卻被路邊搭識的那個漢子一把抓住拖去向秦兵告發了。那秦兵是個獨眼，卻長得壯實。他呲牙裂嘴大叫一聲，用手中的盾牌將我擊倒在地，又將一隻脚踏住我胸口，追問我阿福的去向。我略一遲疑，那傢伙用力一蹬脚，痛得我殺豬似地嚎起來。接著，這獨眼龍又俯身把我從地上一把抓起，將手中的利刀架在我脖頸旁，瞪著眼吼叫著要把我活埋了……「我」呢，竟畏畏葸葸地用手朝那松林指了指……

說眞心話，這時我眞想讓教授停止播放錄像，不過，畢竟沒有說出口。猶疑間，最後一個鏡頭跳了出來，把我羞得恨不得眞被活埋了才好——那是一個特寫畫面：阿福被活埋了，只剩一

顆光光的人頭露在土面上，活像栽在地裡的一個大蘿蔔。穿著趙國戎裝的「我」，猛地在人頭前跪下，哭喊著死去的阿福饒恕自己……

「終於揀到一條命。」我自我嘲諷道。

「可是最終他們還是把剩下的人統統騙到『殺谷』全給埋了！」女助手憤憤地喊道。

我低著頭，牙齒把嘴唇咬得錐心般疼痛……

拾、

「請原諒我，王。」女助手送我出實驗室時，低聲說道。

「不，倒該感謝妳才是！」我冷笑一聲，道：「否則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好本性呢！」

女助手呆呆地站定，幽怨地望著我。

「眞不怪妳，眞的！」我拉拉她的手，轉身朝門口走去。

「你等一等，王！」女助手喊著，追了上來。

「我祖母剛剛過世……」她說，眼裡都是淚。

那跟今天的事有什麼關係？我想。

「她臨死的時候十分痛苦。」女助手說。「她叫家裡的人都走開，把我一個人留在她身邊。」

「她留給妳什麼財寶？」我挖苦道。

「是一筆財寶！求你聽我說完！」女助手狠狠地盯著我道：「她說她一生做了兩件虧心事，一件是年輕的時候，她把唯一愛過的情人甩了——因為那人後來成了『右派分子』；第二件事是三十年前的那場『文化大革命』中，她揭發了祖父……後來祖父跳樓自殺了……都是因為害怕……」說完她哭了起來。

我忽然明白了她為什麼對我說這些！我走近去輕輕地摟住她顫動的肩膀。

「也……也許，我們身上流著的……還是當年趙國降卒身上的……那種血……」女助手抽泣著說。她的話使我心頭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心底，有一個聲音在喊叫——

「你身上的血該好好清洗一番了！」

是的，我會清洗的！不知為什麼，我眼前浮現出小雪的笑靨。

「如果我們將來有孩子，他（她）身上流淌著的將是一種全新的血……」

*

［評審意見］

坑

——簡評〈長平血〉

◉張大春

自從H.G.威爾斯發明了「時光旅行機器」之後，科幻作家的想像似乎得到了恆久的休憩：祇要翻製任何一個不同廠牌的名稱，就可以同樣溫習那遨遊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古老夢想。從六〇年代的美國電視影集《時光隧道》到九〇年代好萊塢拍成的《回到未來》三部曲，幾經炮製，「古代／現代／未來」幾乎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旅遊路線之一。然而對好奇求變的科幻小說讀者來說：儘管這條旅遊線上的風景千變萬化，總是乘坐大同小異的「交通工具」卻仍令人煩膩不已。

〈長平血〉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它提供了不一樣的交通工具，讓小說中的角色和小說的讀者共同經歷了一次既屬外在世界、又屬內在世界的探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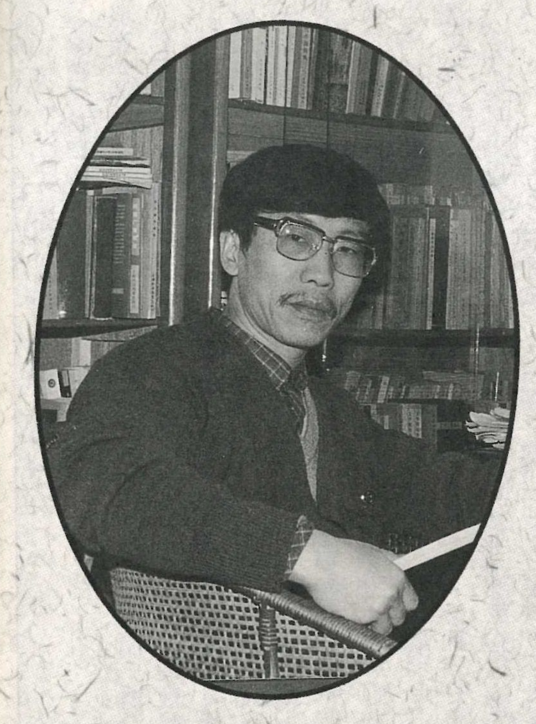
戰國時代長平一役秦坑殺趙卒四十萬人的歷史慘案似乎在〈長平血〉表面的情節推展之下得到了「懸解」。原來那四十萬人是被自己的袍澤所害：「眞相」是被俘的降卒在敵人強大武力的脅迫之下為自己和戰友挖掘了了活埋的刑場及墳場。然而——無論這一「眞相」是否吻合兩千年前的「歷史現實」，考據長平之役始末究竟似乎並非作者最重要的企圖。

如果我們把「坑殺」這個形象化之後變得極其慘酷的字眼拉到一個比較抽象的高度上看的時候，「坑」字便意味著陷害、設計以及一連串因種種利害關係而施諸於他人的不義。從這一點偏可窺見隱伏在〈長平血〉故事情節之下的意旨——作者其實

是要探討「自私／利他」在形成兩難之局的時刻，人類（自古至今）不得不為了苟全性命而將不義施諸他人之身的窘境。

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上，作者藉〈長平血〉的「戰國時代」之「古」，諷喻了二十世紀的「戰國時代」之「今」。連結這兩者的似乎正是人性中最不堪深掘的存活慾望以及為之而對其他人所施加的「坑害」。

相較於其它的時光旅行，〈長平血〉讓讀者有機會一睹暗藏在自己體內的一個「黑洞」一般具有強大引力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坑」。揭露我們隨時可能背叛一切的潛能，這確乎是令人惴惴不安的。



[姜雲生簡介]

姜雲生，一九四四年生，杭州市人，一九六七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現為上海電視大學松江分校講師。業餘從事文學創作，作品有詩歌、小說、散文、隨筆及科幻小說，另有十萬字左右之譯作發表。曾獲一九八九年大陸科幻小說「銀河獎」徵文優秀獎及九一年「銀河獎」二等獎，並曾獲得一九九〇年《中央日報》「探親文學」徵文佳作獎；其科幻作品曾經迻譯後在美、日書刊上發表。

[得獎感言]

◉姜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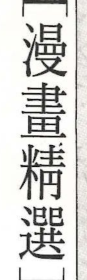
我總覺得，就人類目前的智力而言，宇宙和人生都如一個難解——甚或永遠解不開——的謎！

但，唯其難解、解不開，人生才有興味——它給你以機會，讓你永遠探索，永遠追求。

記得七、八歲的時候，有一次我夜間出門，走在路上猛一抬頭，只見一天繁星，猶如無數碩大無比的鑽石綴滿夜空，彷佛只要刮一陣風，這些鑽石就會紛紛墜地……當時身上有一種被電流擊中的感覺，心中一陣驚悸，莫名的激動使我頓時放聲大哭起來……。後來讀到美國科幻大師艾西莫夫的短篇傑作〈夜歸〉（*Nightfall*），我似乎頓時悟得了科幻的神韻！我以為，科幻小說在探索宇宙奧秘，闡發宇宙哲理，抒寫宇宙、人生情致方面的特殊品味是純文學作品無法比擬的！

可惜我在科幻創作上並沒有很高的天賦。這次〈長平血〉獲獎，眞是喜出望外！與〈長平血〉同年寫成的另一個科幻短篇〈一個戊戌老人的故事〉，在大陸第三屆SF「銀河獎」中也獲二等獎。這兩個故事在我心中已醞釀多年了，兩次徵文好比催生，促使我把它們寫了出來。說心裡話，我對〈長平血〉以及自己的其他科幻作品都不十分滿意，我要感謝評委對我的鼓勵。

中國科幻目前尚不景氣，我以為，要改變這種局面主要靠作家們的努力。好的眾多的讀者是由好作品養成的——而不是相反。哪一天我們拿出叫讀者拍案叫絕的科幻作品，中國讀書界的「科幻熱」的形成應是水到渠成的了。我是歷史系畢業的，寫〈長平血〉等歷史科幻權作一種嘗試。我將不斷努力，爭取在下一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徵文中，把更好的科幻作品奉獻給海峽兩岸的讀者！



[漫畫精選]

由於未能前來出席在台北的頒獎典禮，就讓我借用這最後幾行文字向「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的主辦者及尊敬的評委先生們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



"這封也不需要貼郵票。"



「蛆洞」的真貌!?



"你的履歷看來挺不錯的，不過何不過個兩三百萬年再來試試看？"



針灸醫生之死

〔科幻小說獎二獎〕

鸞魚案始末

◉劉慧媛

把那魚打碎，把那魚打碎，
磨成粉，毀滅物質中原子的組織，
我要找出其中的奧祕……

圖／龔雲鵬

她在作什麼？

她持大手印啊。

螢光幕上出現一嬌美婦人，身著黃橙色緊身迷你洋裝，婉約風韻，以蘭花指持密教手印。資料確認：此派大手印流行於地球美國及台灣，源於神秘的西藏。在當地，號稱世紀末的舞蹈。

[資料一]

吳格非，女性，四十歲
學歷：表演藝術博士
婚姻：分居
專長：以大手印創造生活幸福
職業：舞台表演

他是誰？

煉丹術士。

這是他中古時代的照片，該照乃是利用時空穿梭攝影機追蹤光年拍攝到的。相片中人梳道士髻，坐一丹爐旁，妄想用化學方法提煉命運轉位丹。

[資料二]

林今是，男性，五二歲
學歷：生化學博士
婚姻：分居
專長：從事腦細胞元素分析
職業：大學教授

宇宙東方銀河系最高法庭

本庭爲方便來自物質界陪審席上的地球人，如東方密教上師（他們均具有轉化成「非物質」經驗的能力，能夠自由穿越時空）、西方靈界導師，和傑出的科幻小說家（具有人類中最優秀的大腦），把以上檔案相片和相關資料以高能量從「非物質」還原爲物質粒子，呈現在三度空間內。

一、本庭的權力界限

東方銀河系法庭是「卍」字星雲旋轉的律法重鎭，直轄區域至少有一千億的太陽系，涵蓋「物質世界」、「非物質世界」以及「透明色非物質世界」。

二、本庭的宗旨

維護東方銀河系內各有形生物、無形生物間的正義和公理。

三、本庭出面干預的案例（和地球人相關的二件）

1.地球公元十世紀，極權統治下的地球人，因反抗專制暴政，爲首的十二人，被統治者「恐怖的朱明」投入大火坑內。這十二人共同淒厲哭喊本庭設於該區的使者名號，本庭收到地球人有史以來，發自心靈的第三大強波，立即囑使者傾該太陽系之能量馳援，經物質內部元素轉換，火坑隨即化爲水池。

2.地球公元二十世紀初，亞洲遠東區大地震，引發該國史無前例的大火，銀行大樓旋塌於火窟，市政廳轉眼夷成平地。有當地居民二千人，攜手流淚緊緊圍繞淺草公園內一間小木屋——本庭使者座像所在地，在熊熊大火之中，萬衆一心協力拍發高昂電波，以超光速聯絡本庭。日後資料顯示，該國死於大地震和火災的人達三十多萬，唯這二千飽受驚嚇的災民毫髮未損。

附註：

地球秦帝國時代，發生中國上古史最慘烈的一次戰役，一名白起的地球人，坑殺敵國士兵四十萬人。本庭極爲震驚。本庭沒有及時對死難者伸出援手，中間原因恐不是物質界人類所能領悟，

本庭保持沈默，不作解釋。

四、鷺魚案

有關公元二十世紀末，地球女吳格非聘請密教法海禪師，向本庭控訴地球男林今是遺棄一案，經由本庭三佛二菩薩小組會議研商結果，決定受理首宗「情慾」案。

㈠被告與原告之關係

1.被告林今是，中古時期爲一煉丹術士，嗜讀雜書，醉心於羽化成仙等宇宙神秘學，這即是中國超越心理學之先驅。林今是運用各種圖書資料，包括壁內藏的和地下出土的，以及先人口傳心法，研究人類生命內在的最後眞相。最後發現情慾是生命內在「能量」的泉源，林今是將它命名爲「智慧的鎖匙」。用地球二十世紀語言詮釋，性愛就是開啓生命能源的「一把入門鑰匙」。把智慧鎖匙的觀念帶入性愛，林今是以爲，人類就有希望進入超越其本位的更高層次。（註一：唯一限制是，只有男性腦波適用這類能源開發。註二：林今是對此一最後答案似乎並不安心，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尋找。）

2.公元九世紀，林今是於山東沿海桃花蹊鎭，結識當時走在街頭上提籃鷺魚的女子吳格非，驚爲天人。林今是腦波磁場加速跳動，能源開啓，好像天竺葵聽了巴哈樂章，長得又快又高。吳女當時的生命物質狀況同於林男。林今是當下發誓，願和吳格非生生世世結爲夫妻。誓言曰：以上天爲證，除非高山夷爲平地，江水枯竭，（冬雷震震，夏雨雪）才敢分離。

3.林今是誓說此一大願望時，身體細胞中的每一個元素，元素中的每一個微末分子，都起了八種震動。他強烈的意志力和宇宙的大能結合，也就是這「傾宇宙之能量」的強烈意志力，形成了他未來的世界。這就是人類「再生」能力的來源，力大無窮，能夠摧毀時空中一切阻力，包括生死的障礙。本庭證實這兩堆物質的確憑藉此能量，反覆不斷地降生人間，它們（他們）以同速度振動、旋轉，頻率一致，徹底打破時間的虛妄性。

（註：有一奇特現象，「共振」總是存在於生命現象的中前期，即中青年期。）

㈡被告死亡原因—車禍

林今是死於世界綜合大診所。死前，巧逢東銀河系最高法庭的大日使者返鄉（地球），經過西太平洋沿岸一帶。慈悲的大日使者從風中嗅到（爾後，清楚地對準頻道），有一男子哀哀懺悔，他身心受著巨大的苦痛。大日使者感受到他載浮載沈，他的心像是黑色的大海，男子掉進了他自己建構的那無邊的深海裡。大日使者淚下如雨，循著「吾師救我」的悲泣聲，使者來到診所，俯身鑑定了垂死男人已眞心厭棄了「愛渴」和「再生」。使者悲心大發，在林今是身體器官機能停頓後，持非物質的大能支援他，迅速分解轉位，脫離他的肉身，進入「非物質界」的初級境地——「透明色」星球。林今是在此地，學習做一個「無我」的非物質人，等待日後再移民到更高層的宇宙樂園。

附：被告的自白

把那魚打碎，把那魚打碎，磨成粉，毀滅物質中原子的組織，我要找出其中的奧秘。

不，我不要是魚。是的，我不是魚，我是人。魚不發一言，我沈沈地睡去，夢裡不停地游泳，這麼好的泳技。我睜開眼睛，原來我不在水中，我的身體不見了，我看得見，可是摸不到。創造我的不是魚。透明色星球是我的第二故鄉。

那麼，地球是我夢中的故鄉。我記得，她魚籃中活蹦亂跳的魚驚擾了我熟睡的夢，原來我不是在滿天星斗下睡覺，令人吃驚的，我竟然是在大太陽底下沈睡。現在，我看見她籃中的魚，閃耀生輝的、一條條斑燦的魚，搖醒我的夢。賣魚的女人化成了魚。

我心愛的魚兒變成了魚屍，寶藍色的、橙紅色的，我在淚光中只看見模糊的光影。是我的魚缸不夠好嗎？爲什麼魚兒要老去？賣魚的女人扮了個鬼臉，保證下一次帶給我一條更好的魚。

那是在夏天，我記得很清楚，這一次不在山東的桃花蹊鎮，在一片青青的草地上，風和日麗，是個適合踏青、野宴的好日子。青草原上，只見走過來一個桃紅衫姑娘，手上挽個竹籃子，不早也不晚，這麼巧的一樁事。別來無恙啊！百刼不死的魚。

沒有魚的世界，你能想像嗎？那裡的男人和女人流著怎樣的血液？他們是物質元素構成的嗎？我記得，我曾經想把鐵杵磨成針，我曾經想把鉛化成金，我在世界一流的實驗室裡把人身粉碎了，壓縮成一塊海綿，找尋那魚的粉末。結果，我粉碎了我自己，卻找不到那魚。

這，使我痛苦，使我焦慮，使我陷入一世又一世的煩惱中。是她，是她驚擾了我的夢。沈睡吧！讓我睡，我的夢已經等我很久了。賣魚的女人搖搖頭，微笑著。她把我像磨一般轉啊轉，磨啊磨。然後，一天清晨，我睜開眼：原來透明色星球是一個不睡覺的星球，沒有夢的星球。

在無魚的世界裡，我走在一朵冰雕的白蓮上，身體柔柔地，像雲一般沒有重量，你不會了解我那冷香的經驗，因爲魚是不會明白什麼叫在陸地上散步。然後，我看見了那裡的男人和女人，我十分驚訝！他們表達愛的方式多麼不一樣，好比：一個男人向一個女人微笑，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沒有碰觸，永遠只是顧盼，永遠——從早上到黃昏，從黃昏到黑夜，我站在冰蓮上想，他們是什麼元素構成的？

不想了吧，也許根本沒有魚，也沒有賣魚的女人，我想。

㈢原告律師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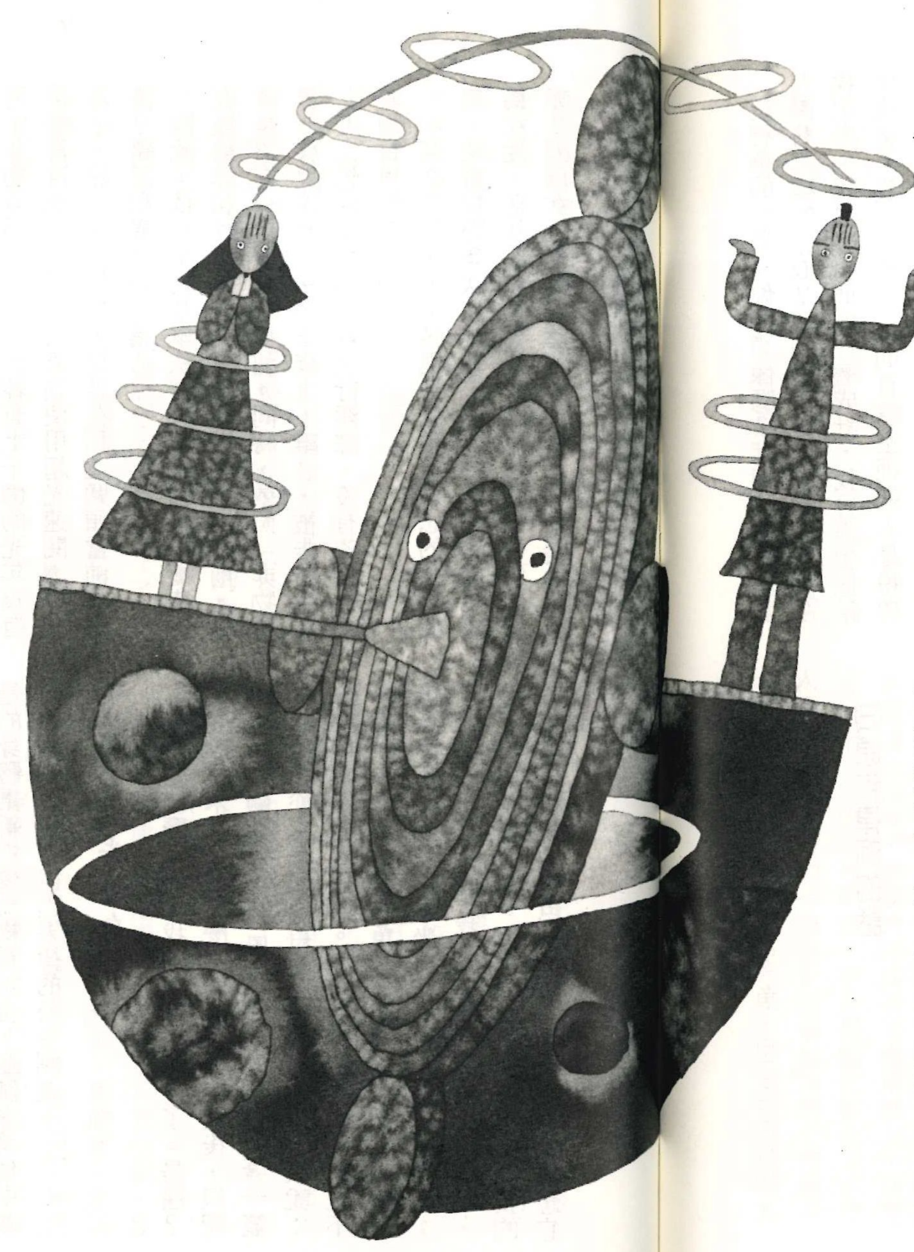
本席法海禪師，受地球女吳格非委託，維護她在地球上婚姻的權益。在地球，有人以爲本席的教門，獨對女性「情有所鍾」。無論誰，說這種話，不能不顯出他是自私的人，他只體諒他自己，取笑別人得到安慰的機會。幸而也有人，認爲本宗門有別於其他教門，就在於我們富有革命精神和人道關懷。（老僧自從「白蛇」一事，慚愧至今。）

曾經，許多不明瞭「空」意（非物質）的地球人，常常問及爲什麼深通「非物質」原理的法海禪師，身邊總是圍繞著美麗的女人？爲什麼美麗的女人有困難總想到找法海禪師解決？那是因爲本席不需要廻避一個可憐的女人——一堆身心出了故障的物質或是一架機器也可以。問這話的人，是他，他心中的垃圾投射在法海身上，投射在受苦的女人身上，他看見的也正是他內心的垃圾。請原諒本席這麼不客氣地指出。

本席一直提倡如何作一個善良的地球人，或是

一個合乎「人性」中庸態度的地球人。因爲本席以爲，在地球人能夠通達作個「非物質人」的道理之前，他首先該學習作個善待他人的地球人。至於人性價值認定的標準，長久以來，一直是「非物質界」和「物質界」爭論的焦點。地球自從出現人類以來，我們一直努力扮演好我們的角色，我們的個性既超越又本位，我們不敢貿然前進，我們不願退無可守，因爲我們絕不希望像古生物恐龍一樣，一個不剩地從地球史上絕跡。這就是地球人的基本立場。本席了解要求來自「非物質界」陪審團團員認同地球人的思想邏輯、道德內容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強調的是，本席今天是代表一個地球人，一個地球女性在此地發言。請各位陪審團的團員，觀照您過去的歷史，特別是來自「非物質界」的智慧長者，請努力回想您曾經在「物質界」所受的挫折、痛苦、壓迫、災難，那是那麼眞實，不是幻象，不是泡影，如針刺指尖，請各位努力觀想，請各位使用心靈相通的技巧。

如果您是人類，請問「女性」爲什麼長久以來被「非物質界」認爲較不具有移民資格？請問「性」與「愛情」爲什麼不能與超越的「非物質界」同時並存？卑視性與愛情，在地球人看來，是扼殺人性，是違反自然，是有礙健康的。愛情正是生命情操進化的力量。從原始狂野的愛，到半開化的愛，到文明人的愛，女性扮演導師的角色。愛情在人類進化史中，該是學習最多，而且學習得最有成就的人性藝術。它是人類的依靠，它是人類意志力和創造力的展示。換句話說，愛情莊嚴了人類的存在。至於「性」呢？性，積極地肯定愛情、充實愛情。沒有情慾，如何產生人類，如何延續地球人的生命。性，一樣是令人肅然起敬



的生命原動力。女性正是愛情和傳遞生命一而二、二而一的神聖化身。

現在，我們再回到吳格非的案情上。吳格非和林今是的結合，起源於神秘的物質磁性吸引力，縱然每一次死亡，都帶來極強的時空撕裂力，都無法間隔他們對對方的關愛。這證明，黑夜無法冷卻人類心裡燃燒的火焰。但是本席也不得不指陳出，他們這十多個世紀的愛情成績並不令人滿意。原因說得極端些，是由於人類中的男性較具有侵略性，他們比較自私、比較冷漠和以自我爲中心，這些男性地球人的弱點毀滅了愛情，但是愛情本身是無辜的。(我看見陪審席上來自地球的一位科幻小說家在搖頭，他是知名的地球人男性沙豬，我認得他，我開始懷疑陪審團團員資格

的公正性，這極可能是地球法庭的延伸。）

由於吳女和林男都是極傑出的地球人，他們的心靈力量和腦波也都比普通人強。因此，他們比其他地球人較有「能力」留下物質界歷史的痕跡，像是身懷一座小型發電機，他們懂得如何強化他人的記憶。現在，請看我手上這本書，陪審團各位團員，請翻開中國明代集成的話本小說。我知道，非物質界的諸位，已經有上千億的光年沒有接觸書這類東西了。大家請使用超光速閱讀掃描器……好，諸位想想，是誰在利益關頭當前背負誰？是誰對愛情沒有信心？

因此，依照宇宙基本法首條——因果均衡律，在吳格非和林今是的關係沒有徹底平反之前，林今是沒有一走了之的權利。同時，依照「非物質界」移民法基本法第三條——離慾，被告一生在女人（包括非配偶）身上行淫慾，沒有資格進入非物質界學習。

本席必須聲明，本席極爲尊敬最慈悲的大日使者，使者曾經多次在地球，以非物質的超能化身爲女性，拯救衆多的男性於困厄苦痛中。爲什麼呢？因爲女性就代表慈悲、代表包容、代表犧牲。

這次，本席在林今是死亡以後，受其妻吳格非之託，（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無法在地球所屬的太陽系內找到他，本席不得不展開金剛明王大法，才獲知林今是已然離開物質界的制約。他得到大日使者幫助，竟然潛身在「透明色」星球。

本席代表吳格非，請求陪審團的支持，把林今是的身體重新恢復爲物質組合，並請求將他引渡回地球，接受宇宙因果律的公平制裁。

附：原告的自白

那是什麼年代？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是唐？是宋？又有什麼不同呢？仲春之後，只記得當時花瓣兒片片給風吹落地上。我提著一籃魚，姍姍然，走到一個村子去賣魚。只聽見人說：「好個標緻的賣魚女。」幾個年輕小伙子，也不幹營生，也不買我的魚，淨跟著後頭說：「姊姊歇歇吧，來我家裡坐坐去。」

我是不苟言笑的，我搖了搖頭。走完一個村子，又來到另一個城鎮。始終沒有人肯仔細翻翻我的魚，看看它們的顏色，摸摸它們的肌骨，想想它

們是被什麼樣的魚鈎鈎上的。是人們不喜歡吃魚嗎？我不知道，可是在那樣的時代裡，我只會賣魚，只能以賣魚爲生。（當然，現在好像不太一樣了。）

喂，你的魚還活著嗎？他說。

我點了點頭。

他是第一個想到我的魚的人。這是怎樣的一個電光石火的時刻，他從書舖子裡面走了出來，手裡還拿了個水盆。唉！我已經看見了，我的未來正和我面對面的眨著眼。我那沈睡在魚籃中的伙伴，翻了個身，伸了個懶腰道：「睡了多久了？」那時候，我才十八歲。就這般（這個妹妹我曾經見過的），他收留了我的魚。

幾個世紀冷不防就這樣過去了。我的丈夫有時候讀書，有時候煉丹。那時，我總穿著桃花色衫子，化作他身後的背景。他回頭笑了笑，寂寞流過時間的小石徑，他的笑裡沒有我，只有夢裡星空下光澤熠熠的魚兒。魚冰涼的腹肌貼著我的腹肌，魚兒在冷、黑的石子徑上跳舞，魚兒啊，你是我千年的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可能是我，你只是我生命歸去前，無限的疲倦。

桃紅衫的女人頭上生出了白髮，我只好在牆上掛一面「白頭偕老」的鏡子。鏡裡深沈冰冷的世界，反映著我曾同風雨的男人，他憂傷的白髮，和那笑容像一彎新月般的小小俏姑娘。小小的姑娘，提著一籃金光閃閃的錦魚，乘著油壁車，走進了我的臥室，坐上了我的床頭，佔據了我的鏡子，青春啊！滑膩的魚兒，你可否快快告訴他：你千年不死的奧秘？

你哭嗎？

我每一次都哭。

可是沒關係，我知道還有下一次。下一次，我依然從街的那一端，提著一籃魚，躚躚然，走到了街心。「眞巧，怎麼又遇見你？」我知道，我們的對話一定是這樣開始的。而且我知道，下一次一定是圓滿無缺的，一定不再有遺憾。眞的，我這樣相信。因爲，我對愛有信心。也許，下一次，我不再提著一籃魚，也許我應該試一試，下一次。

四 被告律師的話

本席來自「透明色」星球，由本星球移民局委任，代表被告透明色星球人林今是的權益。

首先，我們必須糾正原告律師法海禪師所代表的地球人有關「非物質」的不正確言論。什麼是非物質？簡單地說，它就是「反物質」。地球人一向堅持物質生命才是唯一合理而且正常的生命形態，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不幸的是，人類認為他相當安於他的物質生命，並且引以為榮。他對物質生命的延續，充滿了興味，並為它的任何缺陷，都尋妥了自圓其說的道理。這，其實就是拒絕向「反物質」進化，自認自身才是「正」的，其他則是「負」的。這也正是人類智慧上的盲點。

本席第二個問題是，何謂地球人的「人性」？這裡本席要談的不是人類自己歌頌自己的部分，如「善良」、「犧牲」、「意志」，那屬於非物質的潛能部分。本席指的是物質化的、機械化的，人無力脫離、揚棄的那部分，也就是吃飯、睡覺、情慾。人因為革除不掉這根深蒂固的「本性」，只好改口說：我本來就是這樣的，這實在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更進一步，人又確認它的存在是正當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應該感謝這完美的結構。不用說，離慾也就自然被視為否定生命、違反人性、違反自然，因為人應該順從他的本性，甚至發展他的本性。人只要想到他的「本性」設計地如此微妙，如此巧奪天工，就足夠生出讚嘆的了。結果，他無法看清每一本性的背後，都隱藏著陷他於苦難的各種危機。

其實，人不是他自己，他只是架物質元素構造的機器。他的許多本性，只是元素的效應與興衰。他甚至無法指揮這架機器，叫它停止生病，停止痛苦，停止熱戀，他成了這架機器的奴隸。機器指揮他，要求情愛，要求吃飯，要求睡覺，要求滿足它的一切慾望。

今天無論法海禪師如何推崇地球女吳格非忠於愛情的「人性」品格，本席都必須指出，那也正是她招致痛苦的來源，是她自己的那架機器原始的癡迷在傷害她。實際上，沒有任何人，任何男人或是叫林今是的這個人，在愛情上背負她。當她第一次面對林今是走近她時，她心裡道：「啊！原來是他。」（這個哥哥好像在哪兒見過）一定是緣分把我們送到一起，這是天意。錯！她在製造緣分，她的那架機器正興奮地指揮她，給她一個錯誤的訊息：他就是她的愛人。請記住，這世上沒有任何人是屬於他的，他暫時只屬於他的那架

機器。

事實上，沒有愛情，愛情或是情慾就是物質元素本身，就是機器本身。你，女人，吳格非，把一堆物質的各種元素感應，組合成你愛情的內容，這就是你應該受苦的原因。你要求對方那架機器，承諾對你的愛情永不故障，你已經上了自己那架機器的當，你是你自己痛苦的來源。

作為一堆物質構成的人類，吳格非可能具有比林今是較「慈善」、「溫和」的非物質潛能的本性。但就認清物質內容的真相而言，比如：物質生命是不值得為它效命，為它信守不必要的承諾，為它要求公正，要求永恆而疲於奔命，這個進入「反物質」生命的基本原理，吳格非缺乏最起碼的理解力。她徹底接受了她那架機器的統治。她愛、她恨，她認為她具有人類高貴的悲劇精神，她沈迷在她的悲哀中。本席並非完全無視於吳格非具有地球人的高等學歷和她的各種才藝；但是，這也更加深了，她充滿了對自身受到傷害的委曲。特別在今天，女性地球人全力結合其她機器共同運作，共同討回「公道」的大環境下，她也就更缺乏審視她那架機器的能力。她的要求，居然仍是林今是應該信守他對她的愛情誓言，她念念不忘替自己出難題。她仍然喜歡哭，為什麼她要哭？是那些自認為和她一般受到苛待了的女性書籍，給她製造了另一個把悲哀當高貴的機會。

沒有悲哀這件事，請記住。哀傷只會腐蝕一個人向上進入反物質界的能力。相反的，陪審團諸位智慧長者，林今是的每一生都在努力向反物質界推進。他在夫妻關係上，對待吳格非或許不夠仁慈、不夠善意；但，那就是人，就是男性和女性地球人之間一種不完美的互動，絕沒有誰真的背負誰，如果本席不介意說這句話的後果（這個年頭，誰敢得罪女權主義者）。但就捨棄「情慾」，進入非物質界的最後抉擇來看，林今是已經從「再生」中自行解放，他戰勝了他的那架機器，他有資格離開地球。

當然，依照我們「透明色」星球移民法，林今是並不完全合乎本星球接引地球人的資格。他不是我們最期待的那類移民。林今是移民本星球，完全歸功於他死前沈痛而深切地懺悔，以及大日使者慈悲的提攜。如果本席透露，林今是對待吳格非所有稱作「不公平」的行為，他都必須在我

們的星球上接受嚴格的改造和考核，不知道能否平息吳格非的「憤憤不平」。

請記住，並沒有憤憤不平這件事存在。

㈤法官的話

各位陪審團團員，在你們決定支持被告或支持原告之前，東方銀河系最高法庭，針對大日使者幫助林今是移民「透明色」星球一事，有幾句話要說明。

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就一直存在某種不正確的偏見，認為本庭對於地球人移民「非物質界」，有性別上的歧視。本法庭從未頒佈任何這類似是而非的移民法規。這個觀念是人類自己的，凡是屬於物質界所作出的任何判斷，都很難圓滿，很難不帶著人類偏狹的觀念。因此，地球人眼中「非物質界」的事實和史實，實際上，應該說是出於地球人對自身的描繪。這就是說，本法庭的歷史已經成為「他」或「他們」歷史的延伸（居然拉我們背黑鍋）。

本庭的三位主審法官和二位副法官，可以毫不諱言告訴地球籍的陪審團團員，我們五位中就有三位，在未獲准移民「非物質界」以前，都曾經在各物質界星球中，化身為「鬻魚女」，這且包括來自地球的第一位非物質人，大日使者在內。

我們以為林今是今天，能夠進入「透明色」星球學習，大部分應該歸功於吳格非十多個世紀犧牲、奉獻的精神，這也正是每個想要移民「非物質界」的地球人都必須具備的無我的品格。是吳格非的犧牲成就了林今是今天的「覺悟」。我們希望吳女能夠明白她的身分和她作為一個地球人的價值。不要人云亦云，妄自菲薄。「非物質界」的大門離她並不遠，「求之則得，叩之則開」。本庭希望吳女對於她的「鬻魚」工作，能夠做到念念分明，清楚地知道她每一個念頭，每一個來自物質元素的念頭。我們明白透露，沒有任何秘方，這就是進入「非物質界」的一個公開的「秘密」。以上，也就是我們給予物質界生物的忠告。

你認為哪一方會贏？

我想，我們從沒有勝訴過。

［評審意見］

小評〈鬻魚案始末〉

◉張系國

本篇結合了宗教及科學，是十分特出的科幻小說。今是耶？昨非耶？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耶穌基督要信徒「得人如魚」，作者卻寫出一個「沒有魚的世界」。如果不能得人如魚，的確連粉碎了自己，也找不到魚了。

作者立意不俗，文字駕馭尚待磨鍊。宗教科幻小說雖非科幻小說主流，但哲學和宗教本難分清楚，科幻小說會融入宗教境界，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

［得獎感言］

◉劉慧媛

《楞嚴經》上有云：「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我憧憬這樣的世界。

這篇小說完成得很倉卒，也來不及改，就快馬加鞭寄了出去。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十分悵然。這一年，我看點佛學的東西，餘暇寫下了〈鬻魚案始末〉，是個意外的收穫。生死輪迴的根本不單在「欲」，根源在「渴（愛）」，也就是對於個人意念的堅持不放。然而，「欲」仍是生物最難跨越的障礙。由欲而愛，而化為慈悲，是人類心性進化的順序。從這個觀點來看現實，我對女性主義不感興趣，小說旨在藉科幻——現實人生中的「反常」——表達另一個角度的趣味。小說中佛教與科學結合的靈感來自於馮馮的著作。

台灣近年引進了美國科學化了的、重東方輪迴思想的宗教信仰，即所謂的「新時

代運動」。書中的信仰，強調具有心理科學與能量科學的依據，又來自西方，挾其文化的優勢，至少免於「迷信」的譏嘲。究其實，彈的依舊是印度教追求「永恆」生命的基調，以及西方人心目中淺化了的輪迴思想——《第六感生死戀》電影的風行，即是一例。

台灣本土流行的宗教文化，是密教。彩色畫刊上，不時可見漂亮的名女人持大手印的美女照。密宗的無上瑜伽，就有男女雙身修法的傳統，並依此法修成即身成就的「佛」。西方也流行過這種「性愛」開啓能源，與宇宙融而爲一的無上瑜伽思想。因此，人畢竟是人，儘管換成另一種文字與文化，最終還是回歸到傳統東方道教的修色身和印度教性力派的崇拜。總之一句話：如何永恆而「大樂」的存在，魚與熊掌當然要兼得，這才符合宗教「服務」人類的目的。

但是，依照正統佛教三法印精神，追求永恆的生命是徒然的、挫敗的，像一隻追著自己尾巴跑的狗那般絕望。人只有全然相信你根本不是你自己，沒有「你」的存在，才能得到解放。這當然和人性要求「永恆」的「我」直接衝突，於是便產生了「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這種「人性化」了的宗教觀。這就是本篇小說成形的背景。本文是應編輯要求而寫的感言，讀者自可有不同角度的觀點。

李敖先生曾經幫過我忙，我表示要送他一篇小說答謝，就拿這篇充數吧。 ✻



[劉慧媛簡介]

劉慧媛，一九五七年生於高雄左營，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在輔大華語中心任教職，並曾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修習佛學，後因父病中輟。對於宗教、文學、戰史極有興趣，一九八八年初次嘗試投稿；據作者自述：「因爲成長過程稍異，求學和工作期間都曾受到師長等神職人員格外愛護，完全缺乏社會經驗，後來離開大學，不大懂得應對人、事，那年投稿造成惡人白天夜裡電話騷擾，老鼠一鬧就是一年（還是電信局主任室裡的人幫了忙，作個終結，謝謝）。那種動盪與不安，但願日後能藉小說表達一二。怪不得有作者願意活得像孤島，我心亦嚮往之。」

讀友園地

您對《幻象》有什麼批評指教？您喜歡哪些文章？希望在《幻象》上看到什麼？此外，您對科幻或科學方面如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寫信給我們，我們會盡力答覆。所提意見或問題，具普遍性者，我們會同時在《幻象》上刊出，並贈送給您一本當期的雜誌或知識系統科幻叢書。

來函請寄：幻象雜誌　100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科幻小說獎佳作〕

地底月亮

⊙樊　聖

我掉進了地底洞穴，
奇怪的事兒就此開始；
在岩壁上我看到了一個
「小月亮」，
「小月亮」上……



圖／李永平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在軍隊中服役，參加作戰演習，來到高雄岡山阿公店水庫周圍的山區。這附近全是古代海裡珊瑚礁所形成的石灰岩地形，目前成爲水泥業者積極開發的地區。抬頭望去，空中纜車載著石灰岩料，一車車地循序運去。近地表積泥中，也可找到蚌殼遺存之化石。這是原來海底地形上升成爲陸地的最佳證明。

演練攻上山頭之後，全隊又進行了搜索敵人的任務。在夕陽餘暉中，大夥兒坐在矮樹叢下，享受著糧車送來的飯盒，預備補充好了精力，繼續進行晚間夜襲的訓練。吃完飯的空檔，不少弟兄跑到岩石間方便去了。我也離開了隊友，想要爬到小山頭的高處，瞧瞧暮色蒼茫中遠方的景色，自此開始了我不平凡的歷程。

天色暗得很快，在視線不良的晚風中，攀上一塊珊瑚礁岩石的時候，我踏了個空，整個人著著實實地摔到山頭另一邊的斜坡上，稀里嘩啦滑了下去。慌忙之中，我卻能保持鎮定，沒有喊叫。站起了身子，我想要趕快爬回去歸隊，撐著的一塊石頭，又突然鬆掉，讓我在黑暗中又摔了一次，這一次可眞摔得不輕。

整個山坡，在我的手下，棄我而去。鬆散的石土向地心降落，地表打開了一個口，害我有如被吸入般地滾了進去。驚嚇之中，我倒抽了一口氣，還來不及叫出來，整個人隨著小石塊、小土塊、陷到了古代的珊瑚礁中，滾了好幾滾。翻身抖掉

身上石塊，感覺到頭上、身上到處都是傷，疼得很。意識從慌亂中回復了清明，我發現，現在眞的在一片漆黑當中。掙扎地站了起來，頭頂又在岩壁上撞了一下，痛死了。我想，我應該是掉進了珊瑚礁石灰岩中的地底洞穴。

刺激儘管刺激，危險是滿危險的。天上原來已經出現了的、剛才還可以看見的幾顆星星，現在都不見了。地表坍下的缺口，一定又被土石封了起來。想著弟兄們應該已經在搜尋我了，因而試著大叫了幾聲：「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回答我的，依舊是「我在這裡！我在這裡！」的回聲！心裡悚然一驚，想想剛剛說不定昏了過去也不一定。好像摔到地底很深了，一定不只是一會兒的工夫。等著等著，忽然想到看看手表上的夜光指針。嚇！十點廿五分。

什麼？我竟昏過去如許久了！半夜裡，隊上弟兄恐怕找我也找到一個段落了。也許他們還在找我，不過是在地表上找。也許要到天明才可能開挖。我應該待在這兒呢，還是在岩洞裡摸索看看？待在這兒，萬一他們永遠找不進來，如何是好呢？鋼盔和槍都留在紮營的地方，水壺還在腰際，只不過水在白天的戰鬥中，早就喝完了。身上還別著把刺刀，憑著把刀去冒險吧？喉嚨裡乾熱難當，遠處依稀傳來水滴的聲音。我決心摸索前進，先試著找點地下泉水喝喝。地底岩洞應該四通八達，有別的出路的。

於是我就開始前進了。這是眞正冒險的開始，以後的經歷，完全不是當初所能想像得到的。

●

一開始我是小心翼翼，半爬半摸著岩壁前進。漸漸覺得岩壁間距離變寬了，高度也夠我弓著身子慢慢向前。水滴的聲音依舊指引著我。順著岩洞自然的曲折，轉了個彎，又轉了個彎。心裡想，不管怎麼樣，待會兒回頭，也可以順著原路回到原來的地方吧。

在黑暗中前進，是很緊張的。但是一陣子之後，由於沒有再發生什麼危險的事情，才使我開始感覺到地底的寒氣。坐下來歇會兒，再瞧瞧手表，想知道到底走了多久。奇怪的事兒，就此開始。表面顯示著八點六分。我想，表大概摔壞了，那有越走越回去的。我盯著表面發呆，這才注意到

分針往前跳了一格，表確實還在動。只不過——只不過，當我重新邁步向前進的時候，分針又往回倒跳了五格。眞是很奇怪的一種壞法，心裡產生某種預感，但是一時會不過意來。

走著走著，水滴滴到耳朵上了。雖然是這麼微少的幾滴，卻也是滋潤我喉嚨的甘泉了。振奮起精神，我繼續前進，希望發現較大的水源，可以充填水壺，甚至找到地底水流。這個希望，不久之後就實現了。當我聽到水流聲音的時候，正好是四點四十八分，這當然是我那個「壞表」顯示的時間。

摸到岩壁間流出的水源，聽著它沈穩地在我脚下流向更大的地底河川，心裡也眞是很高興。拿出了水壺，在黑暗中裝水，想著裝滿了水，就該回頭了，因爲水流已經取代了脚下的岩石，再走下去，就泡在水裡頭了。不料就在心裡轉著念頭的時候，一個不留神，水壺裝滿了，傾倒出來，脫離了我的手。聽到它撞擊在地面的聲音，我反射性地跨出一步，伸手去撿，可是不但沒撈到，自己反而踩在濕漉漉的岩石上，滑了一跤。這一跤，讓我跌到水流中，順著水流，滑了下去，我伸手想抓，卻什麼也抓不到，只抓著水而已。我是順著水一路下去了。地勢很陡，我又什麼都看不見，起先是被水滑倒，接著是被水沖著溜下去，緊接著，速度增加得很快，我是整個人浮在地底河流中往前衝了。這時回想起來，固然刺激極了，只是當時害怕得很。

所幸水流中沒有突出的巨石讓我撞個滿頭包，我也就一面漂著，一面回過神來，感覺到被水沖著前進，也頗省事的。只是速度越來越快，又有些不大妙。好快好快，快得我喘不過氣來了。一時之間，只覺得一切都要過去了。

突然之間，驚悸之中，我發現，我可以看到東西了！朦朧的光，充滿在地下岩洞中。我漂在水上，看到自己正在一巨大岩洞底部的河流上前進。這岩洞想必是千萬年來，由於這條地底河流侵蝕出來的。但是何以有光呢？是不是已經快要通到外面去了呢？答案卻是否定的。

可能是因爲水流變寬闊，地勢變緩，水流速度也不像先前那麼快了，我可以更從容地觀察前方，我發現這裡是越來越可以讓人看清楚了，好像黑暗的房間裡，點著一盞柔和的燈那般。一盞

燈？是的，我看到那盞燈了，那個地底的光源，就在前面岩壁上！

現在水流得更緩了，我可以奮力游向岸邊。我眞的無法置信，但是我確實在一個地底世界中，在這個巨大岩穴的底部是帶我來此的河流。我站上了岩岸，端詳著聳立在面前卅公尺的岩壁，一直往上看去，在岩壁上面，有個光源，約莫距底部一百公尺，正好在岩穴頂部和底部之間。它發出淡淡青黃色的光，吸引了我所有的好奇心。我注意到地底河流繼續前進，奔向更遠處未知的黑暗，了解到光線確實並不來自地表，我依舊在地底之中。若我繼續隨著水流而去，自必又要陷入可怕的黑暗中。而現在，幸運的我爬上了岸，藉著高高岩壁上的光輝，靜靜地欣賞著地底世界的美。這裡有一種寂靜肅穆的美，一種與世隔絕的興奮充滿在我心中。我雖然認識到那岩壁上的光源並不是通往外界的窗口，卻不由得被它吸引得開始攀爬上去，想要看看那是什麼東西。

一年來的作戰訓練，到底派上了用場，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目標，光線仍然非常柔和。我相信我是來到此處的第一個人，不禁喜悅非常，我決定要到我的「地底小月亮」旁，歡呼一下！

小月亮越來越近了，是半圓形的，突出於陡峭的岩壁中。在它底下廿公尺，有塊大岩石突出成個空中小平台，我拼命地爬上去，想要坐上平台，仔細欣賞我的半片月亮。

待我好不容易撐著臂膀，把身子送上平台，一時之間，嚇得差點兒又掉了下去。我發現到我並不是來到這地底世界的第一人！

我呆立在震驚之中，望著岩石平台上的一具骷髏，眞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才好。骷髏上穿綁著一副古代的盔甲，蠻沈重的樣子，腰上還繫著一把半鏽蝕了的鋼刀。

一陣疲累伴著暈眩，讓我坐了下來，伴隨在這位古代武士身邊，稍作休息。望著底下一百公尺處永恆不斷的水流，想要思考一下武士的來歷和自己的命運，卻無法集中注意力。順手舉起手表，這才發現，秒針、分針、時針都在快速地倒轉著，像瘋了一般地「逆時針」轉動。手表的指針逆時針轉動，說來沒人相信，但是那時確是如此。我猛抬頭，望著岩壁上的「月亮」，困惑極了。

這時候，「月亮」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我清清

楚楚地聽到「上來吧！」三個字，堅定而宏亮。當回聲迴盪耳際之時，我又驚又喜，了解到我竟然不是這兒唯一的活人！當時也顧不得危險，跳了起來，就往上爬去。在這一段孤獨的旅程後，終於有可以說話的對象了。

或許是看到我太興奮了，「月亮」上的傢伙又傳來一句：「小心點！」讓我謹愼了一些，也在好奇之餘提高了警覺，緩慢地接近了這地底的「月亮」。我終於看清楚了，我終於明白了，我眞想歡呼！（直到現在，每當我上床睡覺，蒙上被子，想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會在被子中歡呼一下。）

這是飛碟！這是飛碟！你看過飛碟的照片吧？我看到了眞的飛碟！一具一半埋在岩壁中，一半露出在空中的飛碟。看那樣子，好像正要從岩壁中穿刺而出，卻又陡地凍結在那兒似的。先前我所認爲的「月亮」，正是飛碟的底盤。這底盤半徑約有四公尺，發出近距離看起來非常耀眼的光芒。

飛碟上半部是倒碗形的座艙，座艙的窗口，露著一張男子的臉，和我們差不多的臉，帶著殷切的眼神。「外星人！」我不禁驚叫出來，「你是外星人！」

「外星人」回答我說：「不錯，你很有膽識。」

「啊！」我驚異極了，問道：「你怎麼會講我們的話？」

「他教我的呀！」外星人說：「就是你剛剛看到，躺在下面的傢伙。」

「他是誰啊？」我充滿了好奇，「他是什麼時候來這裡的？你又怎麼會在這兒呢？」

「他叫作陳大濤，他說他是國姓爺的帶兵官。」外星人不慌不忙地回答我。

「國姓爺？」我簡直不敢相信，「鄭成功？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人呀！」

「三百五十年？三百五十年是你們外面的算法，三百五十年有什麼了不起？我在這兒多久了，你可知道？」外星人問我。

我回答不出來，沒有作聲。

「我在這兒，跟這岩石一般古老了，只不過在我的座艙中，時間是靜止的，因此我不會像陳大濤那般度過有限的生命。」

「跟岩石一般古老了，怎麼說呢？」我這才想起他的飛碟確是揷在岩壁之上，一動也不能動

的。

於是外星人從頭講給我聽，他的故事是這樣子的：

太古之初，照地球年的計算，那是距今一億年前的時候，我們的外星人隨著探險母船，自他們的星系—曲明星系—穿越時空來到太陽系，降落在當時的第五行星上，並派出飛碟前往各個行星探查。在這個時候，曲明星系的死對頭，耀光星系的太空船也突襲而至。耀光星人一舉炸毀了第五行星，把原有的第五行星炸成無數碎片，成爲現在的小行星帶，並連帶摧毀了第五行星上曲明星人的基地。

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外星人正駕著飛碟，來到地球探查，雖然沒有跟第五行星一起滅亡，卻也遭到耀光星人的追擊，飛碟被擊損墜海，躺在太平洋西岸的海床上。由於失去動力，我們的外星人被困在座艙中，永沈海底。他眼看著珊瑚礁在飛碟外堆積，將飛碟包埋起來。久而久之，沈積的珊瑚礁和砂石，又因壓力，形成石灰岩層，使得飛碟和外星人困在岩石中，成爲活化石。所幸飛碟構造特殊，不會被擠壓扁掉，外星人才能生存下來。而且飛碟內有「時間場」的裝置，在飛碟座艙中，時間是靜止的。這使得外星人雖然困坐其間，卻也不會衰老。這種裝置，乃是設計爲天文旅行用的。

飛碟永困岩石中後，因爲造山運動，地殼升起，原來的海底上升成爲台灣島，飛碟也就跟著離開海底，成爲台灣島地層岩石的一部分。由於地底河流的形成和切割，侵蝕出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地底大岩洞，也剝露出了半個飛碟，終於使外星人再度看到外面的世界。不過坐困艙中，體會亙古永恆的滋味，看著身邊一分一寸地形成岩石，又看著岩石被一分一毫地侵蝕掉，恐怕是全宇宙中最長的孤獨監禁了。

一億年的時光，就這麼過去了。在這段歲月裡，地球上的生物不斷進化，兩百萬年前，人類出現了。三百五十年前，國姓爺鄭成功揮兵攻上台灣。陳大濤奉命帶兵往南驅逐土番，不幸中了埋伏，部隊被打散了。陳大濤隻身負傷避入山林，無意之中，竟闖入了石灰岩層中的洞穴，彷彿我的遭遇一般，來到這個絕地。他也就成爲外星人所看到的第一個高等生物。

陳大濤發現了飛碟和外星人，看到飛碟的外形好像一個平滑的大龜殼，直認飛碟是「神龜」，藏在其中的外星人是國姓爺最崇拜的玄天上帝，嚷著要「玄天上帝」出去幫助國姓爺消滅滿清。外星人當然是愛莫能助，陳大濤也就誓死不出，守在「玄天上帝」身邊，不斷地懇求禱告。

在這期間，外星人自陳那兒學會了中國話，也曉得了很多中國的事情。只是外星人想解釋給陳聽的外太空知識，陳卻無法像我們一樣了解。當然我也有太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最明顯的，莫過於這「時間場」的設置。據外星人的描述，在時間場的中心點，也就是他的座艙中，時間是靜止的，一旦離開座艙，時間就開始運行，離座艙越遠，時間的速度越快，離開時間場外，時間就和地球上一樣。倘若自地球上的時間，也就是自時間場外向內行進，時間就會越來越慢。若自時間場較外之圈，進入較內之圈，對於外圈而言，是回到過去，因爲內圈時光較慢。這也就是爲何當我在岩洞中行進時，手表指針會倒轉的緣故。因爲當我越接近飛碟，時間越慢，手表指針就要倒退回去，以作補償。不過我終究只是對於時間場的現象有一概念，對於其原理及裝置，卻是一點兒也不懂。

不懂歸不懂，問題仍然可以提出。

「那麼陳大濤既然進入了這麼接近中心時間靜止點的地方，想必應該長生不老，如何卻成了一堆枯骨？」我向外星人提出疑問。

「你說的不錯，陳大濤確實在這兒活了三百個外面的年，在五十年前才走的。其原因是因爲陳在闖入這兒之前，中了土番的毒箭。中了毒箭兩個時辰就要報銷的，他卻因進入我的時間場，毒才延緩發作，一活活了三百年。倘若他能進入我的座艙之內，毒是不會發作的。」外星人的解釋，確實合理。

「不過，」我向外星人說：「如果我是你的話，與其長生不老，坐困艙內，寧可出來透透氣兒，度過生命。」

「說得是啊！」外星人道：「我叫你上來，也就是爲了這樁事兒。」

說到此處，情況進入一個新的高潮，我有辦法解放外星人和他的飛碟離開岩壁嗎？

「聽著，」外星人說：「我的飛碟要是沒有損

壞，哪裡會困在岩石當中。我們本來是可以穿越時空的耶！要是修理好了，一下子就可以脫離苦海了。」

「我能幫你修理嗎？」我問。

「當然，」外星人指示我道：「我的時空穿越性能不能使用，乃是因爲座艙下方邊翼遭耀光星人打掉了一塊，使得『空間場』發動不起來。如果能把破綻補上，也就好了。」

我爬上座艙另一邊，果然看到飛碟邊翼曲面彎折處少掉圓鼓鼓的一塊。恐怕因爲如此，「空間場」的力量就無法發揮了。然而飛碟是什麼材料做的？到哪裡去找這種材料，又怎麼煉鍛成如此大小、如此曲度，平平滑滑的一塊呢？該不會是要我量好尺寸，帶到外面找人做了再送進來吧？說眞的，我是無心進來的，怎麼出去，我可沒把握。

外星人像看穿我的心事似的，說道：「重要的不在於材料，而在於形狀，只要使邊翼平整圓滑，就可以發動『空間場』，不見得要原來的材料。我也沒計畫要你出去找人幫忙。」

「那麼用什麼補呢？」我還是非常疑惑。

「一億年來，我都在思索這個問題。」外星人開心地說：「自從陳大濤死了之後，我突然有了答案，可惜我自己出不去，否則早就補好了。」

什麼答案？

「哈哈！」外星人大笑一聲，「你去把陳大濤的頭蓋骨給我拿來。」

這可眞嚇人！不過反正已經死了，骨頭用一下，想也無傷大雅。陳大濤在天之靈知道自己可以解救他的「玄天上帝」，恐怕也會同意的吧！

想到這兒，我就一聲不出，躍回岩石平台，拔出刺刀，砍下了陳的頭顱，帶回飛碟邊上。

說也奇怪，這個頭蓋骨也眞合用，我用刺刀修整邊緣後，卡進飛碟翼體上的缺陷，頗爲平滑好看。

「你到下面水邊等著。」外星人見我修好之後，嚴肅地說：「我一發動，脫離岩石，可是會山崩地裂的。」

我依言跑下岩壁，站到水邊等待，看著我的月亮如何脫困。此情此景，人生難得一見，蓋一輪圓月冉冉自岩石中升出，其優美正如月自雲出，所不同者，月自雲出，雲更顯嬌美，而此刻千萬

年來岩壁之一部分，就此離壁而去，不免使得岩壁龜裂，重力不均，崩裂開來。隨即岩洞頂端立現崩塌之勢，眼見吾等將再埋於亂石堆中。說時遲那時快，飛碟急降到我頭上，底盤打開一口，攝我入內，轉眼已跳躍時空，脫離了那天崩地裂的一刹那。

進入飛碟之中，仔細打量外星人，我不禁慨嘆造物之妙。此人形體面貌，無不類似你我，站立你我之間，若非太空裝束，大家一定看不出有何異樣。難道生命進化的路途方向，在宇宙中不同角落，竟是一樣的嗎？

我以這個意思，詢問駕駛座上的外星人，他但笑不答。我想起形體外貌類似，可能內在結構仍有所不同。外星人恐怕是比我們進化很多，不好意思說破而已。想到這裡，我不禁暗叫一聲慚愧，連忙改變一個話題，問道：「我們要往哪兒去？」

外星人答說：「當然是去追擊耀光星人了。」

他們還在這兒？一億年了還在？「他們在哪兒呢？」我不解地問道。

「耀光星人和我們一樣，來到別的星球，是尋找高等生物的文明。」外星人答道：「若是來時沒找著，會一直往前找下去。」他忽然興奮地說：「中國的古文明是不是出現在距離你的時代五千年以前？」

「什麼？」我大叫起來，「我們要回到五千年前的中國？」

「注意，」外星人說：「對於你來說，固然是回到過去，對於我來說，可不是這樣。我是從距離你一億年前一路往前找過來的，不是嗎？時間的原則，只能向前，不能向後。今天你有這個機會，是因爲闖入我的時間系統當中，算是宇宙中的特例。陳大濤告訴我，孔老夫子說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你不知道嗎？」

知道，我當然知道，但是有幸成爲宇宙中例外的幸運兒，也眞是高興。回到古代的世界，看看古代的生活，跟古代的人說說話，哦，太棒了！太棒了！

●

飛碟已經進入五千年前古中國的時空區了。緩緩下降的當兒，我看到碧藍色的海水拍打著岸邊。這兒應該是中國東方的濱海區域了，好漂亮

哦！

我問外星人：「我們要降落嗎？」

「是的，」外星人微微一笑：「你是不是擔心耀光星人出現？」看我點了點頭，外星人道：「其實盤旋在空中才最容易暴露自己，招致攻擊。上次我就是在空中被擊敗的。這次可要先埋伏起來，等敵人出現，打他個出其不意。」

聽起來像是蠻有道理的。我就仔細觀察著外星人利用我們在武俠小說中所說的「物換星移大法」，在山岩中建造了一處掩蔽基地，把飛碟緩緩降落其中。

等到我們走下飛碟，步出掩體，看到我們降落的原始居民，已經把他們村子裡的老幼少壯全都引到山腳下啦。他們穿著粗布做的衣服，也有的圍著漂亮的獸皮，望著外星人一身英挺淡綠的太空裝，和我的迷彩野戰服，不禁屢屢發出讚嘆的聲音。

當我們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好幾個背著弓的壯漢，跟隨著一位老者迎了上來。

正當我在猜想這位是酋長大人的時候，酋長上前跪了下來，口中大呼：「大神好！」

所有的村民部屬也都隨著酋長跪下，向外星人和我朝拜。「大神好！」之聲不絕於耳。我正感到手足無措時，只見外星人一舉手，說道：「各位請起。」

這時老者走向前，用哀懇的眼神告訴我們村民的悲哀，他說：「救救我們吧，大神！」

當我們走進他們村子的時候，我即刻了解到他們的災難了。他們固然不是處在「水深」之中，但是絕對是生活在「火熱」之下。他們的居處乃是在地上挖一圓形洞穴，上面架起由茅草覆蓋的屋頂。可是現在這些頂棚都只剩下燒焦了的木柱。村旁田裡也是一片焦黑，大概有誰一把火把農作物給燒光了。

老者急切地告訴我們災難的緣由。聽著他的故事，外星人眼睛不禁一亮。原來最近天上有時會多出九個太陽，加上原來那個，變成十個太陽。這九個多出來的太陽，射出又強又直的光線，把村莊田圃都點燃了。不僅如此，太陽還會追逐村民，有幾個人還被吸上太陽去了。

聽到這兒，我突然明白外星人對這件事兒的看法了。他變得興奮不已，直問十個太陽多久出現

一次，下次約莫什麼時候會來，從什麼方位而來？

在得知十個太陽大約一個月自東方出現一次，而再過五天又可能出現的時候，外星人就開始忙碌起來了。他回到飛碟工作，開始在村子四周勘察地形，又改變了掩體的構造。

酋長除了天天宴請我倆之外，第四天晚上還帶了十名壯漢，各攜強弓勁矢，來見外星人，說要他們幫忙射下太陽。外星人聞言大笑，這才掃除一連幾天嚴肅緊張的情緒。外星人告訴酋長，他一個人就可以射下九個多餘的太陽。

坐在海邊等待日出，熬過漫漫長夜，是會得到報償的。看太陽由海平線上躍出的一剎那，光芒萬丈，那情景眞是令人永難忘懷，尤其是當你看到十個太陽一齊由海中升起的時候！而我們現在正是見識到了此一奇景。

十個太陽冉冉升起，其中九個飛得較快，迅速地往海岸接近，發出耀眼的金光。村民們在警告聲中驚醒，紛紛四處走避。我躲進村後山上一個岩洞，而外星人則待在飛碟之中，預備向太陽挑戰。

耀光星人之所以稱爲「耀光」，實在也是有道理的。他們的飛碟比起來自曲明星、我們的外星朋友所駕駛的，耀眼多了；金黃色的光芒，實在漂亮。九輪太陽，由遠而近，由小而大，已經飛臨村子上空了；速度雖然不很快，看那樣子也不像要停下來的樣子。可能對本村調查採集已經夠了，要轉到別的村落去了吧？

就在他們繼續往西飛的當兒，冷不防一束束青色勁光，自外星人飛碟藏身處射出。我根本還看不清楚怎麼回事，只聽得爆炸巨響，空中一片火光，大地爲之震動。外星人的飛碟也裂開岩石，騰空而起，盤旋空中。此時只見黑色碎片紛紛自爆炸中落地，可憐耀光星人和他們的高科技產品，就此消失在宇宙一角了。

外星人在確定一擊得手之後，緩緩降回地面，走出飛碟，檢視地下耀光星人的「太陽」殘骸。我跑出岩洞，看到遍地黑色金屬，不知道是什麼材料，大塊一點的還冒著熱氣，眞想撿一塊碎片作紀念，可是又有點怕。

村民們都聚集到外星人身邊歡呼。酋長在大家簇擁下，發表講話，表示本部落一向以射箭自豪，超越別的部落，因此自稱爲「夷」，意思是「背著

弓的人」。今天方才見到射箭本領最高超，由上天降下，幫大家除害的大神，願意獻給大神一個稱號叫作「羿」，意思是「會飛的射箭人」。外星人高舉雙手，笑容滿面地接受了。

這時也有很多民衆聚集在飛碟旁邊，指指點點，議論紛紛。酋長陪著外星人走了過去。我注意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飛碟邊翼上，由我補綴上去，國姓爺部將的頭蓋骨上。

酋長仔細端詳了這塊頭蓋骨，舉手制止了大衆的喧嘩，很莊嚴地問外星人，這是不是上天賜給的「祖靈」頭骨，具有無比庇祐的神力？上天是否有意思要把這具頭骨轉送村民供奉和祭拜？

外星人懂得了酋長的意思，指指地上耀光星飛碟的碎片，要求酋長命令大家把這些黑色碎片收集起來，「祖靈」的頭蓋骨留在本村是毫無問題的。我即刻明白，外星人是要用耀光星飛碟的碎片，取代頭蓋骨以修復飛碟。而酋長也欣然同意，轉而命令大家把「烏鴉的羽毛」全部撿起送過來。

在我探究之下，方才明白，原來村民們認爲太陽的精靈是一隻三腳烏鴉，曾經還有人看過「太陽」伸出三隻腳降落在海邊。現在「羿」發神箭，射死了烏鴉，就毀滅了太陽。而烏鴉的羽毛紛紛掉落，就是這些黑色碎片。

外星人似乎頗能入境隨俗，他見碎片已經收集得差不多了，就要我用刺刀把飛碟上的頭蓋骨給撬了下來。

外星人接過頭蓋骨和刺刀，就用刺刀在頭蓋骨上刻劃出一幅人類的面貌，有鼻子、眼睛和嘴巴，轉送給酋長，說道：「看吧，這就是『祖靈』的相貌呀！你們要永遠祭拜保存，不能稍有違失。」

酋長連忙高聲說道：「會的，會的。」雙手舉起祖靈的頭骨，走入群衆，大家都跪下膜拜。酋長宣布說，從今天起，祖靈就叫作「契」，意思是「有刻劃的頭顱骨」。

接下來的幾天，外星人忙著用耀光星飛碟碎片修復飛碟缺口，我則在村子裡接受招待，東逛一家西逛一家。我發現到有關頭顱的另一個悲慘景象。原來村子中有很多孩童，都在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不知道是什麼疾病，只見他們的頭顱都有些變形。大都是頭頂兩側隆起，中間有凹陷，有很多在正前方上面也明顯地隆起一塊，而臉頰則向前突出，像個老鼠臉。他們面色慘白，虛弱

不堪。這種情形似乎非常普遍，以至於他們畫人圖像的時候，頭部都畫成頭頂分叉的尖嘴模樣。在一家人家裡，看他們畫了一個上帝的圖像，竟然也是採取這種造型，像這樣子：，眞令人想笑又不敢笑。

當我把這種情形告訴外星人的時候，他也極感興趣。由於飛碟已經修復完成，我們就得以專心地研究這個問題。外星人想起來，陳大濤在地底岩洞中，曾經講述古代的傳說，提到古書上記載遠方住著一種三頭人，又叫作「岐首」，也就是頭頂分叉的意思。陳大濤表示他看到鍾馗抓鬼圖畫中的小鬼，頭頂都有分叉，猜想海外一定有這樣子的人，本來跟隨國姓爺到海外遊歷，也想找一個三頭人帶回家鄉的。他曾經問「玄天上帝」外星人，哪裡可以找到？

當時外星人告訴他沒看過，不想今日竟然眞的看到了。原來三頭的意思，不是三個頭而是頭頂有三個隆起，可能叫「岐首」比較恰當。

於是外星人帶了兩個這樣的小孩和他們的父母到飛碟裡面檢查研究。三天之後，有了一點初步的結論，那就是這些小孩都患有先天性遺傳的貧血症，因此頭顱骨的骨髓不斷擴張，增加造血機能以作補償。因爲骨髓增厚，頭顱骨就有所變形，突出厲害的，看起來頭頂就出現三個隆起了。

我問外星人可否幫他們治療。外星人說，要治療就得改變他們的遺傳物質，這是干涉了自然的進化，他不願意如此。事實上，他也不是有能力做這種事情的專家，還是順其自然好了。

不過酋長又代表村民來到外星人跟前，請求幫忙射殺山野中害人的怪獸，讓村民們能夠安居樂業。這次外星人倒是很爽快地答應了。他邀請酋長上了飛碟，我也很興奮地跟著。在酋長指示方向下，我們從事低空飛行，出發打獵了！

首先向南方飛去，在平野上見到了一頭赤色的大野牛，牠左衝右突，毫不懼怕，大小有一棟房子那麼大。酋長告訴我們，這隻野牛常常摧毀莊稼林木。外星人略調儀表往牠飛去，一點青光急射而出，直打得大野牛翻了兩翻。酋長和我都驚呼叫好。

我們降下飛碟，走出來觀看所獲得的獵物。正當我摸著如銅般光亮的牛角和赤棕色的毛皮，讚賞不已的時候，一聲巨吼由身後傳來。三人回頭

一看，不得了，一個巨人，足足有三層樓高，橫披獸皮，揮舞著一個皮盾牌和一把石斧，自百公尺外的樹林中衝出來。他一張嘴吼叫，牙齒露出有尺餘之長，狀甚可怖，曾長大叫：「這是吃人巨人呀！」

我和曾長連忙躲到野牛橫躺著的身軀後面。外星人卻不慌不忙地自腰際抽出槍型武器，瞄準巨人，一槍射出，打掉了他的石斧。巨人嚇著了，趕忙舉起盾牌擋著，可是哪裡抵擋得住外星子彈，又是「砰！砰！」兩聲，盾牌打穿，巨人仰天倒下，抽搐不已。可憐一個巨人族的孑遺就此報銷了。

接下來的好戲是在更南方的大湖之中，一隻九頭水怪正在岸邊吃人，一個頭吃一個，一共銜著九個人，只見牠滿身斑紋，搖擺著大尾，身軀厚重。我們的外星朋友看到牠也不免嚇了一跳，一時之間，還下不了手，在曾長不斷驚呼催促下，才發出勁光，砍斷了怪獸的九個渾厚的脖子。

斬了九頭怪，血流溢到湖面上，形成一片殷紅，腥臊引來了另一怪獸。只見波濤洶湧，浪花四濺，一條巨蛇在水面翻滾，碩大的蛇頭向著九頭怪的屍身而來。我們在高空目睹，想想老百姓恐怕也有不少命喪其口，外星人就用勁光，由蛇身當中，將其斬斷。據我估計，這條蛇至少有兩百公尺長呢！

回程中，正當我告訴外星人，這趟打獵未免太驚心動魄的時候，他要我往東方看去。原來空中飛來一怪，發出淒厲的叫聲，正向飛碟直衝過來，好似要把飛碟當點心吃掉，曾長嚇得大叫一聲，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就是被這飛天怪獸抓走的。其時只見外星人駕著飛碟，巧妙地往右上飛行，避過飛怪的一擊，繞到其後背上，這時我覺得這隻飛怪好像有點兒像電影中看過的翼手龍哩，說時遲那時快，勁光閃處，飛怪來不及翻身，後背中彈，直落下去了。

曾長大樂，直嚷著要往北方去，他說北方有一種怪獸，住在水裡，名字叫「玄武」，聽說長得像龜蛇合體，曾長自己還沒看過，央求外星人帶我們前往。外星人也就順其所請，筆直朝北方前進。這趟北征，卻花了不少時間，原來北方大湖距離我們居住的地方很遙遠，一時不易找到。等到我們找著大湖的時候，發現也不只我們來到湖旁。

北方大湖正有一群居民在舉行祭祀，我們將飛碟靜止在半空中不去驚擾他們。只見他們禱告完畢，一個勁兒地把食物往湖水裡扔。不一會兒，水面有些變化，浮出了一條巨蛇，有著就像我們在南方湖水中所見識的巨蛇的蛇頭。在它後邊又出現了一隻超大型的龜鱉類生物，背部拱出水面，又寬又滑，追隨著巨蛇而來。

我說：「看哪！又出現了兩隻怪獸！」

曾長大叫：「殺掉牠們！殺掉牠們！」

外星人卻保持著鎮定的態度，告訴我們：「錯了，那裡只有一隻怪獸，不是兩隻，而且我們不要殺牠。」

我注意看去，怪獸已經接近岸邊，享受居民們扔進水裡的奉祀。果然是一隻，不是兩隻。牠的頭和頸甚為修長，像極了一條巨蛇，但卻連接上一具巨鱉形的身子，全身黑黝黝的，若不仔細分辨，真的以為水中載浮載沈的是巨蛇和巨龜呢！

外星人指著怪獸，對曾長說：「這一定就是所謂『龜蛇合體』的『玄武』了。據我看來，這應該是太古生物的孑遺，恐怕是很珍貴的活化石哩！看到牠，想起今天獵殺的怪獸，不免有些懊悔。稀有的生物要保護才好。況且牠不像會傷人的樣子，還是讓牠去算了。」

這時我想起來以前在書上看過，一億四千三百萬年前，在恐龍時代裡，有一種生存在水中的恐龍，叫作蛇頸龍，就是這副長像，我把這層意思告訴了外星人。他說道：「原來牠們在我來這個行星之前已經滅絕了，難怪沒有看過。不過現在看到一隻倖存繁衍下來的，也是有趣。我們何不把蛇頸龍改叫玄武龍呢？」

「慢著，慢著，」外星人在掉轉飛碟踏上歸程的時候，像是突然想起什麼，問我道：「你記得那陳大濤認為我是誰嗎？」

我答道：「玄天上帝呀！」

外星人說：「他不是認為我待在『神龜』之中嗎？他還曾經問我，蛇到哪裡去了？原來玄天上帝在傳說中，總有龜和蛇相伴隨著。他告訴我，玄天上帝在廟裡都是一腳踏蛇，一腳踏龜。有次還要我把蛇找回來，變化成這副模樣看看。」外星人自顧自地說著，不覺自己笑了起來。

我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聽著。外星人露出神秘的表情，像揭開謎底一般地說：「對於玄武龍祭拜

的宗教，到了後來，可能因爲僅有的玄武龍也滅絕了，於是只剩下『玄武是龜蛇合體』一個觀念，流傳後世。後代的人，不再見到玄武龍，就把龜蛇合體想像成了一條蛇和一個龜待在一起的模樣。」

我聽了恍然大悟：「那麼對於玄天上帝的崇拜，也就是對於玄武龍的崇拜，只是把動物升格爲一個神。所以要玄天上帝足踏龜蛇，實在是表示玄天上帝是脫胎於『玄武』哇！他們以爲玄武是一條蛇加一個龜，其實玄武應該是一種恐龍，對不對？」

外星人笑著說：「因此我不殺那玄武龍是對的。因爲我是玄天上帝，而玄武龍正是我的本相哩！」

我告訴外星人，在我原來的時代裡，英國的尼斯湖盛傳有蛇頸龍的存在，可能牠們並未完全滅絕。外星人聽了，覺得非常高興。

但是我們倆所講的這一切對於酋長來說，似乎是不能理解的。剛才他因爲外星人不肯射殺玄武龍，一直在旁生悶氣，不講話。原始民族的觀念裡，人類碰到野獸就要殺的吧！

回到村子裡，酋長要求外星人，也就是他們所稱呼叫「羿」的天神，改天要射隻大野豬，給他們祭祀上帝。外星人也體會到酋長心裡的不舒服，連忙答應了。

第二天，外星人果然獨自駕著飛碟出去獵了野豬回來。那眞是漂亮的狩獵。當村民們在外星人指引下，從樹林中扛回一隻大野豬的時候，全村子的人都出來圍觀。酋長恢復了笑容，告訴大家快把大野豬做成肉醬，在「河伯娶婦」的時候，可以用來祭告上帝。

什麼是「河伯娶婦」呢？不久之後，我們就知道了，但那可又是一件嚇人的事兒！當外星人和我得到通知，趕往村民們稱作雒水的河旁參觀時，遠遠就聞到野豬肉醬的香味自祭台上飄來。衆人聚在河岸上歡呼喊叫。岸邊水上繫著一頂茅草篷子。酋長正引著一位頭戴花環，全身掛滿玉珮的年輕女子，緩緩走向茅草篷子。

外星人和我趕上前去，酋長介紹那位女子給我們看，說道：「這位就是即將嫁給雒水水神『河伯』的『雒嬪』，漂亮吧？每年河伯娶了雒嬪，就不叫河水氾濫，淹沒我們的田園了。」

即將嫁作雒嬪的女子，害羞的眼神望了望我倆，笑了笑，就在衆人簇擁下，走進了篷子。看到遠處河面上波浪滔滔，我眞不知道河伯長什麼樣子，可以娶到如此美眷。

不多時，河伯出現了，哇呀！水面波濤一翻，出現一條好大好大的怪魚，長長滑溜的身子，隨波翻滾，嘴前兩根肉鬚，狀甚醜惡。此時衆人鴉雀無聲，酋長命人解了草篷繫岸的繩子，讓「雒嬪」漂流而去，刹那間只聽得雒嬪發出一聲絕望淒涼的喊聲，衆人全都鼓噪起來，又敲又打，喧嘩不已。

外星人眼見此景，說道：「那還了得！」翻身躍前，跳到岸邊，抽出腰際的槍，指著向茅草篷子搶來的大怪魚，連射數槍。在衆人驚訝裡，怪魚一陣掙扎，沈入水中，而外星人也一躍入水，把正從篷子中翻倒入水的「雒嬪」扛在肩上，游了回來。我正想歡呼，看到大家都不作聲，也就不敢出聲。

外星人抱著雒嬪上了岸，看到大家驚愕不已的樣子，走到酋長前面，高聲講了一句令我也極感驚異的話，他說：「我要她永遠嫁給我！」

聽到這話，人群中有人歡呼，有人呆立。歡呼的人跑上前去，稱呼那女子「姮娥」，意思是「永遠的妻子」。呆立的人圍到酋長身邊竊竊私語。我想他們是既不敢得罪上天降下的大神「羿」，又害怕今年河伯發怒，要淹大水。酋長定過神來，突然向前，推開跟隨外星人和姮娥的一群人，跑到外星人跟前，大叫著說：「上帝不高興吃你打的野豬肉啦！」說完，就跑掉了。

看到姮娥依舊淚潸潸地依偎在外星人懷裡，我走上祭台，雙手端起豬肉醬，對擁護羿和姮娥的大夥兒說：「上帝不吃，我們吃。來開慶祝會喲！」這就展開了外星人和地球人的一場婚禮。

晚間，我醉得倒在村中地上數天上的繁星，心裡明白「羿」和「姮娥」正在飛碟之中，度那洞房花燭夜。看著天上星星眨呀眨的，想到太空旅行的單調，岩石中禁閉一億年的孤獨。這樣的感情一旦解放，不知是多麼熱烈呀！……想呀想的，也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感覺到村中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氛。或許是怕淹大水的恐懼漸漸征服了大多數人，外星人、姮娥和我要處在不利的地位了。而

這樣的判斷很快就獲得了證實。有個少年偷偷跑來警告我，酋長正命大家砍伐桃木棒要打外星人。傳說中，只有桃木棒才有制服鬼神的法力。少年要我們趕快逃命去。

在我向外星人提起此事之後，外星人牽著姮娥的手，說道：「是離去的時候了。」

當晚我們三人在飛碟之中，看著瘋狂的村民挾著桃木棒往飛碟上亂敲，乒乓作響，好像是替我們送行的樂章。在姮娥流下告別家鄉的淚水中，外星人啓動了飛碟，進入了時空場。

●

再次降落的時候，已是兩千年後的世界了。

我們走出飛碟，看到自己正在一座城池的郊區，春天的田野，遍開著黃色小花，空氣中飄著清香。掩藏好了飛碟，三人整了整衣服，便向城門走去。這個城的城牆，是土磚堆砌起來的。城門有木製的瞭望台，上面插著一面大旗。我向前拉住一位路人，看他穿著乾淨的布衣草鞋、相貌不惡，於是很有禮貌地向他請教這是哪座城池。他似乎很吃驚於我們的無知，又看到我們服裝怪異，只丟下一句「這是宗周啊！」就跑掉了！

原來我們到了周朝的都城，只不知道是那一個王的時代。對於姮娥來說，時空旅行還是第一次，所以也是一直張大著眼睛，東瞧瞧、西瞧瞧，打量這對她來說是屬於未來的世界。

一行三人走進城門，立刻有兵士上前盤查，看他們拿著長柄斧頭，好不嚇人。兵士後邊馬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一位帶兵官模樣的人大搖大擺走了過來，喝道：「什麼人？要幹什麼？」外星人不知如何回答，我脫口而出：「來進貢的。」

帶兵官眞以爲我們是遠方異國來的，朝我們身後瞧了瞧，問道：「哪個地方來的，貢品呢？」外星人掏出武器，往空中一射，打下一隻飛鳥，嚇得大夥兒散了開去。帶兵官定了定神，說道：「那就隨我來吧！」

走近王宮，姮娥東張西望，露出驚奇的眼神。畢竟兩千年後的一切對她來說，確是目眩神迷的世界。但是在我看來，這王宮也不過是木製的廳堂長廊多一點的大屋子。不過我們能進入周朝的王宮，確也是值得慶幸的。反正有什麼危險的話，也有外星人撐腰。

經過幾重警衛，來到一個殿堂。我正在猜測周王會不會要我們行跪拜大禮，只聽得殿前一位武士大步向前，高聲宣布：「西方化人到！」周王和數位大臣已經親自走到殿前迎接我們。

這倒很令人吃驚。化人？什麼是化人？外星人、姮娥和我互相看了看，全都不明白。

周王全身金碧輝煌，煞是威武，然而態度甚爲謙恭。他招呼我們在殿上坐墊上坐下，問道：「三位可是由西方昆侖趕來？」

外星人回答：「不是。」

周王一聽此言，大失所望，頹靠牆壁，向外星人問道：「怎麼你的服裝如此像化人呢？」

我插嘴問道：「什麼是化人？」

周王解釋說：「化人，幻化之人也！數月之前，有位穿著如這位一般的，」他指了指外星人，「來到我們這裡。他能力非凡，可以隔空移動物體，甚至包括房舍城牆。我們稱他『化人』，盡力招待他，他還不滿意哩！」

接著，周王轉向外星人，說：「剛才衛士報告，你能發火打下飛鳥，裝束又如此相似，不免把你認作化人了。」

聽到這裡，外星人眼睛一亮，急切問道：「化人還會做什麼？後來去了哪裡？」

周王回答：「化人因爲不滿意我們的宮殿，也不喜歡我們的食物和音樂，還特地帶我到他宮殿遊玩。那兒四周雲霧繚繞，極目所見，全是黃金打造。又有一只寶盒，其中山川人物歷歷可見，人在宮中，飄浮不定，往下一看，竟然看到我自己的宮殿庭院，又遠又小，嚇了一跳，就趕快要化人送我回來了。」

外星人追問道：「後來呢？後來化人哪裡去了？」

周王說：「他表示要往西方昆侖墟見西王母。他還答應回來邀我同去遊歷。所以當你們出現，我以爲你們是化人所派來接我去玩的。不料令我失望。不過你們應當也有精彩表演可以讓大家見識見識吧？」周王一面說著，一面又用眼光打量著姮娥和我。我想若是開化妝舞會，勉強可以應命。

但是外星人卻很堅定地回答：「大王寬心。我也是化人。大王想往西方昆侖見西王母，我可以帶大王前去！」

周王一聽，跳了起來，直搓著雙手，大叫：「太好了！太好了！」

此後數天，我們在宮中盡情享受。我放心地大吃大喝，還觀賞宮女舞蹈。外星人則帶著姮娥到處在宮中參觀。而周王則忙著交待國事，準備馬匹、補給，計畫西征事宜。

我向外星人詢問，上次周王見著的「化人」究竟怎麼回事。

外星人道：「毫無疑問，是我同胞尋來。周王所說的化人宮殿，想必是停在雲端的飛行器哩！他說往西方昆侖，難道他們已在那兒建立了基地？西王母是誰，目前我也不曉得。但是不管怎麼樣，往西方找去便是了。」

待到臨行出發，周王才發現他的馬匹全用不上，不消說是很失望的了。不過他還是決定一定要帶他的專任馬車駕駛「造父」，一同登上飛碟。小小的飛碟坐了五個人，也是蠻擠的了。

好在西征的速度非常快，造父說他所有的好馬都比不上外星人的快，表示非常佩服。而外星人卻沒空跟我們談天。他專注地在儀表上搜尋，看看是否有「化人」傳出的訊號。由於飛行的高度非常的高，使得地球表面的陸地看起來就像地球儀上的地圖形狀，有趣極了。

外星人在長久的搜尋後，終於舒了口氣，好像已接收到什麼消息了。飛碟開始下降，這時我可以辨識出下面阿拉伯半島正伸在印度洋裡。隨著飛碟越降越低，狹長的紅海也漸漸變寬，而波斯灣平靜的海水，也距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們來到中東了。飛碟慢慢地降落在阿拉伯半島的北邊，正在一座繁華城市的郊區。

下了飛碟，我看到近處有一大河，城市就聳立在河的對岸。城中矗立著一座高高的塔，呈階梯狀堆疊而成，遠遠就可望見。

周王看見這個壯麗的城市，自下評斷說：「這的國度了吧。」又指著階梯狀的就是『西王母』高塔，說：「那個應該就是『昆侖墟』了。」造父卻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樣，大概從來不曾想像過會來到半個地球外的城市。

當我們一行走進城門時，看見城門壁上都用琉璃磚鑲嵌著金色的獅子圖案，非常有精神。這裡可能是各個不同國家的人常常出入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奇裝異服也沒有招致多大好奇的目光。

到了城中，看見周王所謂的「昆侖墟」頂上有一廟宇。我想外星人的朋友或者是住在其中。外星人似乎也是這麼想的，他帶領著我們直奔昆侖而去。

接近塔基，抬頭一望，怪怪，這才感覺到塔甚為高大，正面有一列長而直的階梯，自底直衝而上，穿過龐大方塔的每一層，連接頂上的廟宇。看起來，好像上了階梯可以一直走上天上似的。大夥兒拾級而上，造父不禁慨嘆：「這眞是『通天塔』了！」

「一點兒都不錯！」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倒嚇了大家一大跳。本來以為來到外邦城市必定言語不通，誰知竟然聽到清清楚楚的中土語言。大夥兒抬頭望去，結果更加嚇了一大跳。

原來講話的是正自塔第一層走出，擋在「通天梯」上的一隻半人半獸的怪物。這怪物長得甚為奇特，看來好像是把獅子的頭，換成一個女人的頭一樣。她站在我們前面，好像把守「通天塔」的門神。

外星人一個箭步向前，驚呼：「斯芬克斯！」不知是否外星語言，怪物聽了笑了笑，讓開一步，說道：「不錯，你可以上去！」

外星人跳上幾級，怪物又重新擋在我們面前，姮娥叫出一聲：「羿！」像是不放心，又好像要求外星人帶我們也上去。「羿」回過頭來，說道：「你們放心，不會有事的，先等一等。」說著，就往「通天梯」上走去，不一會兒，消失在頂上廟中。

周王見怪物沒別的惡意，也就要求怪物讓我們在塔的第一層走走，怪物同意了。我們看到塔上裝飾得非常漂亮，種植了各種花草樹木，擺設了雕像噴泉。我讚嘆地說：「這眞是個漂亮的花園。」

怪物一直跟著我們，聞言答道：「你錯了，後面那座才是空中花園。」我們隨著她的目光望去，果然發現後方不遠處有座建築，像個小山，上面花團錦簇，亭台樓閣，布置極為雅致。有人正在遊園，前呼後擁，蠻享受的。

我問道：「那是誰啊？」

怪物答道：「巴比倫國王呀，你不知道此地是巴比倫嗎？」

我恍然大悟，原來來到中東古國了。周王可能沒見過獅子，問那怪物：「你又是誰？為什麼身

體像老虎啊？」

怪物微微一笑，想了一想，答道：「我叫『開明』。」

周王又問：「上面廟裡住的是誰，西王母嗎？」

「開明」答說：「不錯。西王母是巴比倫的月神，鎮守這座塔丘。」

此時外星人已然回來，牽起姮娥的手，眉梢露著喜色，對周王道：「西王母願與大王相見。」

周王聽了也高興極了，對造父說：「快準備一下，我們上去。」原來周王要造父帶著兩塊美玉，預備要送給西王母的，這下子可派上用場了。兩個人興奮地走在前面，一直向上跑去。

我在後面偷偷地問外星人，西王母是誰？開明獸又是誰？怎麼叫斯芬克斯？昆侖到底是什麼意思？

外星人答道：「這是很複雜的問題。西王母是我曲明星系的公主，奉主公之命來你的星球建立基地。巴比倫人最崇拜月神，以為公主就是月神。月神在巴比倫語稱作西王母，因此也稱公主為西王母。公主原來以為我所屬的遠征隊已經全數毀滅，變成歷史陳跡了呢！斯芬克斯是我們曲明星的名詞，意思是『智慧』，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是把人和獅子作一結合。這種科學技術在我離開曲明時還正在發展階段。我們稱它作『斯芬克斯』，正是表明這種結合人和動物的工作需要極高的智慧才足以達成。不料現在已經完成了這項向自然的挑戰。她自稱『開明』，想必是智慧的同義詞吧？

「最重要的，西王母已經完成了永久時空場的設置，就在這昆侖丘中。『昆侖』在我們曲明星語中，是『移轉』的意思。進入了這裡面的時空場，不但時間可以靜止，而且啓動空間裝置，可以把人員物品直接送回曲明星，或者把曲明星上的人員送過來。西王母已經把許多本星球的收集品、各種人類和動物，送回曲明星了。我打算要請西王母把我和姮娥也送回去，在家鄉過著快樂的日子。」

說著說著，我們發現周王和造父已經消失在廟門口，連忙趕上前去。進得廟來，看到周王和西王母已經分賓主坐下，正要舉行大宴會哩。廟裡太空裝束的人物也有不少，其中一人就是到過周王宮廷的「化人」，他笑嘻嘻地和周王寒暄著。周王隨即向西王母獻上美玉。西王母裹在輕紗之中，風姿綽約，命臣下接過美玉，高興地哼起歌來。我們也就一齊開懷大嚼，享受天上美味。恍忽之中，不知不覺，竟然醉了。

待我醒來，正好趕上傳送姮娥回曲明。我們坐升降梯來到隱藏在昆侖丘底部的時空場，看到姮娥走上一個金屬圓盤，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踪。周王大表驚異，問外星人姮娥哪裡去了？

外星人回答他：「姮娥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藥，飛到月亮上去了。」周王顯然半信半疑，外星人也就假裝出很悲傷的樣子，來博取周王的信任。我在旁邊看了覺得很好笑，但是我也奇怪何以外星人不和姮娥一起去呢？

外星人似乎正在等我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我還要先送大王去月亮上啊！」

周王此時卻搖搖手說：「你還是送我回中土

吧！」

於是周王告別了西王母，臨行希望三年以後再來，帶著造父跟隨外星人回宗周而去。從此美好的回憶就將化爲神秘的傳說了。

本來我想外星人去去就來，就在昆侖丘頂台上等他。這時夜色正好，一輪明月當空，萬里無雲。望著下方半夜中寂靜的巴比倫，心中覺得非常祥和，決定也要求外星人送我去曲明星系，逃離這煩惱的塵世。

不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順心的。此刻突然發生的變故，不但使得我沒去成曲明星，而且讓我的外星朋友「羿」竟然也再沒回去過。

原來耀光星人已然探知曲明星在地球上的基地。他們鼓動了巴比倫北方的亞述帝國，在這安靜平和的晚上，對巴比倫發動了兇惡的偷襲。在耀光星人的幫忙下，亞述帝國的軍隊突然出現在巴比倫城外。我在昆侖丘上看著城牆上爆發了火光，巴比倫人從睡夢中驚醒，而在震天喊聲裡，亞述人的戰車已經衝進了城門。

這時耀光星人的飛碟也在空中逼近了昆侖丘，以紅色勁光射擊昆侖丘。曲明星人也自昆侖四周發出青色勁光抵抗，整個天空交織成一片火網。混亂之中，我眞不知如何是好。亞述士兵已經攻到昆侖丘底下，開始往上衝了。只聽得開明獸發出一聲哀嚎，似乎陷入重圍之中了。

霎時間，紅色火光擊坍了昆侖丘東側一角，我趕忙跑入廟中，跟隨西王母下到昆侖丘地下層。西王母在慌亂中力持鎮定，命令把人員裝備即刻依次送進時空場中，發回曲明星去。在這種緊急狀況下，我當然只有排在最後的份兒。但我也甘願如此，因爲我想等好朋友「羿」回來。

整座昆侖丘現在都在震動之中。耀光星人似乎要把昆侖夷平才罷休。在這地底密室中，急著離去的曲明星人，實在也來不及照顧我。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外星朋友「羿」終究沒有回來，不知是否已遭毒手。地底密室的出口坍塌了下來，光線熄滅，而震動仍然持續著。

●

當一切恢復平靜的時候，我還活著，但是卻什麼都看不見了，這密室變成了一個黑暗世界。就算傳送人員到曲明星的空間場尚未損壞，我也不會啓動，何況損毀的可能性相當的大。憑著雙手

也推不開封閉的石塊，我看我要永遠封閉在這地下黑窟中了。將來的考古學者發掘這個廢墟，看到我的遺體，或者要以爲這是巴比倫國王的陵墓了。

胡思亂想了很久，卻也不覺得餓。外界的戰爭怕已結束，而我還活著。想像巴比倫城被屠戮的慘狀，我是應該慶幸自己被埋在地底，還是悲哀永無出去的一日呢？在起先的日子裡，我心裡充滿了惶恐，深深覺得衰弱漸漸就會襲來，把我的靈魂帶走。可是經過很久很久，我依然在密室裡活動自如。回想著所經歷的一切，實在也覺得不虛此生。我往前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我如何開始這段旅程。突然之間，我領悟了，我得到了解答，我命運的解答。

我會衰老於此嗎？不會的，只要待在此地，永遠不會衰老。經過這麼久，我還活蹦亂跳，唯一的原因就是：這個密室的空間轉換功能雖然損壞，但時間場效應依然存在。我待在密室裡，時間是靜止的。

本來我很害怕要待在這裡一億年，像我的外星朋友一樣。可是磚石密室到底比不上飛碟，終究是會損壞的。外面的世界轉瞬已過了三千多年，古戰場上在不知又打了多少回仗之後，一場新而猛烈的戰爭又開鑼了。

美國總統布希的炸彈，不斷地落在古代巴比倫的國土上，想要摧毀伊拉克總統海珊設在古蹟廢墟旁的戰鬥機掩體。這種攻擊雖然比不上外星人之間的戰爭，卻也是號稱人類有史以來最重大的火力轟炸。外星人的密室，終於也被炸出了裂縫。時間場雖然從此毀了，但是陽光也重新透入地下，我得救了！

大轟炸過後，從地底下爬出個人，在戰場上大概不是件稀奇的事兒。我穿著迷彩野戰服，混在潰兵當中，胡亂地跟著大夥兒往南闖，過了幾天眞正的苦日子，就住進戰俘營了。

我告訴美軍，我是從台灣來伊拉克做工程的，不料糊里糊塗地被拉伕當兵，他們也眞信了。

現在我坐在回台灣的船上寫回憶錄，一九九一年春天，落下了故事的尾聲。只是我在印度洋上，夜裡仰望滿天星光，還眞不知道哪裡是曲明星的方向？在那兒，姮娥是否仍舊在等待「羿」的歸來？

✲

[評審意見]

小評〈地底月亮〉

●張系國

〈地底月亮〉極為生動有趣，雅俗共賞。作者巧妙的把中西神話故事融入科幻小說，一口氣解決古今中外許多謎團。故事最後，主角居然因為美機轟炸伊拉克而從地下的巴比倫廢墟逃出，實在好玩。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提出的一切解釋，仍舊以外星人為逋逃藪，落了倪匡的窠臼。✻

[得獎感言]

●樊聖

這次科幻小說獎的設立，乃是強迫我寫出這篇故事的一大誘因，這是必須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地方。

這篇小說，像是一篇讀書心得報告。五、六年間慢慢累積起來的材料，實在是一步步孕育成整個故事最重要的因素。能夠入選獲獎，的確令我感到非常欣慰，因為小說中的情節，固然不乏「幻想」的成分，但是有不少「推想」的假說，其實蠻有科學根據的。

其中「玄武」問題的解決，最是令人高興。

民間祭祀的玄天上帝，足踏龜蛇，乃是「玄武」崇拜的擬人化。《後漢書》王梁傳中記載：「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注：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可見玄武原是一種動物崇拜。

「龜蛇合體」究竟是什麼動物呢？漢墓中的磚畫，描繪著一條蛇纏繞著一隻龜，算作玄武，我以為是失去本義了。因為中國古代的四靈，所謂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前面三個都只是一種動物，何以玄武例外呢？

民國五十六年四月號中文《讀者文摘》，刊出了一幀一九六〇年在英國尼斯湖所拍攝的水怪照片，被認為是史前動物蛇頸龍的孑遺，其長像赫然正是長頸圓身，所謂龜蛇合體是也。如果假設蛇頸龍也存留在中國北方，譬如貝加爾湖之類地方，而為古代中國人所膜拜，應該也是有可能的吧！

至於中國人乘坐飛碟，前往巴比倫遊歷，在我更是堅信實有其事。其根據是戰國古籍《山海經》中記載了太多巴比倫和兩河流域的地理風物，在那個時代，要前往巴比倫勢非坐飛碟不可，其大略情形，已在這篇小說中描述，希望大家欣賞。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報告了。✻



[樊聖簡介]

樊聖，一九五八年生於台北，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現任陽明醫院內科學講師及台北榮民總醫院腫瘤內科臨床研究員。曾寫作科幻小說〈石中人〉，以考古人類學詮釋中國文字的起源，經曾正忠先生編繪成長篇漫畫，於《民生兒童天地》雜誌連載，並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單行本，榮獲一九八八年國立編譯館優良連環圖畫比賽第三名。

〔科幻漫畫物語〕

日本SF的漫畫世界

◉洪德麟

日本去年（一九九〇年）的漫畫書銷售量達十九億冊之譜。

一本最暢銷的漫畫雜誌，今年初號稱發行六百零二萬冊。

受歡迎的漫畫作品在雜誌連載後，集結成冊的單行本動輒初版一百多萬本。（鳥山明的SF滑稽漫畫「怪博士」曾創下一百九十萬本紀錄，安達充的「接觸」有過初版一百六十萬本的紀錄。）一套漫畫書賣掉六千萬本也比比皆是。漫畫的魅力在日本發揮得淋漓盡致。

由於研究日本大眾文化之便，二十年來個人也深入的了解了被日本人稱作將是廿一世紀主角的這種「圖畫」。在台灣，日本漫畫被全面盜印，加上台灣社會的保守性格，對日本漫畫以偏概全的印象，誤導了我們的社會大眾對日本漫畫的不了解，甚至誤解。

◉1928年田川紀久雄的作品。

日本SF漫畫研究

由於要寫日本SF漫畫這篇文字，所以再度翻出二十年來蒐集的參考書籍。個人視野窄小的關係，蒐羅資料不及日本有關SF研究刊物的百分之一，但是已約略可一窺日本SF漫畫全貌了。然而，這裏也只能大概簡介而已，深入了解也只待將來有心人進一步的去探究了。現在就個人手頭上有關SF研究專刊的資料提供科幻迷們對日本科幻漫畫一個範圍的認識：（這兒只介紹有關SF漫畫的部分）

●學習研究社出版『SF幻想曲』共六冊。此套書書目分①地上篇②時空篇③異世界篇④幻想篇⑤諷刺篇⑥漫畫篇，每本資料相當完整而具代表性，而且包羅了歐美亞澳等地的SF名作資訊。（一九七九年版）

●清山社『清山社的漫畫館・魅力集』。這套書第九集是「SF漫畫的魅力」，其他多為個人研究，如「手塚治虫漫畫館」、「松本零士漫畫館」、「石森章太郎的漫畫魅力」、「萩尾望都的漫畫魅力」，還有竹宮惠子、大島弓子等科幻漫畫名家的研究專集。（一九七八年版）

●新評社出版的『戰後SF漫畫史』，米澤嘉博著。這本書記錄了一九七九年以前日本SF漫畫的相關情事，相當完整而詳細，米澤嘉博為漫畫研究家。（一九八〇年版）

●奇想天外社編著『別冊奇想天外SF大全集』。這套大全集我只買了十一冊，第十一集是「SF動畫影片大全集」（這本書羅列了一九八〇年以前的日本卡通動畫名作）。這套書的主題就是SF，從SF入門到SF電影、小

◉1970年代，女性漫畫家投入了SF漫畫的領域，令人刮目相看；二大女性SF名家，荻尾望都和竹宮惠子各有所長。

說、事典、插畫、科學到魔術等等，包羅SF的所有，是想了解科幻空間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

奇想天外社是一家專門出版科幻書籍的出版社，曾發行『漫畫奇想天外SF漫畫大全集』季刊，一九八〇年春天創刊，但是出了十幾册後就找不到它的蹤影了。

另外東京三世社也發行過『少年・少女SF漫畫競作大全集』的季刊，命運和『奇想天外SF漫畫大全集』一樣，壽命都不長，也是出版了三年多，我只看到第十六期。東京三世社在這之後又發行了『WHAT』隔月刊。現在這本雜誌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漫畫夢的博物誌』精裝本特刊。

這是個人較注意的SF漫畫專門誌的部分。由於科幻漫畫在日本其他漫畫雜誌上占有極重的份量，要一一涉獵是不太容易的。不過在日本漫畫狂熱人的有心整理下，還是可以了解其發展的脈絡，如『戰後SF漫畫史』一書的作者米澤嘉博就是其中之一。米澤參與的漫畫同人誌『迷宮』，也是最專心了解漫畫發展的團體。在『漫畫奇想天外SF漫畫大全集』的創刊號中就有一篇『SF漫畫完全目錄一九七八年版』，詳列全年度SF漫畫創作的資料，這就是由『迷宮』所編的。

◉1948年轟動的異色作「不可思議國的劊子手」。

在SF漫畫誌中，對談、研究、評論科幻漫畫的文章是最珍貴的，也是SF漫畫迷最感興趣的。很多漫畫評論家在雜誌上都闢有專欄，科幻漫畫家及作家也時常在雜誌的企劃下有精彩的對談。這樣的活動在較重視科幻漫畫的漫畫雜誌上也經常舉辦。當然，在SF雜誌上更是常事。

日本SF漫畫風貌

在『戰後SF漫畫史』一書中，米澤詳細分類和敍述了日本SF漫畫發展的沿革。他把日本SF漫畫史分成九章，從SF漫畫前史談到展望明日，以一九四七年後日本SF漫畫大師手塚治虫的時代爲起點，細述每一年代轟動過的SF名作和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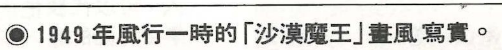

◉1934年阪本牙城作品「坦克坦克郎」。

米澤嘉博的『戰後SF漫畫史』九章的敍述爲：

第一章：SF漫畫前史。從冒險少年SF小說的登場，述說到戰敗後日本從廢墟中起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所衍生出來的作品。

第二章：手塚治虫的時代。將手塚治虫的登場視爲日本科幻漫畫新時代來臨，記錄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六年，每年所發生的大事記。最後一節以SF和手塚治虫的宇宙爲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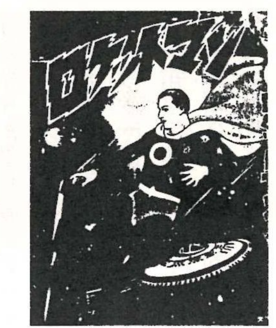
第三章：少年漫畫的爆發。一九五七年後，很多科幻漫畫家投



◉1949年風行一時的「沙漠魔王」畫風寫實。



◉1940年旭太郎和大城登的「火星探險」。



◉1958年登場的鬼漫畫博士水木茂的火箭人，可以代表把內褲穿在外面的超人影響日本之一斑。

入了創作的行列。由日本最早的SF同人誌『宇宙塵』創刊，幾個超級漫畫英雄偶像的誕生，談至一九六〇年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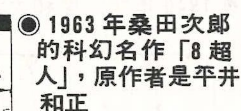
第四章：SF播種計畫。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的幾個顯眼的事件。

第五章：異次元進化。談出租書劇畫中的SF，介紹名家水木茂的怪異漫畫的「幻視境」，至出租書劇畫的時代結束。

第六章：少年SF漫畫的最後光芒。SF卡通、怪獸的立體化電影演出和幻魔故事的最後光



◉山川惣治的「少年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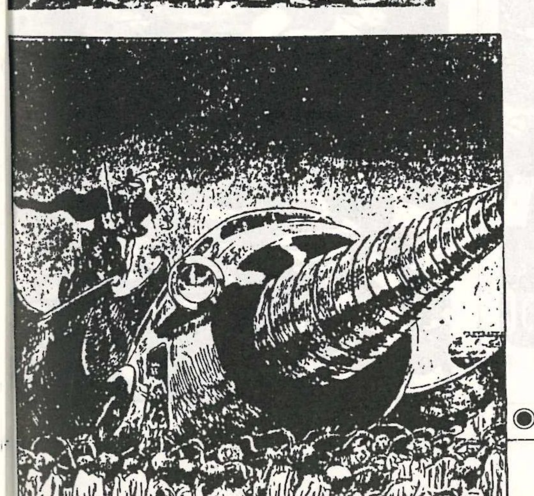




◉1963年桑田次郎的科幻名作「8超人」，原作者是平井和正

◉「宇宙少年」是1965年在電視上大放異彩的宮腰義勝的作品。





◉1950年受歡迎的名作「黃金蝙蝠」。



◉1950年代登場的「原子小金剛」威風八面的主導了日本科幻漫畫方向；1960年代搬上電視後，人氣更是沸騰。

芒。

第七章：SF的悠長午後。談SF新秀山上龍彥的「風」的光芒，以及SF短篇漫畫的流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的SF現象介紹。

第八章：SF趨向少數民族化。敍述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SF題材所遭遇到的困境與最後預兆和SF的大衆化。當時SF誌『奇想天外』創刊，科幻電影非常盛行，科幻漫畫也日趨成熟。松本零士的「宇宙戰艦」登場。

第九章：往大盛行的最高潮……。松本零士作品的轟動和SF流行中的盛況，一九七七至七九年的種種現象報導。

這就是一九七九年前日本SF漫畫界的一些概括性的情形。文中，米澤嘉博詳述了每年度SF

TOEI ANIMATION FESTIVAL

'79年8月4日、全国一斉ロードショー！

銀河鉄道999

GALAXY EXPRESS

◉松本零士的名作「銀河鐵道999」。

重要的事件和作家與作品。

現在我們從一些作品及作家所反映的現象來看，或許較能完整的看到日本SF漫畫所表現的另外一面。

早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漫畫就已經有了吸取歐美創作精神的連環圖畫，如樺島勝一的「阿正的冒險」就畫出了奇想天外的奇遇記。一九三〇年代，更多的兒童漫畫家投入了較活絡的創作行列。坂本牙城、宍戶左行、旭太郎和大城登等名家都留下SF極珍貴的作品。阪本牙城的「坦克坦克郎」就是一個像炸彈般圓滾滾身體的機器人，他擁有飛天及秘密武器等超能力，其狀至爲滑稽。旭太郎作、大城登畫的「火星探險」是日本破天荒的首部外太空冒險大活劇，對科技的觀念已不輸歐美的見解。而宍戶左行的「速度太郎」更是坐著火箭横衝直撞出極前衛的驚奇。這些創作大都帶有些歐美風的造型和演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日本出現了一個漫畫奇才：手塚治虫。手塚的處女作開始於『每日小學生新聞』連載，畫風大半沿襲戰前漫畫家的格調。不過，對華德狄斯耐卡通頗爲著迷的他，倒是突破了當時已是大名鼎鼎的田河水泡、樺島勝一、島田啓三等人的平面作風，而引進了電影鏡頭運用的立體畫面技巧，因而引起漫畫迷們的注目。一年後，他推出的長篇漫畫「新寶島」開創了故事漫畫的新紀元，賣出四十萬本的大轟動，人氣沸騰直逼同時活躍的老將、新兵。一九四〇年代的戰後，手塚時代的序幕在「新寶島」的叫座下揭開了。四十年來，他都一直站在第一線上，作品引導著潮流。一開始，他以當時流行的單行本「赤本」爲創作重點舞台，每年都在課業繁忙之外，推出爲數可觀的作品。因此，在當時有「赤本界霸者」的稱譽。當時他的創作都是SF的題材，「金剛」、「火星博士」、「地底國怪人」、「前世紀·最後的世界」、「有尾人」等作品就是一九四六年～五〇年的代表作，作品受好萊塢電影影響的影子隨處可見。



◉齊藤隆夫早期也是活躍於出租漫畫的科幻高手，現在他仍然是頂尖的第一線漫畫作者。

◉1960年上場的横山光輝名作「鐵人28號」。

這段時間，科幻漫畫是最熱門的畫題。很多漫畫家也推出轟動的作品，如在兒童雜誌『少年俱樂部』連載的横井福次郎作品「不可思議國的劊子手」，以及田川紀久雄的「怪星襲來」，都是當時很受歡迎的科幻名作。

除了「赤本」之外，那時候也流行叫作「紙芝居」的圖版故事（由賣糖人講故事的圖片）和「繪物語」的「圖畫故事」的創作。一九三〇年代，永松武雄和鈴木一郎創作的「空想科幻冒險大活劇」（小說）的「黃金蝙蝠」就在小說中附有很精緻的挿圖，戰後，「黃金蝙蝠」這個英雄偶像再度於「紙芝居」上復活，漫畫創作者永松健夫就是原作永松武雄自己改名的。當時他畫的「紙芝居」圖版就畫得非常精緻而寫實，而異於其他SF漫畫的演出形式。這種寫實畫風的「繪物語」一九四六年後頗爲流行，而且也有幾位健將推出極受矚目的科幻大作，像山川惣治的「少年王者」及「少年老虎」、福島鐵次的「沙漠魔王」、上山路夫的「金剛續

◉恐怖漫畫大師楳圖一雄1967年的科幻作品「笑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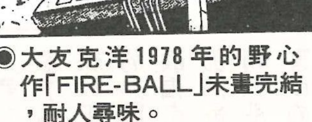
◉平井和正原作、石森章太郎畫的「幻魔大戰」風靡於1967年以後。

集・禿鷹魔島」等等，他們都是當時兒童雜誌的主將作家。

一九五〇年代後，手塚治虫轉向雜誌舞台發表作品，五一年他的科幻鉅作「鐵腕阿豆目」（台譯「原子小金剛」）發表。這部以兒童機器人爲主角的奇幻名作，在雜誌上連載達十五、十八年之久。一九八三年手塚漫畫生涯四十年時，這個可愛的「小英雄」造型獲頒『日本文化設計奬』，可見日本人對它的喜愛。

一九五〇年之後，手塚治虫又陸續推出數量驚人的作品，包括「森林大帝」（小白獅王）、「我的孫悟空」、「冒險狂時代」、「化石島」、「火鳥」（這部作品從一九五四年推出第一部至一九八八年完成第十四部歷經三十多個年頭，是一部探討生命神秘世界的經典鉅作）等等。他每天睡三至四個鐘頭，最多同時執筆十三部作品，一輩子創作漫畫超過十五萬頁。至一九八五年止，講談社已爲他出版了一套三百卷的「手塚治虫漫畫全集」，這還不包括一九八〇年後的作品。一九四八年他從醫學院畢業，一九六一年還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取得學位。他本身就是一個驚異的傳奇。除了畫漫畫、學業外，他每年還要看三百部以上的電影。他頗執迷於卡通製作，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又馬上成立「卡通製作部」，精力之驚人無人能出其右。一九八九年二月九日手塚因胃癌病逝，享年六十歲。他一生奉獻漫畫四十五年，成就輝煌，尤其在科幻漫畫的成績，一直都是日本漫畫界的奇蹟。知名代表作尚有「怪醫秦博士」、「三眼神童」、「釋迦」等上千部。

一九五五年以後，極多才華洋溢的漫畫新人紛紛登場，而且在科幻領域中各展所長。如水木茂的鬼怪世界已成妖怪漫畫的權威。橫山光輝從「鐵人28號」之後，把巨型機器人的世界拓展出另一個新貌。桑田次郎的「月光假面」「8超人」、石森章太郎的「人造人009」「幻魔大戰」、松本零士的「銀河鐵道999」「宇宙戰艦」、藤子不二雄的「精靈Q太郎」「小叮噹」「P超人」、永井豪的「無敵鐵金鋼」「惡魔」「魔王丹弟」……每個人都在五五年後



◉寺沢武一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大友克洋1978年的野心作「FIRE-BALL」未畫完結，耐人尋味。

◉1980年代崛起的星野之宣在科幻世界有一定的地位。

極爲活躍，三十多年來，他們還是不斷有新作推出，至今活力不輸新生代的創作量。

一九七〇年代，女流漫畫家竹宮惠子、萩尾望都在科幻小說、脚本原作極負盛名的光瀨龍的名作上演出精彩，竹宮惠子從「往地球」大作之後，聲名大噪，人氣急速上昇，萩尾望都也在發表「有11人」「憶晝千億夜」後氣勢如虹。她們倆的作品都以壯闊的場面、雄大的主題及極富衝擊力的感人劇情訴求，成功的抓住讀者的偏愛。她們作品大都在少年漫畫雜誌上發表，作品頗有男孩子的陽剛味，因而很受男讀者的推崇。其他少女漫畫家在SF領域中表現出色者也不在少數，像大島弓子的「綿國星」、山岸涼子的「妖精王」、飛鳥幸子的「赤色光華」……多得不勝枚舉。

一九八〇年後，新一波的新人投入新科幻的開發，令人大開眼界，像在怪物漫畫雜誌『少年跳躍』上發跡的鳥山明，他的處女大長篇「怪博士與機器娃娃」，把手塚治虫「鐵腕阿豆目」的勇猛與藤子不二雄「小叮噹」的變化趣味與幽默結合得天衣無縫，掀起了一波驚濤駭浪的「機器娃娃—阿拉蕾熱」。這部充滿瘋狂趣味的科幻喜劇，使『少年跳躍』銷路急躍三百多萬本，單行本到了第五集就賣出一千三百多萬冊（第五卷初版印行一百三十萬本）。今天他的第二部長篇「七龍珠」正熱烈的展開叫人血脈僨張的熱戰中，逐漸接近尾聲。這篇改編自「西遊記」的科幻大作，仍然是小朋友和大朋友最喜歡的『少年跳躍』招牌作。

目前在『少年跳躍』中，受歡迎的作品還有一篇「電影少女」，故事也是玄妙的SF世界加上戀愛情節，頗令情竇初開的少年、少女癡迷。過去，這本怪物雜誌上有過風光的SF大作多得難以計數，像「眼鏡蛇」、「聖鬥士星

◉在暢銷六百萬本的刊物上連載的鳥山明超級科幻作品「七龍珠」魅力不同凡響。

矢」、「北斗神拳」、「金肉人」等等也都是台灣小朋友耳熟能詳的名作。

在標新立異的科幻領域裏，坂口尚、大友克洋、板橋正法、田上喜久、寺沢武一等人是較受矚目的幾個，他們筆法新顯，作風洋派。坂口尚如詩般的浪漫敍述頗令人陶醉，他擅長短篇的科學幻想，將濃烈的感情融注於未來世界的夢幻裡，詮釋了他對人類的大愛。他經常用不著一字的刻畫功夫描述細膩的情感。

大友克洋早期也以短篇見長，他描寫超能的「童夢」爲他勇奪「日本SF大賞」，這是第一次漫畫家獲得此項殊榮，由此可見此部作品的內涵。他的大長篇近作「阿基拉」野心勃勃的畫出超能力世界的驚人魅力。這部作品出版了五冊單行本尚未完結，吊盡了讀者胃口。一九八八年他將這部作品改編成二個多小時的「卡通動畫鉅片」，震撼一時。目前未見他有新作發表，但卻看到他的原作「沙流羅」由長靖巧執筆繪作。

田上喜久的「葛雷」筆法新顯、構想縝密，是新一代SF的佼佼者，他另一部作品「滅日」也是讀者注目的焦點。寺沢武一的畫風和美國超人身段一樣寫實。他以一齣「眼鏡蛇」震驚日本漫畫界，這是他的處女作，卻展示了他驚人的實力，無論是人物的身段，或劇中的一景一物都展現匠心獨運、別出心裁及精湛的素描底子。

◉SF巨星田上喜久作品之一「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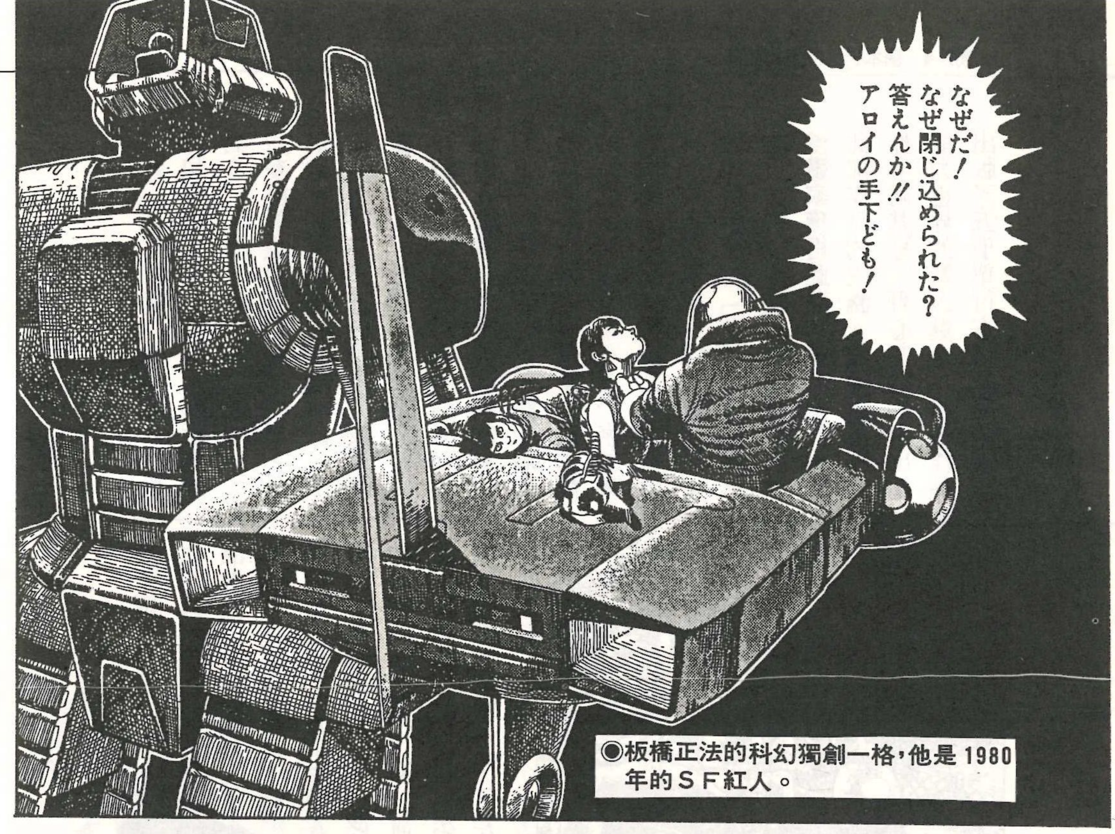
目前，日本SF漫畫的世界裡，很多巨匠級的人物都教科幻迷有份期待，如宮崎駿、富野由

悠季、安彥良和、星野之宣、士郎正宗、高河弓、CLAMP……均是漫畫界的菁英。宮崎駿以「龍貓」、「風之谷」、「天空之城」聞名，富野的「機動戰士・鋼彈」劇集，安彥良和以「亞利安」等名作頗得人緣。高河弓、CLAMP則是近年來崛起的少女SF漫畫的新秀，她們各以「源氏」和「聖傳」成了今日SF漫畫的新寵。

由於日本漫畫家活躍者數百人，名作更是遍及三百多種漫畫雜誌中，無法一一詳述。如有機會，當再分類、分章詳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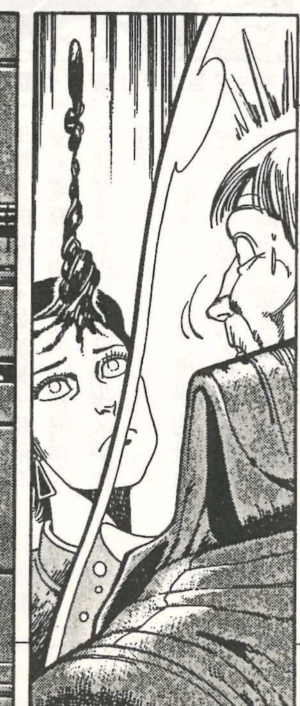
◉坂口尚的「VERSION」三部曲是他的最新傑作。

◉大友克洋的「阿基拉」已有些走火入魔式的詭異，圖爲1990年接近完結時的畫面。



◉板橋正法的科幻獨創一格，他是1980年的SF紅人。





[動畫創作]

島

◉陳文杰・范盛泓

島嶼攻防戰
[破解版本]

標靶：中時晚報非商業類電影獎。
戰場：島—劇場生態套裝軟體。
配備：2個瘋子，2台PC個人電腦，一套軟體(Autodesk Animator)。
時間：14天。



(一)島嶼攻防戰
——劇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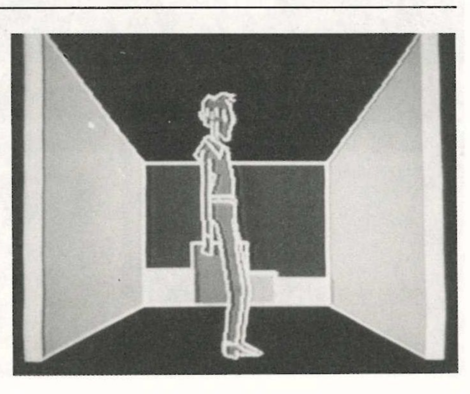
這部動畫影片的全名是「島——**劇場生態套裝軟體** Version ×××」。當初決定這個名稱的原因是因爲整個故事的架構是以其中一位作者的基本構想爲藍圖而發展出來的處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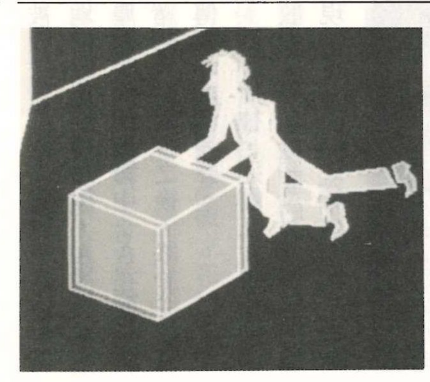
故事發生在『島—海洋—海邊的碉堡』之間，而以劇場的包裝面貌呈現。基本上，作者們預設了「劇場」是一個充滿活力而具實驗性的創造體；而「海邊的碉堡」界定的是現實社會中的各種規範，亦可稱之爲理性和道德良知；「島」——則是潛伏在內心深處，蠢蠢欲動的原始本性；而「海洋」，理所當然的便成了「島」和「碉堡」溝通的聯繫，既沖激「島」也拍擊「海邊的碉堡」，是一個緩衝也是掙扎的地帶。以心理學的術語來說，這部影片企圖探索「本我」—「自我」—「超我」，這三者的互動。由於作者說故事的野心，而製作時間匆促，只有兩個禮拜，加上有些畫面擷取了許多精神醫學上的概念，不妨稱之爲兩位「精神病人」的實驗動畫短片。

以下敍述影片內容：

(片長20分鐘，限制級，未滿18歲青少年請勿觀賞)

起自一片黑，左上、右下兩個平行相對的白色三角形逐漸擴大，在兩者接合的瞬間，畫面上出現了一條跨越黑暗的白色對角線，接著逐漸遠去。畫面左方出現了一位男人，走著走著，經過漫長的路途，這位主角（簡稱「A」）來到了一處只有三面牆壁、呈ㄇ字型的建築物前，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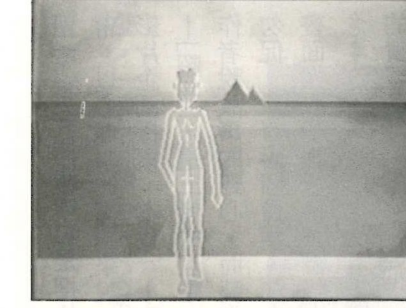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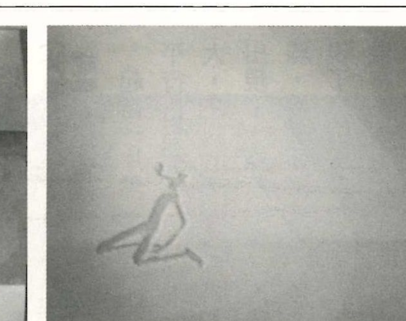
好奇地探向裡頭，結果發現牆邊不規則地堆放了數個方箱，無聊的A於是開始推動方箱，任意擺置，像在玩積木般，過了一陣子，原本牆角的一個小洞突然發散出陣陣強光，引得A趨前一探究竟。

不料，在炫目的波動強光中，本來衣衫整齊的A，竟被剝去蔽體衣物而裸露得一絲不掛，接著被吸入了洞內；經過一陣昏天黑地的劇烈旋轉之後，A被投置在厚重深沈的迷霧中；A在毫無頭緒的盲目摸索之後，終於從遠方傳來陣陣海浪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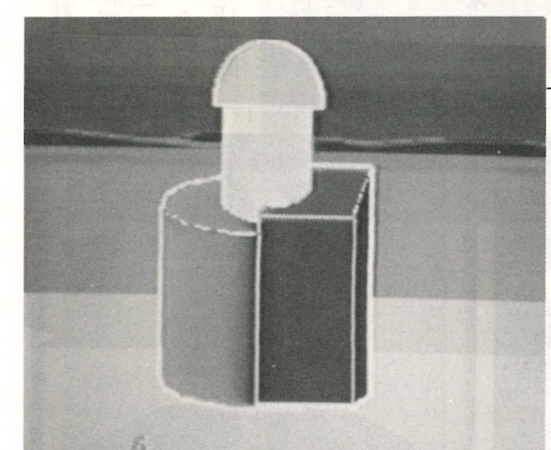
循聲而往，迷霧在A眼前逐漸散去，一片湛藍的海面隨即出現，遠方的海天之際有一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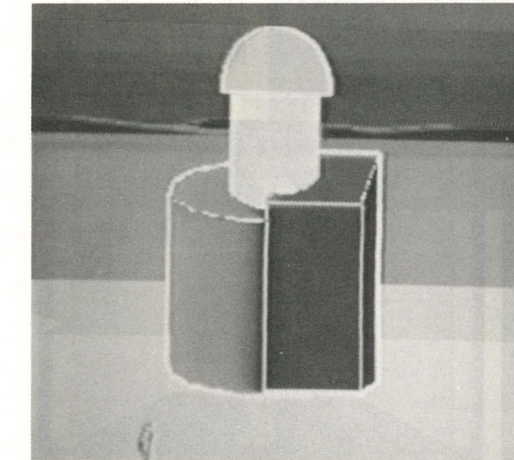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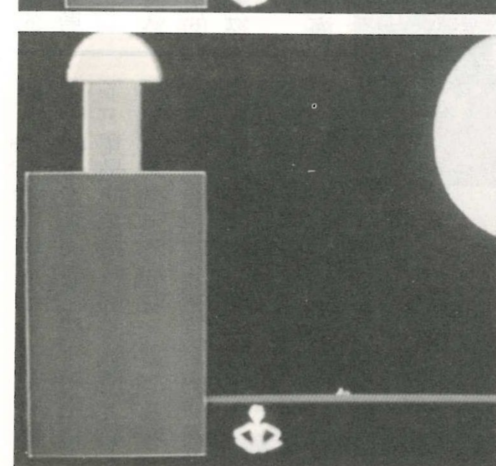




島，若隱若現，左右兩側盡是無限綿延的漫長海岸線，唯有右側遠處有座造型奇特的碉堡，走向碉堡似乎是A唯一的選擇。A赤裸著身子走著，彷彿原本即是如此，不覺有異。

終於到達了碉堡，這時天色也暗了下來，鮮艷亮麗的碉堡在逐漸減弱的亮度中，也緩緩地失去了光彩。碉堡上有扇大紅門正對海面，門上無鎖，亦無把手，A奮力敲擊，企圖尋求協助，卻無人應答；焦急的A被無情的摒棄在碉堡之外，A疲憊地面向大海，無助地吶喊，終而不支跪倒。夜晚來襲，A傍著碉堡而坐，無奈地望著遠方的小島，超大型的弦月自海中躍起，月光照亮寂靜的海面，閃爍著綺麗幻妙的光點，在一片清涼寧靜之中，A裸身孤寂入夢。

夢中，A受到亂馬踐踏，猛然驚醒，立即站了起來，殘餘的心悸猶使A顫抖，胸廓兀自快速起伏，一段時間之後才和緩了下來；定了定神，望向海面，依舊寧靜迷人，如同未曾發生過任何事情一般，A再度入睡。接連數日，惡夢連連，A竟日枯坐海邊，



望著遠方小島，無法逃避相若的夢境。當A熟悉之後，紛亂的馬蹄亦能伴人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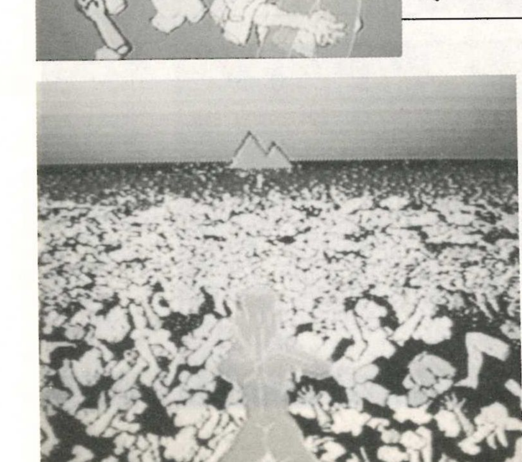
有一天晚上，寧靜的海面突然竄起一顆大眼球，窺視沈睡中的A，遠方的小島不停噴冒許多物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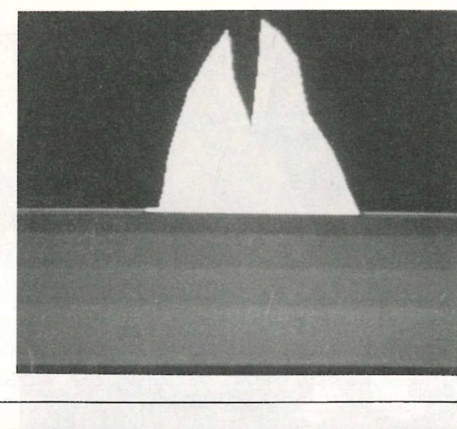
隔天清晨，當A醒來走向海邊，不禁被密密麻麻的漂流物嚇了一跳，走近一看，這下可不得了，竟是許多被肢解的軀體，狀極噁心，再定睛細看，這才發現其實是人造的物品，有若街上商店身著華服的模特兒之物。



遍布整個海岸的漂流物，不禁令A觸目驚心，於是A開始挖坑洞，企圖把這些漂流物埋入土中，免得佔據視線，但只換來滿身汗水，漂流物依舊布滿整個海面，A不禁納悶爲何會從島上漂來了這麼多東西，很想到島上看一看。

眼看著逐漸增多的漂流物，氣急敗壞的A立刻「憑空」抓起一支槍，勇猛地射向遠方的小島，發洩心頭怒氣，一陣掃射，只換得俱疲的身心，A不得已伴著肢體過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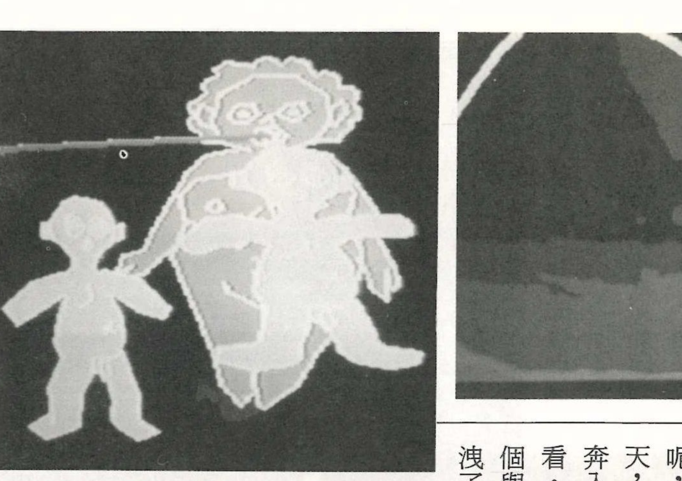


漆黑的夜，靜寂的海，島嶼開始幻化成形，似乎是回應A的攻擊；相同的夢境，狂野的馬匹沒入無法掙脫的「藍」之中。

次晨，一片寂靜，畫面推向小島，卻發覺A已如願地睡臥島上，身旁許多奇怪的六足動物四處奔走；A揮手驅離這些小怪物之後，翻身爬起，從A身上忽然掉落了一樣東西。這時，A趨身向前想用雙手捧起，才一觸及便又不禁放了下來，原來它正在長大，A的身體也跟著失去了血色，成爲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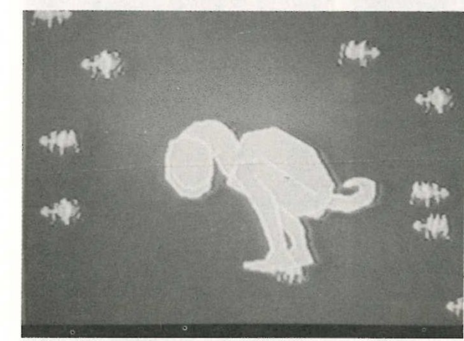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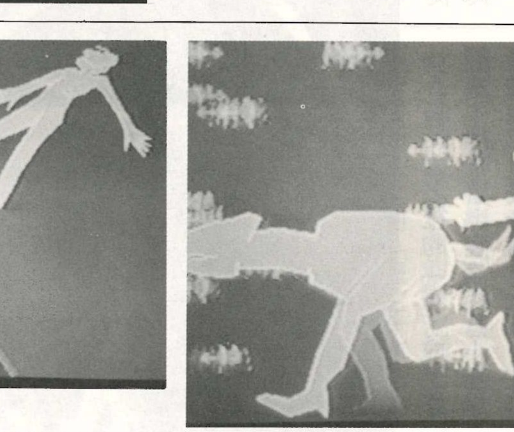
A和長大之後的「它」成了好朋友，常帶著「它」沿著小島岸邊散步，日復一日。一天，在島上某處發現了一個女橡皮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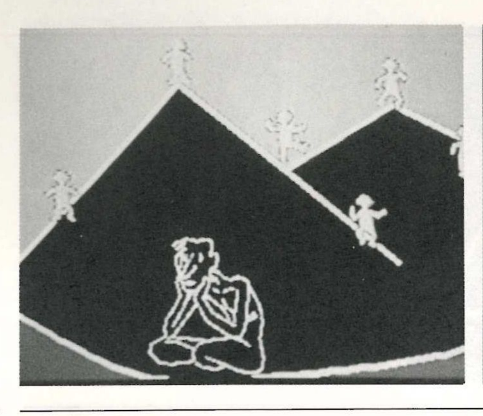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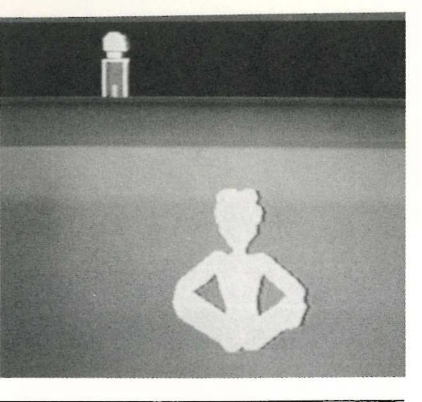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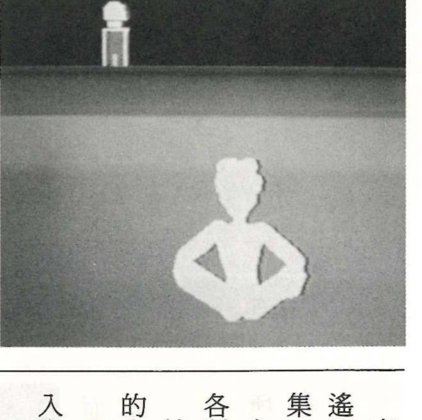
只要對著嘴吹氣便會脹大；於是，A便習慣來此吹氣，經過一段時候，出現了一個小橡皮娃娃……又再一個……。在這同時呢，「它」也逐漸長大，直到有一天，A再也無法束縛「它」，「它」奔入海中，A追至岸邊，向下一看，不禁昏倒，原來海中躺了一個與A長相相同的紅色橡皮人，洩了氣而皺縮地橫置海中。











夜晚依然來臨，A枯坐海邊，遙望對岸的碉堡，心中百感交集，似乎有件他無法明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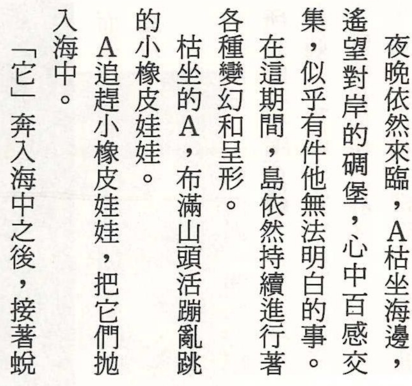
在這期間，島依然持續進行著各種變幻和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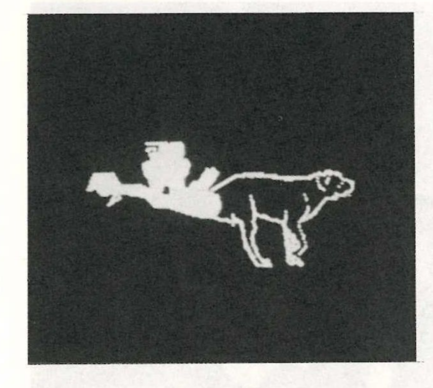
枯坐的A，布滿山頭活蹦亂跳的小橡皮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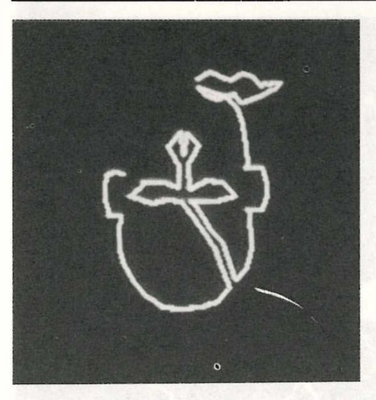
A追趕小橡皮娃娃，把它們拋入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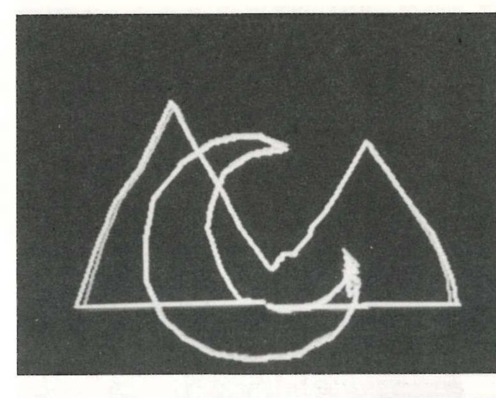
「它」奔入海中之後，接著蛻變而長出了翅膀，成了可上天下海的怪物，並且開始攻擊島上的主角，常常咬噬A的身軀，而A的軀體被咬去之後，便會有貓狗之類的動物鑽出，引得A痛苦地大叫，不過軀體有自動再生的功能，經過陣痛，便成完整的人。而「它」卻不放過A，加劇進行攻擊。

這天，不幸的A被「它」咬去了頭顱，應聲而倒，只留下殘缺的軀體。此時，軀體開始易形，異化為人的大臉……掙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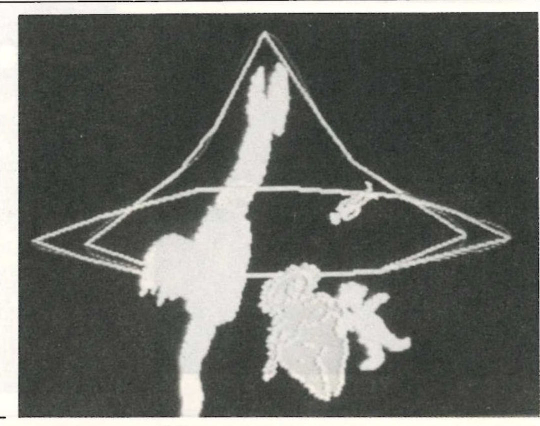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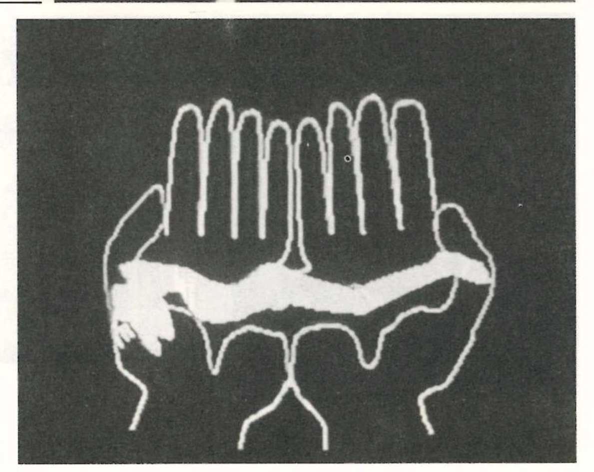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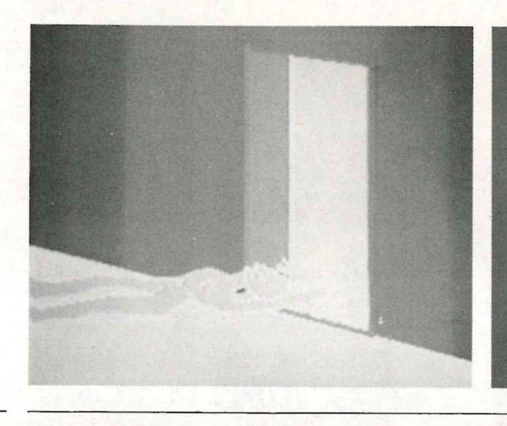
而後竟是島嶼的外形加上山頭的圓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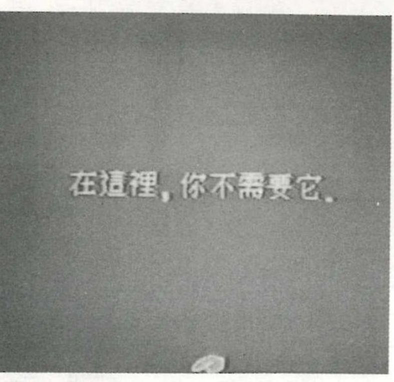
山頭的圓月漸行擴大，墜入海中，形成巨大的漩渦，開始吞噬所有的物質，島嶼、A、女橡皮娃娃、小娃娃、「它」，無一倖免，一陣激盪而後浪靜。

遙遠的浪花緩緩推向岸邊，波浪呈形一雙手，雙手手掌上逐漸出現仰躺的A，而後波紋褪去，獨留A在岸邊海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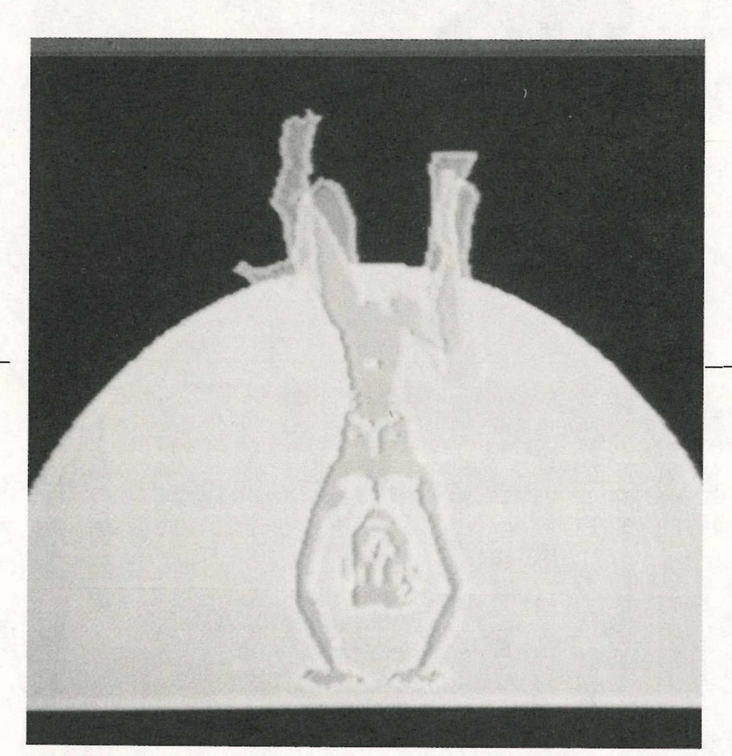
碉堡的大紅門緩緩開啓，一片黃光祥和地照亮海灘，一位純真的小孩走出，看到了A，想把A拖進碉堡；從A身上滑落了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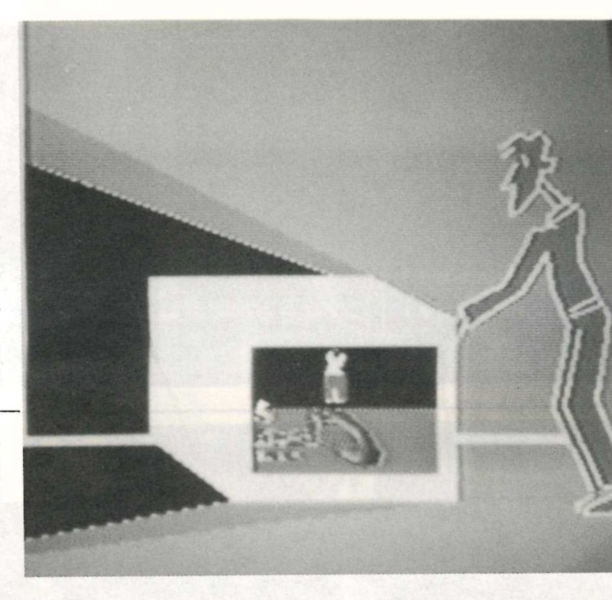
東西。小孩拾起看了看，隨手拋入海中，任由它沈落海底如落葉般。此時，畫面中間出現一行字：

「**在這裡，你不需要它**」。



小孩把A拖進碉堡，巨大的紅門再度閉合。

A，倒立跳舞，在碉堡半圓形的屋頂之前，非常快樂。



然後，畫面逐漸縮小（ZOOMOUT），這時標題由下而上推出

接著再繼續縮小（ZOOMOUT），原本標題是在A推著的方箱上的一幅畫報。這時，又有一陣強光由A身後亮起。

A定住不動……

『或許，我還是遺落了些什麼在島上，不過……』，是最後一個畫面，黑底白字。

(二)拮抗夢與真實

——動畫備忘錄

當靜開始動。

現實彷彿是夢境與夢境之間的關節；彼此牽動並吞食所產生的壓迫。

敞開陰冷的睡衣，我們暴露自己的狂野：一段自由行動的睡眠。

最早牠曾出現在原子筆下，教科書內：一個個藍色實心的人形，或持刀，或端槍，出沒在任何足夠的空白，努力地顛覆整頁的文字與圖案。而那是無視教室前巨大黑板的逼供咬著筆桿心不在焉的童年。

眾多感官支持的夢境相當於真實；目前擁有PC、老鼠、咖啡、卡通製作入門書籍、錄放影機、MONITOR、與不安的心的我們，或許已夠資格被恩准去塑造那個枯竭已久的夢境。

我們僅有14天。

我們奢侈不起去作狄斯耐那種華麗的綺想；我們沒有金錢、沒有能力、沒有經驗、沒有時間、沒有奇蹟，也沒有魔咒；但灰姑娘仍舊衣衫襤褸地闖進舞會中，不為了王子，只為那似曾聽過的節奏。

我們埋首創造。在上班工作與睡眠休息之間串集故事；而彷若某種習慣步行的生物，突然困惑於貼在背脊上的雙翅，於是他邊步行邊揮翅，而卻在飛行時仍舊騰空踏步……

同樣地，在病人口腔與電腦螢幕之間，作者吞吞吐吐地敘述著猶豫的情節，在層出不窮的困境之中，很後設小說地替故事尋找峯迴路轉的捷徑，不斷地替自己的原初構思圓謊。而在最後一刻之前，沒有人能預知成品會是什麼模樣？

記憶本是一面空白畫布，始終褪回原狀……

故事的原貌大量地流逝，而動畫仍頑強地自行拼湊意義，縱使早已難以解讀。

彷如《終極戰士》（Predator II）的情節，作者們一路布局架設故事，但卻不斷被那不可預知所反噬瓦解。在資源耗盡之前，作者終究無力掌握牠的樣貌。只有隔著玻璃終端面板，互相謾罵：

"You, Ugly Face!"

褪盡的畫布，對峙的最後一幕。

望著親手繪製倒立歡喜狂舞的主人翁……

他似乎還，而我們還，但記憶本是……

哦，不！沒什麼。

*

編按：《島》是兩位年輕的科幻作者／牙科醫生范盛泓和陳文杰，參加'90年中時晚報非商業類電影獎的動畫作品。他們雖未受過專業訓練，但憑著一股狂熱，自己摸索，利用電腦套裝軟體製作了這部動畫短片。有興趣一睹《島》之原貌者，可與范盛泓君聯絡，電話：(02)701-4001



呂應鐘先生：

您好！

《科幻世界》第五期刊登了你的論文〈創造中國風格科幻小說〉，此稿突出你的主要論點，有關台灣的科幻史，考慮到只有初中文化的讀者的「耐受力」，刪去了，請諒解。

你的觀點，我已在作者中廣爲宣傳，肯定能得到中國大陸的廣大作者的歡迎。

我準備把你的〈曠古遺音〉改編爲連環畫，在明年二期上發表。

我們堅守這塊科幻園地，深感責任重大，而心力難支。今年開科幻會，花費不少，刊物本身要賠，時近年終，更覺惶然。我們願海峽彼岸的《幻象》繁榮昌盛。你們屬於陽春白雪、高山流水的比較高雅的科幻（這不是恭維之詞，因文化、科學水準的差異，辦刊人不得不注意環境），我們力爭把刊物辦得通俗易懂。海峽兩岸，一雅一俗，彼此唱和，使科幻文學在中華土地繁榮起來，形成中國風格科幻小說萬花盛開的局面。

握手！

譚楷

1991.11.19

編按：譚楷先生爲四川《科幻世界》雜誌副主編，該刊所舉辦之「第四屆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已開始收件，歡迎世界各地華人踴躍參加，詳情請見下欄。

敏敏女士：

謝謝寄來《幻象》第五期，編得越來越精彩了。我很喜歡 Philip K. Dick 的專輯，他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

呈上拙著《世界科幻文壇大觀》二冊，請多多指教。

我將於明年二月初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此後將專心讀書寫作，過隱者生活了。上了年紀，已無所求，但望有個安靜環境寫點自己想寫的東西。L尚留香港，但不日也移居澳洲，一時間各

大陸《科幻世界》雜誌

第四屆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徵文啓事

爲進一步繁榮中國科幻小說創作，我刊決定舉辦「第四屆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徵文。

1.歡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僑胞創作的各種風格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科幻小說，字數一律不超過一萬五千字。

2.徵文時間從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評獎結果於一九九三年元月十五日《科幻世界》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公布。

3.評選一等獎（一千元）一篇，二等獎（六百元）二篇，三等獎（三百元）五篇；另外評選鼓勵獎十篇。

來稿請寄：《科幻世界》科學文藝雜誌社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1號(610041)

奔東西，心情有點無奈。幸好現今通訊發達，仍不會覺得相隔萬里，可以通通話，寫寫信。望以後保持聯繫。

握手！

杜漸
1991.10.25

編按：杜漸先生是資深的文學編輯，於介紹、推廣科幻文學上，尤其不遺餘力。他和李偉才、潘昭強、黃景亨共同在香港創辦《科學與科幻叢刊》（《幻象》第二期曾介紹過該刊），這本科普與科幻文學季刊於一九九〇年一月推出第一輯，在出滿四期後，因出資的出版公司政策改變而告停刊，身爲親密科幻同志的我們，尤感惋惜。不過，刊物雖停刊，香港的朋友們仍繼續以寫文章、出書……各種方式，戮力於科學及科幻文學的普及。今後不論他們身在何處，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理想與希望永不會熄滅！

幻象你好：

偶然的機會，看到一本露三點的機器女郎，當時我想「哇！那是什麼書？圖書館怎麼擺這種書出來呢？黃色（皮）的耶！」好奇心的驅使，便一個箭步走到書櫃前，四下無人時拿起一看，ㄉㄚˇ ㄉㄧ，原來只是本《幻象》。隨手翻一翻，正想放回去時，看到新人類卡繆與阿姆羅，唉，雖然不是……不過似乎蠻有可看性的，於是我就把幻象借回家了。

超乎我想像的，這本幻象竟是那麼好看，我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都不曾釋手，從沒有一本雜誌那麼吸引我的，就連神奇（動畫雜誌）也沒有這樣的魅力，其中又以怪機奇談、恐龍・恐龍、概論八〇年代的日本科幻動畫，還有企業號的再出發最讓我印象深刻，眞是太好看了！

另外我想當校園及地區代表，不過我可能會不常出席你們辦的活動，因爲小弟我身處僻鄉，無法常去台北，希望能諒解。不過像科幻小說徵文和科幻漫畫比賽，我一定會盡力參與的。

祝讀友滿天下

讀者
譚一中（雲林虎尾）
1991.10.24

編輯先生、小姐們：

新年快樂！

在ＳＦⅢ中曾提到，星艦奇航的副產品包括小說系列數十本，不知在台灣是否可以買到？是什麼出版社的，什麼系列？拜託請一定要來信告訴我，不然我會三天睡不著覺的！

幻象是我唯一每期都買的雜誌，只是每一次都讓我等慘了！對了，科幻影話會不會介紹星際大戰？如果會，那就眞的太好了！筆止於此，求求你們給我回信！

願原力與我們同在！

愛ＳＦ的女生
劉孝麒（台北市）
1991.12.25

編按：除了這位讀者外，許多讀者亦曾向我們探詢有關星艦之種種。依據 Star Trek 電視影集及電影寫成的小說單行本，在台灣可以找到英文本，如台北敦煌書局及新學友書局都有十幾本 Del Rey 及 Simon & Schuster 出版的 Star Trek 系列小說，文字淺易，直接閱讀原文，應不致吃力。星艦電視影集及電影，在台可見者，請見附表。本刊亦蒐集了一些有關星艦的英文書籍及影帶（無中文字幕），歡迎借閱。另外，據讀友告知，他曾在台北買到企業號（第一代）的組合模型，自行建造了一艘屬於自己的星艦。

至於《星際大戰》，本刊確實有意在將來製作一個專輯，對這一系列深受歡迎的電影作一番回顧與深入的賞介。

STAR TREK 電視影集（末欄爲片名）

第一代	全套79集	影碟	*星際爭霸戰
第二代	台視週六晚間九時播出		宇宙飛龍
	首集	影帶	巡弋大奇航
	首集	影碟	*星艦迷航記
	第三、四集合集	影碟	*星艦迷航記

（*爲太陽系所用整套影集總片名，每支影碟另有集數標示）

STAR TREK 電影系列

Ⅰ星艦迷航記、Ⅱ星戰大怒吼、Ⅲ石破天驚、Ⅳ搶救未來、Ⅴ終極先鋒　台灣均有錄影帶或影碟，第六集台灣目前尚未上映。

呂先生：

您好，很抱歉在您百忙之中打擾，造成不便之處，還請見諒。

看過您很多本書，大概都是宇宙之謎(幽浮)之類的，同時也是《幻象》的讀者，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本身有著濃厚的興趣，心中一直有幾個關於這方面的疑問，相信請教您是再適合也不過了，也請呂先生不吝為我指導，將您的看法予以傳授。以下即為我的問題：

1.相不相信異次元空間的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在異次元空間中，是否存在著擁有高度文明、文化的高級生物，甚至超越我們本身所處之空間內生物的程度？

2.目前對於「超能力」的研究與發現，如雨後春筍般，時有所聞，如果超能力是確實存在，那麼，比我們更為進步的生物，會不會已經開發或具備了令人驚異之能力？

3.在我們的宇宙出現之前，有沒有可能在異次元或目前人類科技尚觀測不到的地方，已有生命出現，甚至擁有高度文明，只是我們無法得知？

4.平常在電影、科幻動畫及科幻小說中所見之高度文明的景象，如果文明不被毀滅，並能持續發展，那麼，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實現？抑或我們人類以外的生物已經實現了？

以上就是我心中的疑問，誠盼呂先生為我逐一解惑，傳我以高見，不勝感激，也希望《幻象》愈辦愈順利。

讀者 陶聖宇（高雄市）
1991.10.21

陶聖宇先生：

謝謝您對《幻象》的支持及期望。

對您的問題，現就個人所知及研究心得提供看法如下。但請勿以「現代科學主義」信仰者之觀點評判，莫認為科學已能解決一切，也莫認為科學可以衡量一切，因為科學已知的範圍實在比未知的要小得多，人類的知識仍然有限。

1.我相信異次元空間的存在，而且不只一個，有無數個異次元空間。我們存在的空間只是所有次元空間中的一個而已。

「宇宙」二字指的是時空，因此，異次元空間就是不同宇宙之意。宇宙不只一個，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本宇宙」只是無限個宇宙之中的一個而

已。

因此，在這麼多宇宙之中，當然有比我們還高級的生物，這是不用懷疑的。遺憾的是，我們的科技文明尚無法偵測到他們。

2.超能力確實存在，事實上，超能力不是外來的，而是每個人體中本身就具備著，因為受到世俗所囿，隱藏起來而已。

超能力又稱為「潛能」，是可以啓發或開發出來，成為可用意志控制的能力之一。

修鍊就是啓發超能力的方法之一，目前坊間有許多超能力訓練班，良莠不齊，但目標相同，都是在開發人體本身具有的超能力。

比地球人進步的異星生物，當然會走上已開發超能力為普通能力的地步。

3.在我們這個宇宙出現之前，我們不能說就不存在其他宇宙，因此，在人類無法觀測到的地方，不排除已有生命出現，甚至極高度的文明。

這涉及一個觀念，看似很科學，其實很武斷，就是：科學偵測不到的就不存在。

我們能抱著這種「假科學」態度嗎？

4.科幻電影及小說中所見的高度文明景象，是製作單位以現有地球文明所作之演繹，會不會眞如此發展，並不一定。

而且，人類以外的生物也不一定非照著我們替他們設計的模式去發展，宇宙間沒有這種從屬關係，而是各走各的。

以地球言，如果秦始皇不能統一中國，反而是燕太子丹統一中國，歷史就完全改寫，所有後代變化完全不同，誰也無法去預估的。如果二次大戰是日本勝利，現在的世局會這樣嗎？我們都是日本人了。

所以，不可以「地球人」標準來「制定」外星人要如何如何，會如何如何。外星人「憑什麼」要讓地球人來主導呢？

人類所知實在有限，人類也常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毛病，視自己為萬物之靈。說不定，在極高明的異星人看來，地球人不過是他們實驗室中的白老鼠而已！

您對宇宙之謎有興趣，不妨朝這方面去研究，將來必能有更充實之知識領域。

祝

愉快

呂應鐘

洪德麟成立漫畫圖書館

台灣首座漫畫圖書館誕生了！漫畫「癡心人」洪德麟不久前終於在士林覓見得了適當的房舍，把二十幾年來苦心收集的上萬册中外漫畫書籍搬了過去，成立台灣首座漫畫圖書館，一償多年心願。

洪德麟的萬餘册藏書包括台灣三十年前的「骨董」漫畫、日本漫畫發展史及歐美漫畫。洪德麟把他的藏書公諸於同好，是希望經由提供漫畫家和漫畫愛好者相關資訊、擴大視野，爲提昇台灣的本土漫畫創作盡一份心力。

目前圖書館已展開漫畫圖書閱覽及創作工作室的服務，洪德麟說，未來發展計畫包括了漫畫銀行、漫畫講座及畫廊。

漫畫圖書館採取會員制，有意參觀者可電洽(02)8317863洪德麟先生。＊